

戈巴契夫

追求和平的時代

從蘇共領袖戈巴契夫的對話與演講錄來看，可以理出蘇俄的一貫作風與行爲，很可能都是些虛晃一招的和平姿態，但這種姿態的本身，就頗值得世人密切注意。

雖然，對蘇俄的種種表示，任何人都不可寄以太大的幻想；但國際情勢永遠是千變萬化的，絕不能以單純的「死腦筋」來作機械呆板的應付。譬如：戈巴契夫其人，他雖屬典型的共黨狡詐人物，但畢竟與過去的俄僞契爾年柯及布里茲涅夫等有所差別。甚至一向視蘇共爲「邪惡帝國」的雷根總統，竟也認戈巴契夫爲「一可與之交往的現代人」。這就充分表明戈巴契夫的想法及作法，已在西方世界的領導階層中引起了某種反響。而我們又怎能忽視呢？

那麼，戈巴契夫的對話與演講錄，是否有弦外之音？是否暗藏玄機？是否惺惺作態？是否僅是外交辭令？還儘是些和平的夢囈？這都可以讓我們細心地研判，以尋出並了解事實的真象的。

〈部分摘錄自聯合報社論〉



A TIME FOR PEACE

MIKHAIL S. GORBACHEV



本書內容由戈巴契夫親自挑選，並撰寫引言；這是唯一涵蓋戈巴契夫公開演講及訪問的書籍。

此書有其獨特的風格，對自由世界人民來說，是本有關蘇共領袖不常見的書。

親愛的讀者們，您們將看到戈巴契夫外交與內政的方向——他呼籲降低武器競爭，並大力整頓經濟

改善人民生活的品質。

他說：「願二十一世紀，成爲人類第一個不會恐懼世界滅亡的世紀。」

書業公司

1.50

鄭秀美·編譯

戈巴契夫「追求和平的時代」

雙子星叢書
星光出版社

A TIME FOR PEACE

MIKHAIL S. GORBACHEV

NEW YORK

1985

究必印和 版

有限公司
YAU SHING BOOK CO., LTD.

TEL.: 5-293283, 5-293284

年十月初版

發印刷有限公司
和圓山路381巷31弄15號

訂價：180元

電話：三〇三〇九
三〇三〇四
三〇三〇八
三〇三〇九
三〇三一一

台北市寧波西街一六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四二四三一
光光書報社
紫秀出版社
契美夫

原作者：戈

巴契

「追求和平的時代」

雙子星叢書：408

「追求和平的時代」目錄

引言	一
1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傳記	七
2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在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全體特別大會的演講	一七
3 列寧主義：生活與創造的科學。信心之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的紀念列寧一一三周年誕辰紀念日的演講	二一
4 人們的創造精神。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日，在莫斯科對全國聯合科學及實用會議的演講	二九
5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英國議會的演講	三七
6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與英國世界商業代表的會議	四七
7 與社會主義、國際裁軍諮詢會員的裁軍會議	五七
8 與普瑞夫達編輯的會晤	六三

- 9 與美國國會、白宮發言人代表湯瑪斯·歐尼爾的對談……………七一
- 10 對參與托高聯盟者的談話……………七七
- 11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的報告……………八一
- 12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華沙爲共產黨及華沙公約會員國領袖，所舉行的招待會而作的演講……………九一
- 13 給法國退役軍人及戰爭受害人協會國際會議的一封信……………九七
- 14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紀念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大愛國戰爭，在蘇聯人民勝利四十週年的會議上發表的演說……………一〇一
- 15 與印度信任報記者的會晤……………一一一
- 16 與美國商業部長馬爾克姆·保德瑞吉的談話……………一二一
- 17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歡迎印度共和國總理羅吉夫·甘地的晚餐中，所發表的演說……………一二五
- 18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爲推崇威利·布蘭德特

——國際社會主義總裁及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午宴 中，所發表的演說……………	一三三
19 推崇總理貝帝諾·克雷克西的演說……………	一三九
20 爲推崇捷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理葛斯塔夫·哈沙克 的晚宴中所發表的演說……………	一四七
21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聶普魯特洛夫斯克市、 G·I·貝特洛夫斯基工廠的集會中，所發表的演講 ……………	一五五
22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演講……………	一六三
23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推崇由黎唐——CPV中 央委員會總理——所率領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黨與政 府代表團的晚宴中，所發表的演講……………	一六九
24 答覆科學家聯盟……………	一七七
25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二屆青年學生世界 大會的開幕典禮中致辭……………	一八三
26 一項陳述……………	一八九

27 對日本原子彈受害人組織會議的回覆·····	一九三
28 答覆泰斯的問題：一次會面·····	一九九
29 在同顧反發展核子武器協約工作成效的會議上，所作的演說·····	二〇五
30 給珍妮·史密絲太太的一封信·····	二〇九
31 向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傑彬·巴特蒙致敬·····	二一三
32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與美國參議員的會晤·····	二一九
33 在「戰勝日本軍國主義及在亞洲和太平洋國家所作的和平行動四十年」國際會議的演講·····	二二五
34 給印度不結盟研究會的演說·····	二二九
35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向世界貿易聯盟總會的致辭·····	二三三
36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法國電視上所作的演講·····	二三七
37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向太空飛行者協會第一屆國際會議的賀辭·····	二五七
38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在法國國會發表演講·····	二六一

39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與法蘭哥·密特朗的聯合記者

招待會：……………二七七

附錄：「時代雜誌」專訪：……………二九七

① 對蘇俄領導者的專訪：……………二九八

② 這位深具活力的莫斯科領導者：……………二九九

③ 與戈巴契夫的面晤：……………三一三

④ 文字言辭大戰：……………三四一

引
言



本書收集自我當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由一九八五年三月至十月之間的一些報告和聲明。其中內容代表自己及部屬的意見，反映了過去、現在及對未來的期望。其中尚有我與各界人士的談話；如工廠經理及工人、農人及科學家、他國的政治家、我的朋友及我的批評家。

此書反映出此一特殊歷史時刻，此時刻非但具有鼓舞作用，同時也表白了對蘇聯問題的明確建議，以及尋求解決之道。但現今世界無處不充斥着意外事件及變化，有時任何一國當權者為現在及將來所作的決定重大與否，往往能左右世界局勢。

推展到極致時，此複雜的決議過程，也是我們國內的領導者所須面對的工作。我們有主要的工作及一些未解決的問題，有些問題則是相當嚴重，但我不會在此列出這些問題及工作，因為此書已包含了這些；我所要強調的只是一個將主要工作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生活品質的國家，不得不站在和平、寧靜及正常的國際事件和互利的合作立場上。而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有組織及合乎邏輯的國內政策的延伸。

今日世界的情勢已引起我國人民的憂慮，我相信美國亦同。今天人類在面對文明歷史關鍵下必須作一抉擇，否則將會太遲。這是對於是否要繃緊或放鬆國際情勢的抉擇，這是一個將武器競爭升高為宇宙戰爭或縮減它的抉擇，也是一個互相敵對或合作的抉擇。而普遍的危險所需要的，正是普遍的努力。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對法西斯主義之戰時會形成同盟的原因。只是今天，我們面臨的是更大的危險——完全的核子毀滅。難道是我們缺乏智慧、耐心、毅力及勇氣，而無法與可

怕的威脅相抗衡嗎？

我們兩個國家——在政治領導上的歷史及生命本身所負的責任在今日是特別重大的。我們堅決地必須將蘇、美關係帶回到互諒、互助且正常的軌道。我們贊成對所有的爭議，提出協調的解決方法。蘇聯已準備就緒，以尋得裁軍的基本目的及國際情勢的改善。但是很明顯地，此目的若沒有美方的配合，是無法達成的。

和平、和平共存、平等及互利合作，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蘇聯要的，既不是外國的土地，也不是外國的資源，我們一切都有了。此外，在蘇聯人民由自卑的痛苦經驗中，他們對戰爭的恐懼比誰都清楚。

對和平的追求及途徑，正是此書的主旨。對各位美國讀者，我要說：「我們國家絕未煽動或挑起武器競爭。我們並不是第一個製造武器的國家。」蘇聯以和平之道，希求不再發展武器，如果其他國家不如此做，且若美國願加入我們所宣布的暫緩期的話，我們絕不做核子測試及試爆。我們希望這暫緩期，是縮減及消除核子武器的第一步。

我也希望各位能注意到最近的一些建議：減少那些會禍及對方百分之五十領土核子軍備，如果兩國皆完全禁止製造飛彈武器；或不管減量，而主要減少在歐洲的中程核子武器。這些，當然完全須依仗對平等安全原則的嚴格遵守，及經由協議而得之必要程度來修改而定。

最後，讓我說，我們的國家絕不會除去戰爭的約束力。這是蘇聯領導者的姿態，也是上百萬

的蘇俄民衆，所致力於和平及建設工作上的意見。

至於此書的集成，我要感謝理查德生 (Richardson) 及史太爾曼 (Steirman) 這兩位出版人，他們好意地承接此書的出版。我將會伸出友誼之手，如果美國讀者能因此書，而更了解我們的計畫及意圖，願您能感受到我們對和平及互助的希求。

誠心祝福我的美國讀者們有更燦爛、更和平的將來！

M·戈巴契夫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

7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密克海爾·什吉亞維克·戈巴契夫獲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因為他在這由一百多個民族所組成的二億七千七百多萬人的國家裏，有最高的政治領導才能。

在許多方面，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生活是蘇聯核心共產黨員子孫的典型。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生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史達夫魯普區的普里伏諾伊村，史達夫魯普是高加索山區北部的一個地區，此地以其農作收成、羊羣畜牧、動力引擎專家、化學家、學者及醫生著稱。幾世紀以來，史達夫魯普區的人民勤奮而固執，他們就在艱困而粗糙的環境裏，種植農作物及放牧羊羣；但他們後來在不毛的草原上建立了運河，發展工業，也設立了城市及在乾燥大草原上的療養地方。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父母親世代務農，以額肩上的汗珠賺取生活。他的祖父是一位勤勞而受尊敬的老人，也是一所集體農場的建立者。他的父親，沙基·安德烈維克是一位農業機械操作者，他曾參加大愛國者戰爭。他是一位謙虛的人，以其對經濟事務的技術及知識，及其對黨務的智慧 and 參與，深深受人尊敬。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母親，瑪麗亞·潘梯莉維娜，是一位勤勉而受尊敬的婦人，現年七十四歲，仍居住在史達夫魯普區，她拒絕離開那裏。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天生稟賦及上進心，和他的自我紀律與活力，以及他對自己土地的熱

愛，皆由幼年開始，即根植於心中。十四歲那年，他已學會處理在漫長收成期間的農作混合。

當他十八歲時，他獲得蘇聯最高榮譽獎之一：勞動赤兵隊秩序獎。

當完成他獲得畢業銀徽獎的中學教育後，他進入國立莫斯科大學的法律系，並於一九五五年獲得法律學士學位。畢業十二年之後，他加入高級教育的第二機構——農業機構，並成爲農業經濟專家。他的多方向教育及對知識不斷的追求，乃基於他對解決生活問題的尋求之道。

遠在他年輕時，密克海爾·戈巴契夫，這位共產黨員的兒子及共產黨青年聯盟活躍的一員，就對社會政治事務顯出深切的興趣。他的聰明不但吸引人，且令人有好感。他不羞澀於向朋友學習、採納他們的好意見及建議新意見。他獨創的思想及迷人之處，引人向他接近。二十一歲時，他加入蘇聯共黨，三十歲時，他第一次當選爲黨會召集人——蘇聯共黨的最高治理團。

自莫斯科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史達夫魯普區，在那裏，他主動地參與青年活動的發展，並被選爲青年共產黨聯盟的執行人。從一九六二年三月起，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就專致於黨政工作。數年來，他連連擢升爲黨中重要幹部：市黨委員會第一書記、地區委員會第二書記。自一九七〇年四月起，他成爲最具權威的組織之一——史達夫魯普的第一書記。在一九七一年三月，第二十四屆大會時，他當選爲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員。

戈巴契夫在史達夫魯普區學得不少寶貴的經驗。那裏的高度經濟發展變化很大，他生長在那裏，是位公民，也成了政治領導者。他對農業及工業問題，有高深的理解力，對科學及教育、保

育、社會福利也有所認識。在那些年裏，他開始了許多發展史達夫魯普區的工業技術、化工業、療養地的建設、挖掘運河、灌溉的發展等重要計畫。在農場及動物畜牧的發展方面，也有多項引進。在解決複雜的生產工作方面，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將注意力集中於工作的人民，他了解他們的需要及關心的事情，他組織並刺激了勞工的程序。他總是大力參與每一種運作的工作。他對工廠、商店、農場及研究實驗室的人民花費了相當的時間與之相處。他在那些地方工作，而不是只深鎖在辦公室或演講廳裏。在那裏，他對人民有深刻的認識，對生活也有深入的了解。

他的興趣非常廣泛，對文學及戲劇有相當興趣；但他也研究政治、經濟、哲學、法律及藝術，他並非只是泛泛研究，而是極其深入。他周遊蘇聯，並經常到國外訪問。

一九七八年，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出席會議，選舉戈巴契夫為中央委員會書記。兩年後，他當選為政治局的一員。在這最近的十五年內，選民們信任他，認為他是人民在最高政權機構裏的最佳助手。一九八五年起，他遂成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那是國家政權的永久團體。

他在對黨及政府的最高機構工作中，他的創造個性——一位共產黨員、政治家及組織者的身份——表露無遺。他的風格及工作方法，皆顯出列寧的特性：集體領導，及深入分析情況、綜合人們的意見、由經驗中學習、凡事講求計畫、團結人民及重視人民利益的能力。

由於他的工作、他的責任感、他的信心及說服力、果決的行動及奮戰精神，和他對政見精義

的領略力，與他對無意義例行公事的拒絕；他的民主及人道精神，這一切的一切，使戈巴契夫贏得了蘇聯社會的最高地位：黨及人民的信心與尊敬。

蘇維埃社會主義及其經濟特質探動力主義。戰後，蘇聯的工業成長率是其他已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倍。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蘇聯在經濟方面也遭遇困難。激烈的經濟改革並未收到預期效果，重組政策結構的必要性、行政機關的組成及方法，以及經濟活動心理學皆未被提出。黨及人民遭遇這種惡劣的情況，他們必須徹底改革以求更好。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中，密克海爾·戈巴契夫針對黨及人民的新工作作了一項報告，此報告的規定是他們所訴諸的利益並加以討論，以及此全體大會中所作的決定，也許將對他們國家有重要影響。蘇維埃社會在經濟及社會生活上，已進入了一個多變化的階段。

在四月份全體大會中，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政府已研究出更廣大的計畫，那將足以影響國家經濟的重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指導了一系列的商業會議，總合了黨及經濟的領導人、企業的指導人、科學家及專家，並在保持良好黨的傳統方面，他與士兵及那些直接產生物質利益的人磋商。他與俄羅斯及列寧格勒人民的會議，他到西伯利亞的油產地烏克蘭和貝羅拉西亞等地及堪薩克斯坦處女地的旅行，在在皆具極高的社會功效，增加了黨團決策的實踐力量。

中央委員會對情勢的看法如下：國家經濟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推展到最高科技的地步——世界

最高生產水平。我們必須學習更適當地利用社會主義所給與我們的利益及可能性，以最低的消費獲得最高品質。爲達此目的地，我們必須自無法再使用的經濟方法中走出，同時必須突破現狀到達科技的最高點，我們必須根據這些來使我們的國家更強盛、軍事更強大、文化更發達。這是目前蘇維埃社會所面臨的工作。

前面已解釋過，外交即國內政策的延伸。在蘇維埃政策裏，這關係是有機且堅固的。蘇聯亟欲增加與世界各國政府的多邊合作，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原則是平等及利益的關係，對核子能源開發的協助及人類間友誼的加強。

究竟怎樣的世界變化會令蘇聯認爲對自己有利呢？首先——是武器競爭的結束——消滅核子戰爭的威脅。花費於國防的每一盧布應該花費在和平的需要上，花費在勞工身上。顯然地，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可爲目前花在製造武器上面的錢找到更好的用途。考慮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重要的。蘇聯對終止武器競爭的堅持，就是因爲將數百億的錢花在創造毀滅人類生命上面，而同時罔顧許多挨餓、渴望最基本生活需求的人，這實在是不道德的。

這點可由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所宣布停止蘇聯原子試驗上看來是明確的。此停止宣言到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皆爲有效——或在美國亦限制核子試驗那日爲止。蘇聯已電告美國共同商討完全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蘇維埃領導者相信完全禁止核子測試將在最危險的時候——新武器大量發展——停止武器競爭，這將會保障及加強反核武器競爭的力量。

蘇聯極其注意本身在蘇、美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此關係的狀況對人類是極其重要的，對國際大勢也極具影響力。

蘇聯總書記深信蘇、美之間的關係，並非與生俱來的不佳。相反的，這是一種反常，也是一種非邏輯的關係。社會制度的差異，並不是關係不佳的理由——姑不論兩者之間的敵意。在和其他國家的交往上，蘇聯追求的是和平共存的政策。如此，各制度之間便可依其各項建設的進步來證明其強盛，而非因武力的關係。總書記強調，這是蘇聯一再追求的最高目標。

和平是共產黨及蘇聯一向追求的最高目標。這在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宣言中表露無遺，以蘇維埃領袖及人民之名，蘇聯境內永不發生戰爭，蘇聯也絕不發動戰爭。

戈巴契夫在公開露面中，不斷表達對世界各地所燃燒的衝突深具關切。在他看來，如果安理會的每一成員皆能負起原則上不干擾他國的責任，不用武力，不加入各大洲國家的軍事戰爭中，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緊張地區的緊張可以消除且以和平取代。

蘇聯在此形勢的地位已被明確而清楚地勾勒出來：我們反對威脅及暴力的政策、反對違反人權的政策——尤其是違反人類生命及工作權利的政策。我們反對放任國家發展為獨斷、或為一己野心而建設武力的國家。我們的陳述公開而清楚：蘇聯站在為和平而奮鬥的人們一邊，也站在為國家獨立及社會正義而奮鬥的一邊。

自十月大革命以來，蘇維埃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它的土地就是不要戰爭、武器，而要社會的

正義。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即不斷且蓄意地將此理想貫注其政策中，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生命及活力就是致力於此理想。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的太太——蕾莎·戈巴契夫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她致力於哲學，是一位資深講師。他們的女兒艾莉娜是一位內科醫生，致力於醫學；她的丈夫亞那托利是一位外科醫生。戈巴契夫的孫女奧克莎娜，年僅六歲。



特別全體大會

2



在外交策略的方面，我們的方針是清晰而一致的，那就是和平與進步。

吾黨及國家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保持並加強與我親近的好友及聯盟——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以我們的力量來擴充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加強社會主義在世界事件中的角色及影響力。我們將很樂意看到與「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有長足進步，並且相信雙方將有互惠關係，此種進步是極有可能的。

蘇聯一向協助那些為脫離殖民壓力而奮鬥的人們。今日，我們的關心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國家，他們正在鞏固獨立及社會復甦的道路上奮鬥。對我們來說，他們是朋友，以及為長期和平並維護國家之間的良好而公正的關係而奮鬥的夥伴。

至於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我們將堅定遵循列寧主義的和平共存方針。蘇聯將永遠以好意回報好意，以信任回報信任。但是，大家都應知道，我們是絕不會放棄我們國家及我們的盟國的利益。

我們珍視一九七〇年暫緩期的成功，我們也已作好參加建設和平的、軍事利益合作的準備，這些是與他國在平等、互尊及互不干擾內政的原則下的合作。這一切的新里程，是紀念戰勝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四十週年的最佳禮物。

從未有過如現在一般可怕的威脅橫立在我們面前。唯一能脫離現狀的方法，就是儘快達成一項立即終止武力競爭的反對力量，以及地球上的核子武器競爭和避免太空武器競爭的協議。我們

需要一個沒有「打敗」另一方或指令另一方的誠實而公正的合約。我們需要一個可達成此寶貴目標的合約，這目標是：完全絕滅並永遠禁止核子武器，完全消除核子戰爭的威脅，這是我們深切的信仰。

蘇聯及美國之間的談判明天將在日內瓦召開，蘇聯對此談判所追求的目標是大家都清楚了解的。我將再次強調：我們不為單方利益奮鬥，不為軍事優於美國奮鬥，不為凌駕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而奮鬥；我們要的是武器競爭的終止，而不是繼續，如此，我們才能凍結核子兵工廠，並結束更進一步的發展飛彈；我們要的是一個真正而實質的武器減產——而不是太空或地球新武器系統的發展。

我們希望蘇聯的日內瓦談判夥伴能了解蘇聯的情勢及願望。如此，雙方才有可能協調，世人才能鬆一口氣。

維護和平

3



同志們！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政府正實行許多爲維持並加強和平而做的工作。爲貫徹第二十六屆黨員大會的決定及履行一九八〇年代的和平計劃，我們代表的是國際理性的合理組織，尤其是那些反戰爭的組織。最近一次的蘇維埃和平倡導，乃由尤里·安德洛波夫同志率領，那是一種誠摯的爲了恢復武力緩和，並開創國際和平規範的鞏固可能性的渴望。

蘇聯所採取的每一步驟，我們的每一次發動都是列寧的命令的具體化。他的和平策略，他的社會主義外交原則決定蘇聯共黨及蘇維埃政府的所有國際活動。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在歷史上將成爲世界競技場上猛烈爭鬥的一個時代。兩大政權之間有極深的界限，這是國際理性的兩個完全相對的目標。

投機主義者針對我們這時代的主要問題——戰爭及和平的問題——而訴諸帝國主義的强大武力野心，這是形成今日國際惡劣情勢的主要原因。列寧曾說：「……戰爭與和平的形貌是無法假裝的，如果現代社會的敵對主義階層失察……」帝國主義的反應是可以許多面貌出現的，但它卻無法隱藏它外交方針的指向——即那些由於狹窄的個人私利所引起的，即使今日亦然。

帝國主義的基本是爲了最大的利益而鬥爭，爲社會永恆的壓制及榨取而鬥爭，爲世界的統治權而鬥爭。列寧爲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及對政策動機的武力見解，在我們這時代仍深具意義。

資本主義制度正處於高度危機的陣痛期，它已使得中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政治、軍事及精神生活產生鴻溝。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力及資本、帝國主義者及解放國家，及政權之間的矛盾已被激

怒。帝國主義的中產階級的死硬派圈子將責任推向開發中國家的弱點，而不是自己內部的矛盾及自己發展的內在邏輯，而是社會主義及其國際政策。

在此情況下，美國境內有一反動傾向，他們已居上風，以列寧的話來說，就是「革命黨」，也就是「必須立即使用武力，而不顧對人類的影響」。最具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他們試圖自危機中脫身，卻藉不斷地發展武器戰爭及建立戰爭威脅，以尋求社會主義之歷史挑戰的答案。

帝國主義最具野心的渴望是針對蘇聯及整個社會主義集團。經濟的制裁、心理戰、組織對抗共產主義的「紅十字軍隊」的企圖、干預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包括培養反革命的「第五縱隊」——（戰時同情敵人並替敵人工作的有組織的奸細），如對波蘭所做的——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無法駁倒的事實。

和過去相同，帝國主義者渴望重寫歷史，推倒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壓抑了人們追求自由的行動。主要的，社會主義已被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不放棄社會主義，走向戰爭的情形將更形惡化。但此二選一的情況——無論是服從帝國主義的命令，或是面臨世界戰爭的危機——都是瘋狂且無稽的。

我們的社會主義亟欲解決的是國際的問題，形成勞工的最主要利益，那有違帝國主義者的目標。我們深信，社會不能停止進步，人類進化的歷史過程中的社會主義不該遭受阻碍，社會主義

代表的就是和平。

蘇聯及其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需要戰爭、武器競爭及世界情勢的惡化。而和平、武力緩和、世界性的安全、公正及互利合作，和對世界的社會及國家進步不容侵犯的主權，以及對自己命運獨立的決定；這些都是我們清楚而公開的目標。里歐尼德·布里茲涅夫在第二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對國會的報告中曾說，和平的計劃由蘇聯共黨維持，和從前相同，那是一種改善國際情勢的奮鬥。

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他們對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及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一致與忠誠原則，是為和平而奮鬥的最主要因素。華沙公約的政策顧問委員會已再次指出，這些國家將通往戰爭的路困堵了起來。

我們認為現今必須抑制新式武器競爭，因為它已進入更危險的情況，那是我們為中止戰爭而奮鬥的中心工作。不顧世人利益的美國政治行為不負責任，且計劃繼續無止盡地發展核子武器，並實施各種無限制的戰略武器。在「零選擇」和「中間選擇」及其他藉口的掩護下，美國的軍隊正開進，在西歐發展他們的中程彈道飛彈，然後，將那些地區變成美國的核子「人質」地區。直到今日，美國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夥伴尚未對蘇俄單方所採的不願成為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步驟有所反應。

蘇聯已試圖向美國以和談摧毀武力平衡的計劃提出抗議，並以建設性的建議共同減少軍備為

第一步驟，普遍的平衡還是應保持，但應減到最低點。在朝向裁軍的工作上——尤其是裁減核子軍備——我國並不尋求共同壯大軍事。

我們誠摯地希望限制戰略武器及削減和西歐的中程飛彈問題能夠成功。我們已準備達成以互惠為基礎的和談，以及雙方的合理利益，維持平等和平等安全的原則。這難道不是誠摯的希望？這難道不能證明我們的好意？

華沙公約國家的防禦聯盟力量保衛了社會主義的和平及成果。只要情況需要，社會主義共產黨的人民將和以前一樣繼續做一切需要的工作來使他們的防禦更強盛，甚至更有效。蘇維埃的武力，是由整個蘇維埃人民的愛，及蘇聯共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關心支持着的，它保衛了蘇維埃人民及整個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生命。那些投機分子不應忘記這些。如同列寧說的：「我們將足以堅持我們自己；我們未曾被打倒，而且也將不會被打倒或被騙。」

同志們！美帝的野心、武器競賽，對武力的狂熱、戰爭宣傳——這一切都使得帝國主義的目標變成國際問題及宇宙危機。如我們所知，統治西歐陣營的野心計劃，被更真實、清醒的緩和及合作的意圖所反對着。蘇聯及許多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發展，顯示出我們有許多與我們利益相符的國家。這是列寧主義的和平共存原則在國際關係中更進一步發展的最佳基礎。

激起反戰活動的力量包圍了整個地球，已成爲時代的標誌。列寧曾提出警告：「戰爭是可怕的；它是打擊人類最大的恐怖……」標語：「不要戰爭！」已傳遍全歐，美國也響應，並傳遍全

世界。

反戰行動已成爲國際生命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美國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政府必須考慮公憤——對抗武器競爭，並對抗美國在西歐發展飛彈，這些抗議反映出一種新形態的社會意識及大眾的活動。

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基督徒及自由黨，貿易聯盟、宗教、婦女的、年輕人的，以及其他組織，都自極不同的政治及意識形態地位上，亟欲達成和平。但他們有共同目標：避免戰爭販子爲人類帶來大災害，此目標可被達成的信心與日俱增。戰爭可以而且必定要避免。

我們的同志，共產黨員們，正站在對抗戰爭的鬥士們的最前線。共產黨及工人黨派所戰的是無私的戰，爲的是避免日益熾熱的戰爭；他們將此奮鬥的精神推廣到反對戰爭威脅的大衆，並正確地指出帝國主義是戰爭的發源地。

我們認爲贊成反戰、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潮流在不結盟的活動中成長，此點在德里的會議中已被肯定。生活在解放國家的人們，愈來愈清楚達成政治及經濟的完全獨立是可能的，只要能奮力對抗武器競賽及戰爭的威脅，建立他們的國家經濟及建設國際經濟關係於國內的基礎上，都是可能的。

我們很滿意地注意到我們的和平動機是依據我們朋友的意見，並且獲得他們的支持。共產黨員們、革命的及民主的、國家的及愛國的，以及其他黨派，在第六十屆蘇聯年會中說出這些話。

華沙公約的政治顧問委員會也證實了此項支持。

我們國家認爲自己的歷史責任是建立不屈服的障礙於帝國主義非人道的方針上。我們的動機不但是因關心蘇維埃人民的安全，同時，也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友人們，更是爲了全世界人類的前途。加速和平是指出國際關係將來前途的指導原則。蘇聯主張消除國際緊張情勢，支持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之間的正常、良好關係。

我們自立的基礎，也是第二十六屆黨會的原則：保衛和平——沒有一件工作在今日比我們的黨在國際上的工作更重要。做爲一位忠誠的列寧主義者，我們應極力努力以作爲和平的方針、爲人類的和平前途贏得勝利。

4

人們的創造精神

一九八四



社會主義已發揮且將繼續發揮對世界發展的最大影響，方法是經由其經濟政策，經由其在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成就。每一步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及蘇維埃生活方式最具信服力的寫照。

社會主義毋需任何存在的藉口，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產物。這個新社會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此吸引力並不代表我們能一刻放鬆我們對其成就、優點、意識形態及軍事人口的注意力。吾黨的經驗證明了以真實的敘述，不可反駁的事實及栩栩的形象對人類意識有多大的影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的是其真實的人性理想，此乃屬於社會的進化，以及個人的進化，和沒有武器及戰爭的進化世界，一個沒有壓榨及壓制的進化世界。

不是我們，而是資本主義者，是他們排演軍事並且戴上假面具，恢復了戰爭及恐懼、虛偽及破壞，意圖屠殺這個世界。此二不同的制度就是世界衝突的起源，且此衝突愈形擴大，社會重生的意圖也愈被帝國主義領導者阻礙。武器的激增及軍國主義的盛行，此二項在物質及心理上，及在核子戰爭的準備上，皆實為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他們已耗盡潛力。資本主義危機不僅是其經濟的惡化及其社會、政治矛盾的惡化。它也代表了一種精神危機，一種意識形態及道德危機。

資本主義沒有前途。在資本主義已走進死胡同時，社會進化再也不可能轉機了。它不僅在意識形態及理論上無能，而且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危機。一個沒有前途的制度，是無法評估其過去及現在的，這就是投機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癥結所在。

現今國際政治的轉折是詭譎多變的。它的成因是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它的一九七〇年代及

一九八〇年代的惡化情勢影響了世界的經濟及政治結構關係，它在停戰之後形成資本主義國家。變化的主要中心在於美國逐漸並不斷的失去其以前的經濟和政治統治，及其與「武力中心」比較（日形惡化）的地位（「武力中心」原本指的是西歐及日本）。美帝意圖解決其在社會主義及開發中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它更欲使後者在經濟及政治上唯命是從。

軍事與工業的複雜的惡性影響變得非常突出，此複雜性對於資本主義國家領袖扮演了一個益形重要的角色。那些想阻止新興國家以非資本主義方式着手建國，而希望它們能依附於資本主義的多國聯盟資本主義者，也使衝突增高。蘇美之間的軍事和戰略團體，以及社會主義愛好和平之外交政策，與帝國主義的野心戰略之衝突則與日俱增。

帝國主義在這些環境下採取了腐蝕武力緩和的戰略，步步增加與社會主義的敵對衝突，增高武器競爭，並煽動所謂「心理戰」。無論如何，這種不願世界事務的政策現在不但將箭頭指向社會主義及其他民主黨的力量，也指向進步及國家解放的力量。帝國主義將其希望指向以武力解決存在於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歷史紛爭，也讓自己立於違反所有國家主要利益的立場的地位上。

他們宣布以「紅十字軍隊」來對抗共產黨，不但是一種掩飾的說法，也濫用了華盛頓政客們所愛用的辭句，並且暗示了無窮的野心。「二十世紀紅十字軍隊」的意圖是穩穩佔取全球經濟、政治及軍事——這一切都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主義。

我們目擊了美國在世界性的經濟、貿易、信用及財政關係中的私心。他們刻意增加利率，那

些獨裁者最近已吸引了每年將近一千億元的國外資金以助長其活動。同時，據最近的估計顯示，美國商業在國外企業的直接投資資金達二千六百億元，然而他們的製造商品據說卻值上兆元。這些因素對美國經濟上的夥伴發揮了不穩定的影響。

美國誘惑許多開發中國家陷入其經濟陷阱中。美國滲透他們的經濟並吸取他們的鮮血，使他們注定要延長落後的時間及經濟與政治的依賴。高利率的銀行貸款的目的是使新興國家受困於美國，帝國主義該對開發中國家上百萬人民的饑餓及貧窮負直接責任。

經濟的擴張伴隨着政治及軍事的惡化。帝國主義在尼加拉瓜、厄薩爾瓦多、中東、阿富汗及南非所做的，全都是恐怖主義，最罪惡地違反國際法，及現代新殖民主義的證明。

帝國主義的政策和其意識形態不分家。它的組成是決定於隱於其後的階級利益，獨產的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活動在過去數年以來急遽增加。我們的敵手已為意識形態衝突，大大發展宣傳機器，並且正高度使用精密的技術、顛覆的方法及心理的自我宣傳。藉由其濃度、內容及方法，由帝國主義發起「心理戰」攻勢，並達成了將其他國家的主權踩在腳下的野心。

資本主義者假裝為人道主義者，但他們試圖強迫社會主義世界的標準及生活規範——那些與我們攸關，並意圖腐蝕人道主義的根基，若沒有人道主義，我們的生活勢將十分無意義。他們想將中產階級社會的習俗及方法移植給我們，想「軟化」我們的意志，使我們的意識成為中產階級及空洞的意識，他們想使我們成為個人主義，成為庸俗的名利追求者，使我們在文化及意識上雜

混成一片。

因此我們更需要有原則的黨態度，以統一的標準來評估今日的事件與現象、政治的失眠症，以及一切我們覺得陌生的知見範圍、創造和推動性的意識工作、效率、勇氣及堅毅。我們必須將科學家、專家、專業人員拉入資訊及宣傳的工作中，不必害怕尋找或試驗，也不要怕改變或祛除那些不合時宜的現象。

我們的意識本質，包含的不但是拆穿中產階級意識的神話及類比，更重要的是維護我們的理想，公共生活的社會主義標準、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及我們歷史軌跡的一切。我們都知道，新生活不會自己來到，我們必須堅忍地、不自私地奮鬥，不怕困難、不怕短暫挫折的威脅。

社會主義不是空中樓閣。我們被迫去克服國內及國外所反應的猛烈對抗，長期的信仰包袱、偏見，及人們心中的弱點——退步及毀滅。他們的意圖是使我們在經濟及物質上臣服並滅亡。我們有自己的錯誤評估、挫折及過失；爲着不同的理由，我們還不會將自己的一切安排妥當——在短期內，但我們卻樂見其成。但在社會進化上，我們卻得到勝利並高度成長。

因此，使蘇聯人民進步——尤其是年輕的一代，我們會遭遇挫折及來自他方的磨難，但我們要努力向前。生命已使我們學得這些真理。但如果在宣傳的工作中陷入虛偽的陷阱，我們將必遭遇危機的。

已有近四十年的和平，生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新生代現正過着活躍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我們

的歷史成果及制度正如日常呼吸的空氣般自然且熟悉；蘇聯的年輕人正在成長，並在不斷進步的物質情況下受教育。他們不再將我們的現在與過去比較，但卻與社會主義的最高準則相較。這形成了現今意識情況中最重要表象。我們不能失去這些。這是我們最關心的，將年輕人撫育為有工作及防禦準備的人，嚴格訓練其現代軍事技巧，訓練他們愛我們的軍隊及對軍職的忠誠。

我們的意識建立於生動的蘇聯共黨及蘇俄的和平外交上，及其他社會主義共黨國家的和平外交上。當國際緊張情勢惡化時，黨中央委員會、蘇聯政府及社會主義友好國家，將做一切努力以維持並鞏固和平，並避免核子戰爭的威脅。在此工作上，社會主義是為全世界着想的。

蘇、美之間的緩和及軍事與戰略現象，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工作，也是其巨大的經濟力量。社會主義不需要戰爭，但無人可否認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成果。蘇聯將不斷做建設性的發言，以鬆弛國際緊張情勢為主，而為建立合作及所有國際間的了解而努力。

在英國議會的演講



很榮幸能逐漸瞭解貴國，您們的豐富歷史及古文化，您們在各世紀中形成的傳統，並能與貴國辛勤工作的人民及給與世界傑出的思想家、學者、作者和藝術家們——均聞名於蘇聯的人們相識，更屬殊榮。

蘇聯人民永遠記得在苦難的戰爭時期我們雙方的關係。他們也記得在四十多年以前，一位英國首相曾贈送史達林格勒的人民一把榮譽寶劍，這是反希特勒時代蘇聯及英國人民之間合作的象徵。

換句話說，我們認為我們兩國的人民經由歷史所獲得的良好及豐碩的關係和建設性的成果，我們必須好好的保存並繼續下去。

距離上次蘇聯最高蘇維埃到此處來集會，已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後來，蘇聯和英國的關係及國際情勢皆有重大的變化。因此，我們更需要今天這樣的聚會來促進友好關係。

幾乎無人可以否認歐洲的命運是不可分割的——不論是在和平時期或是風暴時期。我們來此的目的是希望討論我國及貴議會將如何做，以增進蘇維埃——不列顛的關係及普遍的國際局勢。因為人類的將來及國際關係依賴着今日的戰爭與和平，和國際合作中真正的實質行動。

此主張的焦點在於我們與貴國首相余契爾夫人之間的討論，及外交與國家福利事務長吉爾福瑞·哈威先生，及其他內閣委員先生們之間的討論。我們認為我們認真、坦白而豐碩地交換意見。因此，在此向英國議員先生們的演講裏，首先，我們希望先勾勒出我們認為對增進國際局勢

及雙方關係的計劃藍圖。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七〇年代，歐洲變成緩和政策的搖籃。合作的重要地區，包括了西歐各國、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那時都處緩和期。後來美國及加拿大加入，它們也簽署了赫爾辛基會議的最後法案。

有一段時間，世界各國計畫並安排了如何阻止核子武器的進一步滋生。此舉在「反核子武器的國際條約」形成時是成功的；當時有一百多個國家簽署。核子武器在大氣中、外太空及水底的測試皆被停止並禁止，有關此類禁止測試的和談不斷展開。在蘇聯及美國的協約中，戰略性的核子軍備及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範圍有了限制。在他國境內的武器競賽也有限制，包括摧毀性武器及傳統軍備。各種會談因而四起。在貿易關係、文化、科學及其他接觸中，有一種明顯的緊張力。沒有人能否認此一明顯的事實——那就是在緩和期，人們的生活變得寧靜多了，人們對於其將來的生活也更有信心。

簡言之，那一段國際氣候最宜人。那並不是那一方向另一方讓步，而是一種真實的情形，建立於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利益的適度關切，及一種沒有人能只顧自身的安全而損害他國安全的共識。

再換句話說，理由與事實的真實性就是：戰爭不能解決任何紛爭，而贏得核子戰爭是不可能的，就如贏得武器競賽是不可能的一般，即使是稍佔鰲頭也不可能。很明顯地，冷戰經常充滿着

戰爭的危險，是種不正常的關係。一切形勢對一九七〇年代的國際發展極為有利，這基礎是國家與不同社會系統之間的和平共存得以生根茁壯，並裨益整個國際事務的系統。我願更堅定地強調此點，我們仍相信和平共存是別無選擇的政策。

很自然地，從我剛才的談話中，您們會發現一個問題：為什麼戰爭的危險會再度來臨呢？我不想再贅述。蘇聯對此事的看法是衆所週知的。但是，我願再一次說，這種惡化的循環——可由事實明證——是因為某些武力政策的改變，它們試圖獲得軍事優勢，並因此獲得統領他國意志的機會。

蘇聯對於那些使得國際情勢產生不信任、敵意和不穩定的話語及行爲記憶深刻，但今日我提起這些並非想激起各位的怒火。

我們的目的在於聯合地解決——因為沒有人能單獨解決——更重要的問題，那是我們共同的問題。那就是避免戰爭、停止武器競爭及促進裁軍、解決存在的與避免潛在的衝突及危機、創造一種可解決其本身問題的國際氣氛及資源——告訴我，那個國家沒有這些問題——並共同努力以解決饑饉及疾病的問題、保護環境或供應人類能源及物資。

如果英國是站在這條線上的，我們將很高興與它合作。如果美國也站在這條線上，並且真正關心和平合作的政策路線，我們也樂意成爲他的好夥伴。

這就是我對現今情勢的看法，這也是我們議會團來到英國的原因。

如果，各位同意我剛才所述的前提，問題依然存在：如何解決我們一致認為重要的問題？如何避免現今局勢的進一步發展，並達成世界的穩定而可信賴的局勢？我們如何克服冷戰的緊張及結果，並扭轉其為再一次的緩和期？如何既有豐富的和談，又有合作的結果？

並非只有話才是需要的，雖然話是很重要的。實質的行為才是最需要的。事實上，此工作需要的是實際的解決。如我們所知的，了解自己對世界事務所負的責任。對每個國家、政府、議會及政治當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蘇聯對過去的戰爭的恐懼猶存，我們也知道將來的戰爭將會有怎樣的結果，我們也已經並將繼續盡一切我們對此事件所該負的責任。

我們不在這裏述說我們的所有外交建議及工作。我只願說，我們正視一切核子武器的減少（最好能將它們完全廢除），以及傳統武器的減少，並禁止化學武器及毀滅性武器的建立。我們願更廣泛地談論如何以經濟、科學及技術為根基，發展平等及互利的合作以解決政治問題的壓力，並推展文化的關係和交流。

當我們談論戰爭及和平，我們必須記住今日軍備的本質，尤其是核子的，它已改變我們往日對此問題的傳統看法。人類如今正站在科學與技術革命之前，我所指的是軍事技術將來的發展。那些叫囂「限制」、「點燃」，或「延長」核子戰爭的人們，明顯地仍停留在典型的犯人時期——此指的是戰爭犯而言，對今日而言是格格不入的，他們並未以為那是毀滅人類的威脅。核子時代顯然應該有另一套思想。避免核戰乃是全人類燃眉之急的工作。

我們對建立核子武力的規範及指導的目的，是消除核子戰爭的威脅，尋覓一條停止武器競爭的出路，並使人類對明日不再感到恐懼。也就是說，蘇聯宣布不會成爲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

這是我們的基本主張，由此，我們願推展使全人類皆遏止武器競爭及避免戰爭的發生。

由此，蘇聯已備好與美國會談有關核子及太空軍備的事宜。依此動機，我們已與美國政府達成一項協議，我們將討論戰略和中程方面之非太空軍事及減少核子武器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皆被認爲可解決其國際關係中的困難。而最重要的是避免太空武器競爭。這種競爭不但本身危險，也將危及他國。蘇聯已經準備尋找並研究出最有效的主張，此方法將幫助增進完全的禁止核子武器。現只看美國的行動，將此時期看爲真正促成有效談判的基礎。

我們知道英國正在廣泛討論有關核子危險的減輕，而在其他西歐國家亦然。不用說，防禦及安全問題必須由各國自行快速解決。但我將說，除去核子威脅的國家——包括歐洲——將在我們這裏得到實際的共鳴。

我們都不會隱藏此事實，蘇聯及英國在國際主要事件上的基礎是經常不同的。但我們深信今日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比以前更需要建設性的會談及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建立和諧的關係，如此國際間的信心才能推展並達到和諧，並解除核子威脅、敵意、懷疑、恐懼及惡意。

我們的態度是明顯而無野心的：本着雙方的合法利益，我們必須會談出克服緊張力和解決不

合與紛爭，而不是武力的威脅；干預內政的事，也該禁止。我們須經由我們同儕世界的現實性，不倦地學習如何生活在一起，雖然它不斷地變化，我們還是該遵循自己的法規。

世界局勢的發展深受歐洲國家之間關係的影響。我曾說這種關係在一九七〇年代是美好的，尤其在赫爾辛基全歐會議的最後方案的簽署之後。此文件是歐洲及其他國家之間的互解力量，我們認為應該保衛此力量以免失去信用。

推而言之，歐洲國家之間的良好關係是世界安寧及和平的保證。歐陸的人民深深瞭解，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他們都不應訴諸武力，也不應放棄改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恐怖地改變歐洲的事實。此一事實，即是我們普遍的勝利。這些事實反映並緘封在戰後歐洲各協約的聯盟合約裏，也在雙方的條約及赫爾辛基的最後法案裏。附着在這些文件的是，不再提起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及戰後的發展和歐洲前線的非武裝。這些成功是不容置疑的。

斯德哥爾摩會議將為西歐的安全和平打開了一扇門。此會議決定的是一項有關不再使用武力並維持和平的主要建議。我們相信主要的政治及國際的法律步驟，我們應回頭重建赫爾辛基最後法案的武力限制，如此，我們將可使斯德哥爾摩的會議成功，並加強歐洲的安全，其他地區亦然。

我曾研究一些更具壓力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將幫助停止武器競爭，並在歐洲及世界其他各地更形成安全的保障。我願再度強調，蘇維埃領導代表的是正直及誠實的談話，這些談話將幫

助我們更進一步達成互相接受的目的，而讓武器的——主要是核子武器——限制及減少至完全消滅的理想能早日達成。我們已準備好和歐洲夥伴們一同出發。很自然地，平等及安全為其基準。同時，自然地，任何意圖超越蘇聯及其聯盟的方針將不被接受，也不會有前途的。

我們都同意我們的世界是脆弱的，而這世界是我們須共同居住的，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我們只有一個星球，而歐洲是我們共同的家，而不是「傀儡劇院」。

蘇聯贊成國家間良好的關係。所以在政策及外交上，永遠有合理妥協的可能性，更有發展及加強相互瞭解的空間，並依相似或相互的利益基礎而相互信任。這一切皆需靠努力達成。蘇聯及英國，蘇聯人及英國人，皆有共同的利益，而和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六十年前，蘇、英歷史的關係包含着許多令人難忘的事件。戰後，多年來皆可看出合作的果實，但我們也看到多年的貧困。而今日，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它的發展卻不是真空的政治，而是一種透過核戰危險的氣氛，這不但不是我們要的，而且離我們要求的還差一大截。我希望提醒各位，有一段時期英國的第一貿易夥伴——蘇聯；但現在竟降落到第七、第八位。我們同意貴國的商人及工業家所說的，政治推展貿易，而貿易也將促進雙方的了解並加強彼此的信心，而它的確是如此。



與英國世界商業代表的會議



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曾拜訪英國，與倫敦商業及工業會的高級官員和英、俄商會，以及英國工業聯盟會面。此訪問團由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率領；戈氏時任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政治局成員，蘇聯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出席該會的尚有英國工業界領袖，及貿易、商業、金融組織的領袖。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向他們作了下列演講：

諸位管理的組織及許多工業商業公司、銀行代表等皆為在俄國所熟悉的人物，諸位是盜格魯——蘇維埃的貿易和商業，科學和技術關係的可信賴夥伴，也是對我國及人民皆極其重要的良好傳統和長期支持的夥伴。

我們的代表團來到英國與我們的同事、英國議員，以及其他政治及國家人物會面，以交換我們對現今國際問題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如何鬆弛國際緊張，及蘇、英雙方關係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與英國首相奈契爾夫人有用的，並且在我們看來非常主要的討論。在討論這部份，與雙方關係有關的，我們仍然認為應該將盜格魯——蘇維埃的關係導向一個新而積極的方向。這也和貿易及經濟關係相同。據經驗中得知，凍結蘇聯及英國的關係，並未為我們或你們帶來任何益處。

我願強調這只是主要理想之一，那已包含在我國領袖康斯坦汀·契爾年柯話中給英國首相的一些訊息。

近六十年來，只有極少數積極而豐碩的合作例證。

如果，我說加強此類合作及與互相了解在此歐洲與世界各國的關鍵時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你們將會同意我。我肯定我並不是單單相信歐洲大眾及全世界共產黨皆完全地意識到與日俱增的緊張情勢，並且，可以說，也意識到目前國際局勢與人文的主要利益之不一致，而且事實上，也該意識到核子時代的需求。

至於蘇聯，它正在為避免核戰而努力着，同時也為停止武器競爭及所有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信心而辛勤不懈。今日主要的事是避免核子災害。蘇聯最近建議美國開放新的協約以涵蓋所有關於避免外太空軍事化及減少戰略性核子武器與中程核子武器。我們已準備好針對這一切爭論的最激進的解決方法。

為了實現上述和我們其他的提議，以消除核子威脅，西方，尤其是美國，必須和我們妥協。然而，我們仍然必須看看美國政府是否將採用一種建議性的方法來達此目標。

如蘇聯領袖康斯坦汀·契爾年柯，在已於英國出版的書中一段，對英國的演講中曾提到：「英國，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可安心，蘇聯將誠實並建設性地與所有準備幫助鬆弛國際緊張的國家共同合作，並建立國際間彼此的信任。」

我願再說，在他對余契爾夫人的談話中，曾公開地談到蘇聯在武器及方法上致力歐洲的和平與合作。事實上依此方針，我們已經並將繼續建立我們的外交政策。

所有大、小國家的努力，所有民族爲和平及避免核子戰爭的努力都是必須的。沒有人能在此極度緊張的當前情勢中，能脫身於阻止戰爭的奮鬥。

在我們這次的會議中，我願特別強調商業與政治關係的重要。生活的過程已證明沒有建設良好及穩定的國際經濟關係，不可能加強並擴展緩和期的物質基礎。就是此瞭解以及政策的真實主義，使得我們可能再創如赫爾辛基會議的最後法案中的戰後和平時代。

我們如何看待國際經濟關係？對此爭論，我們已重覆說過多次。在去年夏天的經濟高峯會議裏，共同經濟協助會的會員國強調需要實現國際經濟關係的過程，必須終止歧視，並且不允許經濟機構被利用爲政治壓力及內政干預的途徑。您們會同意我所說的，訴諸這些原則絕對有助於正常的商業關係。建立於此基本的關係對每個人都有利，而且利益恢弘。

在推展經濟合作上，每個合夥人都關心地想互相了解，這是我們的訪問團領隊所要說的。商人對事實及數字更具信心，這是十分自然的。至於蘇聯，我將給各位一些有關其經濟、科學及技術方面潛能的事實。

值此之際，蘇聯生產了世界工業產品的五分之一。

我不再贅述蘇聯所執有的世界之首的產品。但我要說，它包括礦物的提煉、能源的生產——包括核子能源、廣泛地機械化，以及其他許多項目。

只有一個數目字可描述蘇聯的經濟成長動力：現在這五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計畫的工

業產品量比戰前三個五年計畫的生產總量加起來還多。

我們已完全地着手進行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的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指導起草方案，並且還有更長的，直到本世紀末。我們是如何看這些計畫的呢？雖然計畫中的工作尚未開始，但我們還是可以說出其基本方向。簡言之，這些年將會有更高的成長率及國家經濟所有章目的動力運作，也會是蘇俄人民物質生活過得更好的幾年。

我們對自己獨立解決的能力有信心，無論在經濟上發生任何問題，我們皆能獨立解決。但我們自然不會剷除與外國公司，包括英國公司合作的最大可能性。

不可能再有任何國家或一羣國家來獨佔科技成就了。國際間廣泛的合作是必須的，並且，以我們看來，是絕對需要的，諸位，這需要更多的真誠及相互信賴！

我們的計畫對那些願意與我們合作的國家來說是可信賴的坐標。在此，我願加說明，這些計畫主要是強調蘇聯對外的經濟聯繫。「資本主義國家，」正如我們的領袖康斯坦汀·契爾年柯所說的，「必須知道，如果他們尊重彼此的利益，他們將發現蘇聯是一個誠實且善意的夥伴，它願意基於平等及互惠來推動合作。」

現在我願談談現今的蘇、英貿易及經濟關係。這些關係的紀錄並不單純，因為它是上上下下的，有極複雜的，也有極活躍的階段。我們兩國之間的生意合作的一般趨勢在於一九七〇年代後半段，也就是緩和期使得相互利益的經濟聯繫變得更廣、更強，此聯繫是國與國之間的，而無論

他們是否爲相同的社會體系。讓我談談一九七四年的發展經濟、科學、技術和工業合作的協議，以及一九七五年的發展經濟及工業合作的長期計畫，這些都使得我們與聯繫地區維持了好一段時間。

蘇維埃的國外貿易組織及許多英國公司——約翰·伯朗、ICI、薛爾和柯爾陶茲——皆已加入此長期協約，而英國與蘇俄有貿易往來的公司超過了一千五百家。這些都顯示蘇、英的貿易及經濟關係可更大幅發展以利於兩國。

當人們積極評估其累積的經驗時，無可避免地，必會提到問題及困難。有許多的問題仍然存在於蘇俄對英國的外銷中，我們遇到的是所謂反傾銷的手續申請，此手續大多是反對我國傳統的外銷商品。英國外銷蘇俄的條件也愈來愈糟。我們總是強調不同的人爲限制於國外經濟聯繫上，認爲此聯繫並未對貿易夥伴有利，因此反對長期的合作利益，我假設，您們也同樣有此看法。

我認爲我們應該加強永久的蘇、英政府之間的重要角色於科學、技術、貿易及經濟關係的合作，以推展互利的合作。當與余契爾夫人討論蘇、英貿易及經濟關係問題時，我們的結論是它們必增大，並且顯着地增大。委員會必定也在此說過這些話。

我應不會錯，若我說今日觀衆席中多數的英國商界代表歡迎我國貿易大量加入。我認爲這是很真實的。例如，現在蘇聯正預備下訂單購置英國的機器及設備，總價約在數百萬盧布之譜。

在與余契爾夫人的一次談話裏，我說，依我的看法，我們兩國的貿易總營業額在不久的將來應可增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我們已開放了一個機會給英國公司以加入建設及再建設機車、化學、石油、瓦斯、食物及輕工業、鐵及非鐵金屬業、機械工程的工廠，以及經由蘇聯食品局籌畫的由目前到一九九〇年的計畫。

在一九八四年十月，英國公司被邀來投標兩家綜合化學廠的興建，分別為生產多酯纖維等產品。此計畫的總金額相當高。

拜訪團領隊說當拜訪ICI公司時，蘇聯要求公司領導人考慮在蘇聯設計、建立及完全的裝備一個複合企業公司以生產多種化學品，以便引用於農業的技術方法。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類的機會不僅對大型公司開放，同時也對中型及小型的英國公司開放。當然，英國公司在蘇聯市場的成功必須靠他們投標的競爭，以及其時間和財政情況。

依此前提，穩定及不斷增長的特質是貿易和經濟合作所必須的，同時，氣氛的營造亦非常重要。有些西方高級專員比蘇聯還早預備好以加入這個陣營。但很不幸地，「經濟緩和」的敵手，他們仍存在於此世界上，一再試圖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變成政治壓力的工具。

我們也聽到一些主張購買西方執造及專利以確保蘇聯能出口一些最新的技術，它們無法經由自己發展。這顯然是極錯誤的想法。但我們卻沒有太多機會來證明它的錯誤。

蘇聯在基礎及應用科學上的成就，足以獨擔大多數的複合科學及技術的工作。

我想，有人會認為東、西歐的貿易，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受益。今日出席於此的各商界代表們知道得很清楚，貿易必會是互惠的利益。自古以來大家都知此，若沒有互相的利益，就沒有人會交易的。同樣的，現在沒有任何人願意加入對自己不利的貿易團體。

在貿易歧視中，受害最深的就是那些產生歧視的人，因為歧視使他們賺錢的訂單變得虧損。英國的商業界也必須注意到這一點。由於上述政策的結果，蘇聯及英國的貿易在一九八二年減少了將近百分之二十，與一九七九年相較，今天，我們預期我們的貿易總額能恢復到一九七九年的水準。英國一度為蘇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在一九八三年排名降為第八，一九八二年是第九。

坦白說，有些國家偶爾使用禁止外銷政策，這不僅是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的，它也是為減弱競爭者的力量，包括西歐國家，我們會繼續努力和英國公司合作，不論外來壓力的大小，貴國的商業利益及貿易傳統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我們並將繼續遵守兩國貿易的義務。

在結論上，我願強調我開始演講時的想法，蘇、英的關係發展將幫助我們發展一般的政治氣候，並創造一種信任的氛圍及東、西歐的建設性合作。

英國人常說：「七點以前開始，十一點以前結束。」此諺語表現了貴國人民樂觀的天性。我們也非天生悲觀。但是，無論再樂觀的人都不應認為國際間的好氣候會不招自來，而不需共同的

努力。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謹代表本訪問團向貴國的關心及招待報以十二萬分的感激。

裁軍會議

7



三月二十二日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與國際社會主義裁軍諮商委員會在克里姆林宮相會。

國際社會主義的副總裁及裁軍諮商委員會主席卡爾里·索沙恭賀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當選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索沙報告了諮商會，有關限制及停止武器競賽的活動。國際社會主義關心世界局勢，尤其是層出不窮的武器設立。國際社會主義諮商會特別反對外太空的軍事化。他們希望蘇聯及美國能盡一切力量縮小武器競爭並共同終止它。索沙說，社會主義者及社會民主黨員在國際社會主義指示下應向此一目標前進。他說，限制武器競賽不僅是為蘇聯及美國，更是為全人類，所以無論小國家及核心國家，以及非結盟國家皆須為此目標努力。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蘇聯共黨及蘇聯政府的外交將不改變初衷，此為一九八五年三月在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全體出席會議中所商定的。蘇聯將不停地朝和平及進步的方向走去。

會議期間，大家皆注意到世界的危急局勢，那就是核子戰爭的威脅正在擴大中。如果現在不遏止武器競爭，那麼它將變成人類無法控制的局面。此局勢也因國際信任的喪失及各地的衝突而更形混亂。武器競爭的威脅及獨立國家干預內政事件的起因，完全是因為國際信任及真誠對某些國家行不通的關係。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渴望終止危險的武器競爭及消除戰爭的威脅。大家皆將此希望緊緊繫於蘇、美日內將在日內瓦舉行的和談會議上。

會談的主題最重要的，就是如同蘇、美所說的，將如何研究出有效避免外太空武器競賽及終

止地球上的武器競賽、限制並減少核子軍備、加強戰略的穩定性。在一項最後的分析裏，雙方皆同意，會談的主旨在於摧毀各處的核子武器。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在日內瓦的和談經過及結果，全賴雙方嚴格遵守雙方的同意協約及和談的目標。而蘇聯將盡一切力量來履行此協定，並將觀察美國的行動以明其旨。但最重要的是，雙方都需顯出其誠意及合理妥協的準備，平等及平等安全原則必須嚴格遵守。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說，我們斷然反對此會談成爲一種繼續升高武器競爭的掩護。因此，我們建議凍結雙方的核子兵工廠，並終止飛彈的更進一步發展。另外，我們深信，終止美國飛彈在西歐的發展，及同時終止蘇聯的在歐洲的武器發展，將對在日內瓦舉行的裁軍會談有極重要的幫助。

我們這一時代的最主要努力目標，就是避免核子武器。這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和平目標。這和蘇聯所一再強調的宗旨相符。許多國家都大聲疾呼，渴望恢復到緩和期，終止武器競爭，並發展國家之間的會談及合作。反戰活動已成爲許多國家的主要社會政治力量。而且這種認知正在擴展着，在核子時代裏，國家的安全是無法建立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上的。只有在各處都安全時，才有真正的安全可言。這一切更加強了一個信念，只有努力，局勢才可能有變化，國際氣候才能改進。

我們知道國際社會主義裁軍諮商委員會的活動，並感謝它對推展建設性會談，以及協調會的

努力。國際社會主義黨將考慮其政治的影響和手段，也將能幫助我們增進國際關係和局勢，結束武器競爭，並增加其對於拯救人類於核子災難中的貢獻。國際局勢亟需有活力、有效的工作努力以及民主活動以對抗核子戰爭的威脅。蘇聯共黨在此，已準備好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力量，包括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共同合作。這是我們堅定而不變的方針，我們將不斷追求它。



8

普瑞夫達拜會密克海爾·戈巴契夫



問：（普瑞夫達）接到許多讀者來信詢問有關國內及國際的事務。您如何形容目前的國際局勢呢？

答：我可以了解人們對國際事務的興趣正日漸提高。世界上充滿了複雜的問題——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兩個不同的社會體系——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共存着，這是一個事實。許多新國家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傳統及利益，這些都活躍在國際舞臺上。這也是一個事實。

在建立今日世界國際關係這方面，我們無法不考慮這些因素。我們必須不忽略他們發展自己路線的權利。廣泛的說，這是一個和平共存的政策，在此種情況下，每個體系應以武力證明自己較出色，而不是增加武器。

另一種更中肯的說法是，我們必須馬上停止武器競爭。國際局勢已演變到人們會問：前面是怎樣的路呢？這難道不是那些政策及戰略決定者該停下來深思，以避免一個將會造成世界核子大浩劫的最佳時機嗎？

我們需要國際合作以建立和談並尋求足以鬆弛國際緊張局勢，以及遏阻武器競賽的方法。

所有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應加入此目標。尤其是屬於核子武力的一些特殊的角色，而以蘇聯和美國為重。

我們的國家一向追求，並將繼續追求有活力並富建設性的外交，以鞏固和平。這在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中已經確定了，我們在會中勾勒出了蘇俄外交原則的大綱。

問：世上有許多國家依蘇、美關係而做決策。您認為蘇、美的關係有可能好轉嗎？

答：蘇聯與美國間的關係是國際政局的一大要素。但我們是無法光以稜鏡觀察其關係而決定世界大勢。我們瞭解，當我們評估世界一般局勢時，其他國家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是應列入考慮的。

目前，蘇、美關係有無任何機會變好呢？此問題的答案並不單純。我們的確懷抱一些希望，但不是很多。

現在蘇、美正在日內瓦談判核子及太空武器，這是一個好現象。我們與美國皆同意此和談的目標，簡言之，不發動太空武器競爭，停止地球上的武器競賽，並急速減少核子武器。我們將和他們共同努力以達此點。

現在，我們必須實行我們所同意的項目。這次和談太重要了。我這麼說是因為蘇、美關係將來的發展及整個世界的發展，即由現在決定。選擇的途徑有二：全球的武器競爭及戰爭威脅的增大；或是增強全球的安全及一個更持久的和平。

蘇、美關係可以有更好的變化，但機會很少。也就是說，這關係仍然是緊張的。

華盛頓方面依賴力量，這已不是秘密；這是依賴在武力上凌駕其他國家，使他國附屬於其力量下。針對此點，外交及和談便成了附屬於飛彈及炸彈的東西了。事實是，新戰略武器計畫經由國會推展，而國會的那些人就是代表美國出席日內瓦和談的人。

大家都聽說很多有關由美國政府所宣布的「星戰」計畫，此專用術語顯然由科幻小說而來，但它卻被用來以隱藏一個對我們的星球嚴重而又危險的事實。我將說，這件爭論的事實是將太空軍事化。他們一面討論武力緩和，一面卻準備攻擊；他們一面宣傳太空盾，一面卻鑄造太空劍；他們一面允許清除核子軍備，一面卻實際地建造軍備並改進軍備；他們一面允諾世界的穩定性，一面卻在事實上破壞軍事的平衡。

由於人們直覺地意識到「星戰」計畫的危險，而那些做計畫的人卻意欲讓人們相信他們所做的只是無害的研究，甚且還有科技上的好處。他們垂懸着如此的釣餌，而欲將其聯盟拉入此計畫中。那些創造核子武器的人甚至還說「星戰」可避免核戰。這是個騙人的伎倆。就如同核子武器並未使傳統武器消失一般，它只加速了核子及傳統武器的競賽，太空武器的建立只有下列結果：武器競賽將更形熾烈，同時涵蓋範圍將更廣。

我已指出那些使蘇、美關係更形複雜的因素，有時它們已到了近乎尖銳和緊張的界限。但顯然美國有些人認為這樣的事情很正常，而意見有衝突也是自然的。

我們的確認為，我們的敵對關係並不是先天的，而是反常的。它的持續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認為蘇、美關係的增進不但極為需要，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互惠當然也是需要的。

問：人們對於您與美國總統會面的可能性興趣極大。此會面的前途是什麼呢？

答：關於這會面的問題已有多人向我提及，我亦在給雷根總統的信件中提過，我可以說，雙

方皆期待能對此會面有積極的態度。所以時間及地點將會訂定。

我們的通信提及的是增進蘇、美關係的合作方法，我們將賦與此關係更穩定，而有建設性的特質。我相信蘇、美關係的發展應循高政治層次的動力。我們建議美國政府如此做，以讓我們人民及其他國家知道，我們兩國的動機不是敵意和衝突，而是互相瞭解及和平的發展。

問：由您剛剛所說的，我們仍有許多工作待做。但您認為什麼是較能達到激烈變化的呢？

答：加強共同努力。在許多範圍上共同努力，以求解決世局衝突，這需要共同的互相瞭解，這樣，我們的關係及國際關係才能達到有利的情況。蘇美雙方的聯繫尚有許多工作待努力。

但你所說的所謂地球上的安全的主要因素，我們在此該如何展開工作呢？

如果一個人在談判中討論減少武器，那麼他至少不該再建立武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建議蘇聯及美國，爲了和談的整個延長性，我們雙方應開始發展（包括研究）的暫緩，及試測攻擊太空武器發展的暫緩，並凍結其戰略性的攻擊武器。同時，美國在歐洲的中程飛彈的發展也該終止，蘇俄的也一樣。

美國的領導者正宣布他們贊成大幅度的軍備裁減。如果真是如此，首先煞住武器競爭的腳步才是合邏輯的，然後就是立即減少軍備。

我們贊成誠懇的和談。我們準備再次表示我們的好意。並且，如同今日——我願強調此點——蘇聯正將暫緩中程飛彈的發展，並停止在歐洲設立其他軍備。此暫緩令將持續到今年（一九

八五年)十一月。今後，我們的決定將依美國是否也和我們同樣的做法而定：它是否也將停止其在歐洲中程飛彈的發展。

總而言之，增進蘇、美關係，緩和國際情勢的機會，是存在着的，而且這些機會是不應被錯過，它們應該轉變成確切的政治和實際的行動。



與湯瑪斯·歐尼爾代表的對談



四月十日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密克海爾·戈巴契夫接見了美國國會代表團的白宮發言人湯瑪斯·歐尼爾，他率領了代表白宮的訪問團拜訪蘇聯，此乃應蘇聯最高蘇維埃之邀請。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與湯瑪斯·歐尼爾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一次會談，與會者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L·N·托康諾夫，及美國白宮代表團的羅伯·麥克·丹·羅斯坦科斯基，以及西爾維歐·康提，和美國駐蘇俄大使亞瑟·哈特曼。

為歡迎美國國會議員們，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表達對此代表團的感激之意，並與他們舉行了一場積極的政治對談，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同事陪同下，雙方的評估都不錯。我們知道國會在美國政治生命上所扮演的角色，他說，我們認為增強與議會的聯繫是使蘇、美關係增強的重要因素。

現代的時勢是，我們兩國的決策者應明確地溝通。世界的局勢是不安的，甚至是危險的，在蘇、美之間有一種所謂的冰河時期關係（至少，前不久還是如此）。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蘇聯領袖誠摯希望蘇、美關係能恢復正常。我們並不認為我們兩國關係背後所隱藏的緊張是由於國家利益的必然衝突。相反地，我們的人民能從廣大及豐碩的合作中獲得更多的發展，事實上，他們是與被指定的共同安全利益及保衛我國人民的生命而聯結起來的。社會系統的差別，在我國的意識形態上並不是縮減關係的原因，更不是點燃仇恨的原因。

生命顯示蘇、美的互利合作是極為可能的。雙方曾在一九七二年簽訂許多基礎條約，一九七三年則在許多地方皆可具成效。此合作也極有助於緩和國際關係的，尤其是赫爾辛基的歐洲會議

的成功。一九七二年蘇聯及美國的領導者在一份文件上簽署，並說我們兩國在此核子時代唯一的合理選擇，就是和平共存。

當然，這表示對於所有民族自己安排適合生活的權利的承認，不應干預他人內政，不自己用的方法去左右他國建國的意志及形式。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蘇、美兩國關係真正的增進需要兩國元首的政治意志。在蘇俄這方，這樣的意志是存在着的。如果美國那方也有同樣的意願，那麼許多基本上在現在使我們兩國分離的爭論，將可逐漸被解決。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更進一步分析情況以保證兩國人民的安全，避免核戰及蘇、美在日內瓦的會談破裂。

他說，蘇聯同意與美國的新和談，那是其人民的深厚責任感所引導着的，爲的是地球上其他民族和平的緣故。我們對於美國接受我們的和談提議感到滿意。我們認爲我們的和談內容，目的是誠實而莊重地實行它們，尋求實際的解決方法，並大幅減少戰略性核子武器及中程武器。但只要美方願意捨棄外太空武器發展的計畫，此目標便可能達成，因爲美國竟想計畫在外太空以「防禦」爲由來創造第一個不受懲罰的核子暴力。這就是爲什麼有關地球上核子武器競爭及避免它向外太空發展的方法，只是解決它本體問題的方法而已，就如同蘇聯及美國在今年一月間所同意的一般。

「很難瞭解美國如何能一面同意減少核子武器，一面卻又日益狂熱地建立那些武器，」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說。由美國政府所作的宣言，及其宣傳所說的，蘇聯喜歡享有新式核子武器型式的優先權，實在是天大的笑話。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引用一些事實及數字來說明，事實上，雙方在這方面是平等的，蘇聯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發展這些武器上面所花費的相差無幾。這就是爲什麼，蘇聯希望滿足人類的希望，以達成日內瓦談判的第一目標，並確保和談的成功，蘇聯所提出的是最自然且合理的建議：首先，終止在地球上更進一步的核子兵工廠的設立，停止在外太空發展武器的準備，並依此，本着亟待加強的共同信任，立即準備武器的減產。爲證明其誠摯及善意而使其更爲令人信服，蘇聯已宣布本身將單方停止其中程飛彈的進一步發展，並同意直到該年十一月底爲止的阻止歐洲建立其他武力設施。

似乎，蘇聯爲達成此和議，其將評估世界傾向的重要及建設性好意的態度是可被了解的；然而，美國政府卻表現出完全令人費解的遲疑態度，它並未立即表明其態度，卻反指我們的行動是一項「宣傳」。在此情況下，我們如何不懷疑美國在日內瓦和談的意圖究竟有否誠意呢？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說，蘇聯真誠地欲達成日內瓦的協定，並希望蘇、美的關係恢復到正常而互利的合作及互尊的軌道上，他並且要求國會議員們將蘇聯的意圖轉達給美國國會及政府。

發言人歐尼爾先生及其隨行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他們相信美蘇關係將因日內瓦和談而增進。他們對此次會議表示極爲滿意，並說此會議是坦誠而有意義的。

給托高聯盟的會員們



今天是蘇聯及美軍於易北河會師的四十週年慶，我謹向所有前來托高紀念此一歷史事件的人們表達我最誠懇的致意。

時光流逝，數十年的光陰消逝了，但那些英勇為消除奴役烏雲奮不顧身及為人類受絞刑的烈士們的名字，還是鮮活而高貴的活在人們心目中。

愛國戰爭的退役英雄們，他們為對抗法西斯殘暴政權及軍國主義的世紀戰爭永遠被我國全體人民所尊崇。我們向那些殉戰的人鞠躬。這一代的人們因着他們的犧牲才有機會在和平中生活及工作。

這幾天裏，在慶祝此偉大勝利的前夕，蘇維埃人民也向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及其他反希特勒聯盟的會員國，他們為此戰役所付出的血汗，我們應致以十二萬分的敬意。在此勝利中，南斯拉夫、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及匈牙利的軍隊和游擊隊軍力皆曾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法國、義大利、希臘、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及盧森堡的堅持行動也是。對抗希特勒納粹主義的同時，還有德國及奧地利的愛國者所做的奮鬥。

我們的戰鬥聯盟在戰時產生，顯示了共同為和平及人類美好的將來而合作的潛力是極大的。因此，蘇維埃及美國軍人在一九四五年易北河的握手會師，勢將流傳千古，並成爲友誼及希望的象徵。

今日，所有誠實者的責任，年輕人及退役軍人亦同，皆須盡其所能以阻止戰火再度在地球上

燃起。

回顧過去這場戰爭，我們應考慮現在的情形，當然，也要想想將來：那將是一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並拯救人類於核子威脅中。

不是敵意及不協調，而是互相瞭解及合作，在國與國之間，在人與人之間，應爲人類的未來做一更好的指標。蘇聯人民相信建設性的合作應存在於我們過去的同盟中、所有的國家中，爲保衛和平而奮鬥，並創造更合宜的國際氣候。

那些今日在易北河上再度手攜手的人們，便是絕佳的例證。

我自心底希望那些對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退役軍人，他們的家人，及所有參加托高會議的人，身體健康、永遠的快樂及安和。

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

11



同志們！今天是我们戰勝法西斯四十週年紀念。我們必須牢記蘇聯人民及其他反希特勒聯盟的民族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一再回想那些降臨在人類身上的悲劇。共產黨及蘇聯政府認為其外交的最主要工作便是避免這類悲劇再度發生，尤其是避免核子大災難的降臨。

蘇聯及吾黨將永遠對那些英勇對抗法西斯主義的人致以最崇高的追思。

蘇聯再度宣佈，其將堅守列寧主義的和平政策及和平共存，此乃依我們的社會制度及世界見解而定。我們贊成穩定、正確，並且，如果你們喜愛如是說的話——文明的國際關係須植根於對國際法的尊重之上。但我們都清楚的知道，只要帝國主義肯放棄他們企圖以武力解決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歷史爭論，國際關係便能導向正常合作，而合作則將成為可能。

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社會，其經濟及在國際競技場上的防禦權與行動是為人類和平前途奮鬥的不可少的要件。而與北約組織集團國家的軍事、戰略平衡的達成，正是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的歷史成就。而其與帝國主義的野心相抗衡時，此公平狀態更應為了和平而繼續維持。

一如往昔，我們將盡力供應蘇聯軍事武力的一切所需，以保衛我們的國家及其聯盟，以確保無人能意外地佔領我們。

今日的人類有維持和平的極大潛力，也有經驗和足夠的歷史經驗，及社會見解以明瞭野心政權的動向。此瞭解愈來愈堅定地結合和平力量，以勇敢面對反戰及反核子的活動，並機動運用更進步、更民主的力量阻止戰爭的威脅。華盛頓方面的自我與軍事主義政策激起日益高漲的批評及

許多國家的反對是不足為奇的。共產黨及勞工團體、貿易聯盟，以及其他大眾組織正集中力量來為和平奮鬥、團結。

沒有一個國家需要戰爭，此事實使我們更堅持必須實施和平、進步的政策。我們必須盡一切力量以避免軍國主義的武力及掌握國際關係者的野心。

我們相信世界大戰是可避免的。但歷史告訴我們，為爭和平及全球安全的奮鬥，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它需要不斷的努力。由於帝國主義的錯誤，國際局勢依然緊張、危險。人類面臨一項選擇：惡化緊張及衝突，或為阻止核子衝突的軍事準備而尋求可以互相接受的和解。

今日局勢的形成，主要是由於美國之故，這是無庸置疑的。他們不斷的提倡武器競賽及破壞裁軍活動。世人對此態度知道得太清楚了。在他們的基地裏，新式而極具毀滅性的武器正在發展中。今日，我們又看到他們發展外太空武器的意圖。上百的美國軍事基地分散於世界各地，也造成了世界局勢的不穩定。

美國公開宣稱其有「權利」干預各地內政。但它卻經常公開蹂躪其他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和國際關係、現時的條約及和約限制。它不斷製造衝突及軍事危險，在世界各地製造緊張。今日，如同在石榴島所做的一般，美國正威脅尼加拉瓜的英雄們，意圖以軍事報復否決其自由及改制，與進步及民主的力量團結，和那些面對反動突擊的國家及人民團結，而我們必須支持其自由及獨立，因為這是我們的原則。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方針一如以往一般的清晰、明白。

我們不必內省任何政策，即可清楚的看到近年來帝國主義如何展開其顛覆行動，及如何結合其力量以對抗社會主義國家。這含括的層面有：政策經濟、意識形態、社會及軍事。其與友邦的文件中，一再強調帝國主義意圖向最廣大的前線展開社會復仇，包括社會主義由殖民主義壓迫下解放的國家、解放運動，以及在資本主義國家工作的人們。

美國經濟的擴張更是強烈。對利率的操縱、對多國組織國家的掠奪、在貿易上抵制及處罰的政策限制，這一切皆產生緊張的氣氛及國家經濟關係的不信任，動搖世界經濟及貿易，並腐蝕其法律根基。當每一個國家非殖民地化的時候，則表示該國家正在解放中成長。而美國總將這些大量成長中國家的財務及材料來源集中在自己手中，直接或間接地將這些國家置於其巨大的軍事計畫中。

在這種情況下，世人開始想研究出使國際經濟關係正常化，並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方法。國際局勢的複雜及常見的緊張性質，使我們必須不斷的將外交視爲最重要的事情。

增進及豐富各種合作，並確保與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發展的合理聯繫，而與他們緊密合作於政治、經濟、意識、防禦及其他方面，以及大社會的所有參與國對國家及國際利益的關心，這一切都應被有效地組合起來，所以這一切的工作變得愈來愈重要了。

東歐經濟互援協會會員國去年六月曾舉行經濟高峯會議，其聯盟國家現在則又爲共同的工作而召開會議。此目標需要的是團體的共同利益和每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國際局勢的

進展。

三月中旬，我們與各黨及華沙公約國家互換意見，使我們有信心地宣佈，我們一致相信，只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存在着，華沙公約組織就必須繼續在歐洲及世界的社會主義裏扮演重要的防禦角色，成爲避免核子戰爭及加強國際安全的可信賴的力量。

蘇聯蓄意並不斷地鞏固相互間的聯繫，並發展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而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我們對此事的姿態一直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也是我們一直奮力維持的。

我們贊成與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家擴大的合作。蘇聯共黨及蘇聯政府不變地支持所有國家自決的權力，他們的自決應完全依據其本身之選擇及使現在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未來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試圖否認國家的政制是無望，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我們不變地宣稱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正常與平等的關係。所有矛盾的爭論及衝突情況應該經由政治途徑解決，這是我們堅守的信念。

政治局相信緩和期的國際文件，包括赫爾辛基法案，一點都未喪失其重要性。如果國家能由平等安全的原則領導，由世界的真實領導，如果他們不尋求任何的利益，而是彼此能接受的決定及協議，它們必然證明了國際關係的建立途徑。在歐洲安全及合作會議的第十週年紀念之日，如果簽署最後法案的代表國家能有此意願來克服危險的緊張力，並推展和平合作，那麼國際生命的建設性基礎將在赫爾辛基再度表明。

蘇聯正追求豐碩而涵蓋整體的經濟、科學及技術合作，此合作的基礎原則是互利，並排除一切歧視；我們已準備好擴展及發展貿易關係、雙方的研究、機械、技術、建設實業，及原料資源開發的新形式經濟關係。

當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分析我們國外經濟關係的情況，更進一步的看待這些關係以列入我們對未來之考慮。不管國際局勢如何，在這方面仍是有許多大好機會的。對於互利的經濟關係及國外貿易的追求必須大幅度擴大，並為將來着想。

我們贊成廣泛、多樣性及互利的合作，與西歐國家、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合作。

大家都知道，爲了共同的利益，爲了沒有違反合法的權力的意圖，也爲了雙方的利益，我們已準備好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我們兩國之間沒有所謂的命運性的衝突。如果我們對蘇、美關係在歷史上的有利及不利的經驗，此歷史是——最近及非最近的——那麼我們應該說，最合理的該做的事情是尋求關係的改善及爲雙方搭建合作的橋樑。

無論如何，日內瓦會談的第一步驟現已完成，它讓我們感到華府所追尋的是不與蘇聯相謀的政策。此可由美國始終拒絕討論禁止外太空武器競賽，及限制和減少核子武器之中看出來。因此它在三方面違反了一月份的和議：遏止太空的武器競爭、減少戰略的核子武器、減少在歐洲的中型核子武器。

於是產生了下列問題：這樣的態度究竟作何解釋？這解釋是美國的某些人仍然想要達成統治

世界的野心，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我們一向認為美國這些計畫沒有太多的成功機會。事實上，蘇聯、它的朋友及聯盟，以及所有站在和平及和平合作陣線的國家，皆不承認任何國家或國家團體對其他國家有優先權，及控制其他國家意願的任何野心。

蘇聯從未為自己設立過如此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美國現今的作法是對的。因為這樣才能有達到和議的機會。而對此達成，我方是早已有了準備的。

此意願的證明是蘇聯建議在雙方和談中，暫緩發展太空武器及凍結戰略性核子兵工廠。蘇聯必將繼續如此做，而且它已宣佈暫緩實施在歐洲建立武力及中程飛彈的發展。全世界都尊重此一決定，認為那是為和談成功的一個重要而又建設性的決定所跨出的第一步。

我們目前的措施並非是朝此方向的唯一步驟而已。在一九八二年，蘇聯單方訴求不願成為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一九八三年它又單方地公佈第一個實行暫緩外太空反衛星武器的發展。美國政府對這些舉動卻沒有一點善意的反應。相反地，華盛頓方面卻試着阻礙蘇俄的活動，此活動指的是減少戰爭的危險並達成和諧。它製造虛假的光芒，並在這些活動中造成不信任。換句話說，它以含糊態度做了一切避免做正面答覆及反應的事情。

人們對於美國對我們的建議採取一貫的否認態度，並不令人驚奇。這是美國不願為合理解決做任何努力的明證。我要說一件事情：武器競爭和限武和談是矛盾的——對於任何不依賴偽善，

不肯受輿論欺騙的人都可明白看出。蘇聯將不會支持如此的一個方針，所以，那些正從事政治遊戲，而對政策不認真的人們都可感到這一點。我們不希望重複會議的任何悲傷經驗。

在自己的份內，蘇聯將堅忍不拔地爲日內瓦談判而努力，以達成實際而共同接受的和解，因爲這樣可使得終止武力競爭及限武的進行變爲可能。今日局勢前所未有，我們需要政策的意志以達成地球上的和平，也爲了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

*

*

同志們！這些就是我們的工作和在我們內政及外交上最主要的目標。我們當然將會在決定吾黨會前工作性質的全體大會中詳細地討論它們。

我們必須舉行全體大會，以實施列寧曾經說過的話：

「與昨日比較起來，我們更爲清楚、明晰、徹底知道我們今日的重任；我們不怕公開指出錯誤以改正它們。我們現在必須致力黨務以改變其組織、豐富其品質及工作的內涵、與大眾創造更親密的接觸、成功地研究出更正確、精實的戰術和策略。」

黨及蘇聯人民希望我們有更明確、更周慮、更負責任的決策，我們可自信的說，這一切決定都會有共產黨及全體人民的支持。此項支持將在其社會認知、活動及工作中表現出來。



在華沙招待會的演講



請允許我代表蘇聯代表團，以及所有參加此次會議的人向波蘭聯合工黨和波蘭政府對各國領袖們的招待致以最高及最誠摯的感激。我們也要對華沙的市民們——這英雄化而又美麗的城市，以及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工作的人們，表達最高的敬意，並祝各位建立社會主義成功。

今日在此舉行這歷史性的紀念日，這偉大的城市——華沙，也是本聯盟的名字所在。三十年前所簽訂的友誼、合作及共同協助之條約延長了。延長，如賈魯茲爾斯基同志所說的，以其對此聯盟和所有參與國的必要信心，以及增強人類和平和安全的信心而延長。

瓦笛摩·伊里克·列寧曾強調革命必須能自我保衛。在華沙公約中，我們各國、各民族找到了保有我們革命成果的力量。華沙公約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呢？它給了我們和平及建設性勞力，保衛了非暴力的前線。以至社會主義的頭號敵人及統治世界野心者的道路被阻擋了。

在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到其他能和我們這聯盟一般能有如此充份的平等及對政治國家如同志般的相扶持的其他聯盟。這個聯盟每個人都對條約有真正認識。這是一個不威脅任何人的聯盟，而只是全力地致力於保衛和平。我們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建立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上——尤其是核子時代中，這是唯一可資信賴的基本。

我們國家的主要目標和動機在於加強歐洲的和平氣氛，這一切皆與華沙公約緊緊聯繫。今日的會議更進一步地加強了此永不終止的集體尋求消滅戰爭威脅及擴大國際合作的信念和預備。我們贊成減輕兩者軍事及戰略聯盟之間的衝突，此二者聯盟並應為全世界人類的福祉着想。

並不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造成了戰後歐洲國家的分裂。這完全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造成的，我們的聯盟在其六年之後才成立。從成立至今，我們已不僅一次地表達了只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意互惠，我們願意解散華沙公約。此原則性的態度至今仍被堅守着。但很遺憾地，另一邊卻不曾，也沒有過如此的意願。相反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在我們眼前做出更進一步的野心表示，尤其是核子及傳統武器的加速建立這方面。這迫使我們現階段必須考慮更加強華沙公約組織的力量。

「星戰」武器的發展才剛開始。但它已使現代局勢的更形緊張及整個國際關係系統不穩定，使將來的政治及軍事衝突比現在更劇烈。上述這些引起非議的計畫及意圖，其結果不應被參與此計畫的人忘記。

我們的目的和他們在基本上就是不同的：我們不會將太空變成軍事危機的發源地，不會發展太空攻擊性武器，也不會摧毀現在的反衛星系統。同時，我們建議建立一個積極減少核子武器的協議，及為完全實行普遍性消滅核子武器的工作組織。

這樣一個簡單而自然的凍結核子武器的計畫本身，即已暗示了其步驟性。聽說，我們接受此計畫即表示鞏固蘇聯軍事的優先權。但其實並沒有所謂優先權。我們也一再地以數字證明此點，而且華盛頓方面也一直未能駁斥我們。第二，誰說我們要停止凍結的？相反的，我們堅持凍結必須在核子武器的大量減少之後才施行。

我們已建議雙方先減少四分之一的戰略性攻擊武器。但我們對更大的減量並無反對之意。如果不在太空中展開武器競爭，如果太空能繼續保持和平，而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蘇聯及其他華沙公約國家既不尋求地球上的優先權，也不尋求太空中的優先權。我們的目的不是比賽誰能建立更高的核子藩籬，但我們也不允許軍事及戰略的平等被侵犯。這是華沙公約國家的一般原則。如果「星戰」的準備還在繼續着，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建立反武力，當然，也加強並改進防禦性的核子武器。

蘇、美在核子及太空武器這方面的第一回合和談，也就是剛結束的和談，顯示出他們對於履行和談困難重重。很明顯的，和談的成功只有建立在平等及安全的原則上，以及能順利尋得和談的最終極目標的協議及討論問題的解決方法之上。

如已宣佈的一般，蘇聯已單方面地禁止中程飛彈的發展，及在歐洲的反武力的建設。此暫緩期自四月七日起生效。我們的步驟博得了世界大眾、美國的嚴肅人士及西歐政治家們的喝采。我們有權期待華盛頓方面及其他北約組織國家能更嚴肅而思慮週到地評估我們的作爲，及支持對美國在西歐發展飛彈的限制。畢竟，此地區的互惠關係將可幫助推展日內瓦和談，使其更快速進入實際的解決之道，並使其能在解決更加複雜的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

華沙公約勢力的存在已幾乎有三分之一個世紀了，在這段時間裏，它一直建設性地提出意見，這些意見諸如：鬆緩緊張、武器限制，以及推展整個歐洲的合作。如今它在國際政策上的重要性

與日俱增，它對全世界的氣氛已有正面的影響。這是一項集體努力的成果，也是每一個友好國家的貢獻。

同志們！紀念法西斯主義勝利的四十週年，讓我們再一次回憶起這些勝利者的誓言，在他們的墳墓前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前：必須不再戰爭了！我們記得這個；我們記得戰爭的教訓。其中的一個教訓是反希特勒聯盟的大團結。今日，我們呼籲所有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摒除異見而成爲反對對全體人類造成新威脅的夥伴，這新威脅就是：核子毀滅的危險。

在延長華沙公約方面，我們再度表明我們的信心：戰爭可以而且也必須要經由共同努力而遏止。這是我們這些國家的心願。吾黨的政策及政府的政策，以及整個社會主義聯盟的防禦活動皆指向此目標。

爲吾黨及國家的進一步合作，爲鞏固其團結及在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原則下共存，讓我們一齊努力！

願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聯盟——華沙公約——日益茁壯！

敬祝波蘭人民社會主義共和國、賈魯茲爾斯基同志健康和波蘭領導階層，以及所有與會人士身體健康！

敬祝地球永遠和平！

給法國退役軍人協會的一封信



我極為重視你們的來信，它所瀰漫的是對於蘇、美目前在日內瓦談判成功的興趣，在該談判中，最重要的是和平的命運及整個人類的前途。

退役軍人們比任何人得清楚戰爭代表什麼？以及爲防止戰爭爆發代表的是什麼？尤其是足以將地球在瞬間化爲灰燼的核子戰爭。

我向你保證：蘇聯到日內瓦帶着的是建設性談話的意圖，此談話的目標是防止外太空的軍事化及劇烈減少戰略性核子武器和中程武器。由於同時將武器減量及建立武器作爲協調之目標，是毫無目的的，我們建議蘇聯及美國，爲了和談的持久，應該暫緩發展（包括研究）、試驗及展開太空武器的製造，而凍結其戰略性防禦武器。同時，美國在歐洲的中程飛彈也應該中止，蘇聯的反防武力也一樣。

爲有效的尋求和議，正如你所知的，我們自今年四月七日起，開始實施單方的暫緩，暫緩展開我們的中程飛彈，並限制在西歐所設的對美國武力的反防禦戰備。這也就是說，我們以實際行動來表明我們對和談的渴望，而我們的行動也得到世人積極的回響。

這是我們堅定而有原則的政策。蘇聯正誠摯地爲限武裁軍而奮鬥。一九八二年，我國宣佈將不成爲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和激起核子爆發的國家。一九八三年，蘇聯單方宣佈暫緩反衛星武器在太空展開的活動；只要其他國家暫緩，我國必也暫緩。此兩項意願至今仍生效。我們也建議蘇聯和美國至少各自減少四分之一戰略性防禦武器，但美國政府對此卻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回答。

不幸得很，即使是現在，由日內瓦談判第一階段看來，美國代表對和解的達成並未表示任何希望。還有一點很明顯的是：美國正施行一種魯莽的武器競爭，並欲將此競爭延伸至太空。

日內瓦的成功須靠政治的誠意，此誠意應來自雙方，如此才可達成和解；並以嚴格的平等及安全為原則。不管世上複雜而緊張的局勢，及日內瓦談判的困難度有多高，我們依然理智地保持樂觀。

我們希望我們的夥伴將注意到那些希求和平及終止武器競爭的心聲。我們也希望一般人的意識、政策的現實主義，以及對未來和平的責任皆能獲勝。而我們對各國保護生命權利的能力也有信心。

蘇聯人民現正盛大地慶祝大勝利的四十週年紀念日，他們給與反希特勒聯盟的貢獻適當的榮譽。我們記得法國英勇的愛國者——兵士及抵抗者，這些戰士們對我國的普遍勝利有着卓越的貢獻。

我們堅定地相信，今日世上再也沒有比阻止核子毀滅的威脅更重要的工作。著手於此工作的成員愈是積極、果決，則成功的機會愈大。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簽字）

蘇聯人民的不朽功績



同志們！讓我們的心回到一九四五年勝利的春天，我們自然要問：是否那些犧牲性命，以使我、我們的孩子及子孫們皆能生活於和平及幸福中的百萬人民的希望已經實現了？

是的，它們是的！但還是有許多的希望仍在保衛我們的星球，人類的大家庭，為我們這些現在活着的人，及我們的後代，為人類的生活永遠消除戰爭。

以任何標準來講，四十年並不算短。時光流逝，那些勝利後出生的人現已長成大人，他們的孩子也已長大了。今日大多數的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無親身經驗。但是戰爭卻留下了許多遺產，它的結果及教訓仍繼續影響着世界的發展及人類意識的整個方針和本質。

二次世界大戰早在一次大戰的歐洲戰場及海洋擴充戰爭之前就出現了。其不祥的陰影在某些政治家失敗，而其他的人卻又不欲避免納粹黨得勢之時，即已籠罩全人類。今日，我們比先人更知道誰如何幫助納粹組織私黨以自我武裝，並為野心建立潛力及軍事領先的預備。

獨裁者擴充德國法西斯黨的意圖已指向東方，這是政治上最不負責任的行為。慕尼黑協定將會在那些以支持希特勒攻打蘇聯的人名為封面的羞恥之書上永遠消失。但人們必須得了政治健忘症才能忘懷這一切。

現在，已無必要去回憶那些中產階級的政客及政治家的名字，因為他們在一九三〇年代犯了嚴重的錯誤，並且以自己的私利為出發點。歷史不會改變這項判決的——「慕尼黑政策」，西方的政權及其姑息納粹的野心，為所有歐洲的民族導致了莫大的悲劇。此政策由那些罔顧納粹無盡

的要求、拒絕聯合阻止納粹投機主義者的人們所導致的，這是一項罪惡。時間絕改不去他們所應負的責任，只要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敵意未曾蒙蔽當時西方領導者的眼睛的話，此次大災難原可避免的。

不幸得很，歷史一再重演。而今日，更甚以往地，我們更必須對那些欲將我們的世界推向地獄的陰謀提高警覺，而這一次的地獄，是個核子地獄。我們應該對今日人類的威脅發源自何處有一清晰概念。蘇聯對此如戰前一般地有力陳述，警告着那些可怕的危險。另一個強調此點的理由是「蘇聯軍事威脅」的惡意神話，它被納粹主義喧嚷着，而今仍在流傳中。

世人不理會竄改歷史者改寫歷史的處心積慮，他們知道蘇聯是第一個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發出警告的國家。當它還未完全成形的時候，共產黨即提出清晰果斷的計畫以對抗「棕疫」。最後卻不是最少，蘇聯為遏阻野心者的節節迫近而又提出一連串的建议。在那個時候，那一切也以「共產黨的宣傳」而消失得無影無踪。

整個西歐幾乎都被佔領了，巴黎的轟炸，倫敦的轟炸，珍珠港的襲擊，粉碎了那些犬儒學派的計算及空想的希望。就在蘇聯軍隊贏得許多漂亮的勝利，這些勝利使得蘇聯加入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合作協議終於成形。

法西斯威脅的擴大使得西方政治家以更真實的眼光看這世界。反希特勒聯盟的歷史顯示出擁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也可為抵抗共同敵人而結合在一起，找出共同的解決方法，為共同的因

素而有效的工作，但這一事實是不容爭辯的。

蘇聯人民記得聯盟曾經給與本國的一切物質幫助。雖然，這幫助不似西方所慣常要求的一般大，但我們依然感激，並且認為那就是合作的象徵。雖然遲了些，但歐洲第二前線的開放卻是共同奮鬥的主要貢獻。

反希特勒聯盟國家間的合作，以及擊敗法西斯主義之後，新世界局勢的真實評估皆在戰後反映出來，反映在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聯合會議的決定中。這些決定，和聯合國憲章，以及當時的國際和約皆充滿合作的精神。這些確保了戰後和解的尋求——包括地區問題，以及達成那等待已久的和平會議等。

在人們有一共同敵人——核子戰爭威脅——的今日，回憶起這些是格外適宜的，我們的最高目標是：除去此威脅。

本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已兩次引發了血腥的世界大戰，為的只是階級目標，加強其地位、發展其私利。他們創造了戰爭的歷史。無怪乎這兩個戰爭：由帝國主義的投機心而引起的戰爭——傲慢、對自己無罪脫逃的想法，及相信國際法是以侵略者的拳頭寫成的——最後終必止於那些發動者，及每次引發戰爭的一連串制度危機，但它們失敗了。

在保衛國家自由及獨立這方面，蘇聯人民也實行了偉大的國際主義任務，此任務是將世界文明自法西斯主義中救出。法西斯主義的失敗鞏固了野心民主家的地位，此力量乃因許多歐洲及亞

洲地區的新社會制度之勝利而引起。第一個工人及農人的國家出現於德國。在普遍對抗納粹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期間，通常會引起社會大變革的輿論，因而社會主義的理念愈來愈成形。此時共產黨在許多國家取得勢力，並發展成有力的力量。

戰後數年是社會主義制度形成的期間，我們也可見其長足的進步；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出現了。此新的社會制度建立於世界上，並證明了其活力。它喚醒了上百萬人的創造力，並在短期內造成歷史性的成就。今日，社會主義已是一個有力的世界制度，是一個對人類的發展及其未來發揮巨大影響力的制度，也是和平的一個不可征服的因素及人類安全的一個保證者。

此偉大團體的國家成員們擁有無價的經驗，及足以協調政策的有效機能。它在國際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並負有裁軍、鞏固和平共存原則的使命。華沙公約組織政策諮詢委員會，及其聯盟國家的聯合武力在這方面皆占有特別重要之角色。由於世上一直有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華沙公約國家們將做一切必須的工作，如同它們一向為保衛自主的國家以避免任何的侵略一般。這可由其一再贊成簽字者共同認定合約及其條件之中看出。

戰後世界的大變化也經由殖民主義的瓦解而發生，此時無數的獨立國由原來的殖民地及次殖民地演變而來。誠然，其發展並不很平順；有上也有下，有成就也有悲劇。誠然，那些發展中的國家面臨着大難題：有些承襲來自過去，有些由新殖民主義政策而來。

但事實是，殖民主義現幾已完全瓦解，而許多新國家在國際政策上愈形突出。在社會主義國

家熱烈的支持下，它們不斷地努力以建立一個新而且更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不結盟活動在今日的國際關係上變成了重要的因素。

如我們所見的，同志們！勝利後的四十年期間，世界政治地圖正在劇烈的變化中。

帝國主義可指使的範圍顯著地變小了；其戰術和以其意願支使他國的機會也明顯地變少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結構也變化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及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一度擁有強權的英國和法國的衰弱，使美帝得以在各主要事務上：經濟、財政及軍事上，領導他國。美國是真正唯一由戰爭神話般地富足起來的國家，此一事實更證明了美國亟欲成爲世界霸權的野心。

在戰後的頭幾年，帝國主義的反應使得社會及國際——政策的戰爭結果非常令人不悅，於是試圖做歷史的報復以回擊社會主義及其他民主的武力。此戰略在美國暫時以原子彈武器作爲獨斷工具時，曾經指向蘇聯。此獨斷工具被美國人視爲壓迫我們的方法，包括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軍事上及政治上，並威脅全人類。

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說到戰後數十年的成果時，我們不應只談到我們誠心歡迎及支持的。不幸，我們看到許多引起不安的事物。當然，今日世界和一九三〇年代是完全不同了，但西方和蘇聯談判時卻依然帶着威脅的口吻。

西方軍事圈的冷戰無非是欲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爲進步的世界力量及其勝利的民主

成果而壓榨蘇聯人民。誠然，他們的意圖絲毫未減，他們的措辭，諸如「擊倒社會主義」、「大眾關係」、「邊緣人」等皆可見其野心。這種態度腐蝕了國際的信任，並大量減少建設性的國際合作的機會，此合作之輪廓已在反希特勒聯盟中勾勒出來。

美國軍國主義正站在以戰爭威脅人類的最新前線。在國際關係上，美國的好戰政策成爲我們最無力克服的負面因素。美國統治階層的野心設計以其武器競賽的煽動，尤其是核子武器競爭，及將太空軍事化的危險計畫。暴露了亟欲破壞軍事和戰略平衡及國際安全的意圖。一些野蠻的教條及與使用核子武器有關的概念開始成形，上百的軍事基地及機構在世界各地設立。恐怖主義威脅了尼加拉瓜和阿富汗。

美國一直自認爲負有歷史任務，再也沒有什麼能解釋其以「主要利益地帶」的「權利」來干涉他國內政，以任何適合華府的方法來「鼓勵」或「懲罰」主權國家。即使是美國的政策及法律約定也都被違反了。

我們應該說昔日西德的危機在美國身上復活。七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前數日在波昂以自己的方式慶祝四十週年，居然也敢詢問歐洲如何在納粹德國戰敗後復甦。有些人就是健忘於特務凶手——更甚者，還給與他們尊敬——這是對上百萬被射殺、被燒、被瓦斯毒死的人的污辱。

我們瞭解了軍事危險的範圍，也知道我們對這未來世界所負的責任，我們絕不會讓蘇聯及美國、華沙公約組織和北約組織之間的軍事及戰略平衡受到破壞。我們將永遠遵守此項政策，因爲

我們已自歷史中得到很好的教訓。

簡單的說，局勢依然是複雜甚且更加危險，但我們相信必定將有真正的機會來阻止軍事主義的力量。世上沒有戰爭和武器的信念是真正可達成的，這樣的世界亦可在我們此時代設立，今日我們必須積極地爲它奮鬥，此信念已深植於世人心中。

此信念可由和平共存政策的經驗及兩種制度國家間的合作成果證明。而且，有許多例子可資證明。這些例子鼓勵了更多的人對抗國際關係的野心及暴力。如果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和建設共存、平等和互利的合作能成爲管理國際關係的最高世界法則，那麼和平必可持久，此瞭解愈來愈強烈。無疑地，反戰活動將繼續成長，也會更加有效地妨礙投機主義的一切野心和武力。

今日唯一的理性出路是發展所有國家間的有力合作，基於全世界的未來和平，同時也建立、利用、發展那些國際的技巧及情況——那些可使我們本於全體人類利益，而平衡各個民族及國家之間的利益。

我們鼓勵最相異的社會及政治力量推動誠摯的合作，而此合作必須基於和平的誠意。此絕非簡單的工作，也並非一蹴可幾，它需要國際間的高度信任。我們相信，如果蘇、美在核子及太空武器方面的日內瓦談判能有效達成，國際動向將會顯著的改變。

一九七〇年代的經驗在此方面極受推崇。在那時，好的政治、法律、道德及心理基礎，都有助此兩制度國家在新的歷史環境的合作，例如，有關兩方的敏感安全區域等。但如果西方對武力

緩和的成果能表現出負責任的態度，那麼此合作的結果將更大。

我們堅決贊成武力緩和的進行能再出發。但是並不表示只是恢復到一九七〇年代所達成的成果而已。我們的眼光要放得更遠。武力緩和不是政治的主要目標，那是一種避免不了的——卻可說是轉移的——程序，使充滿武器的世界變成可信賴及理解的國際安全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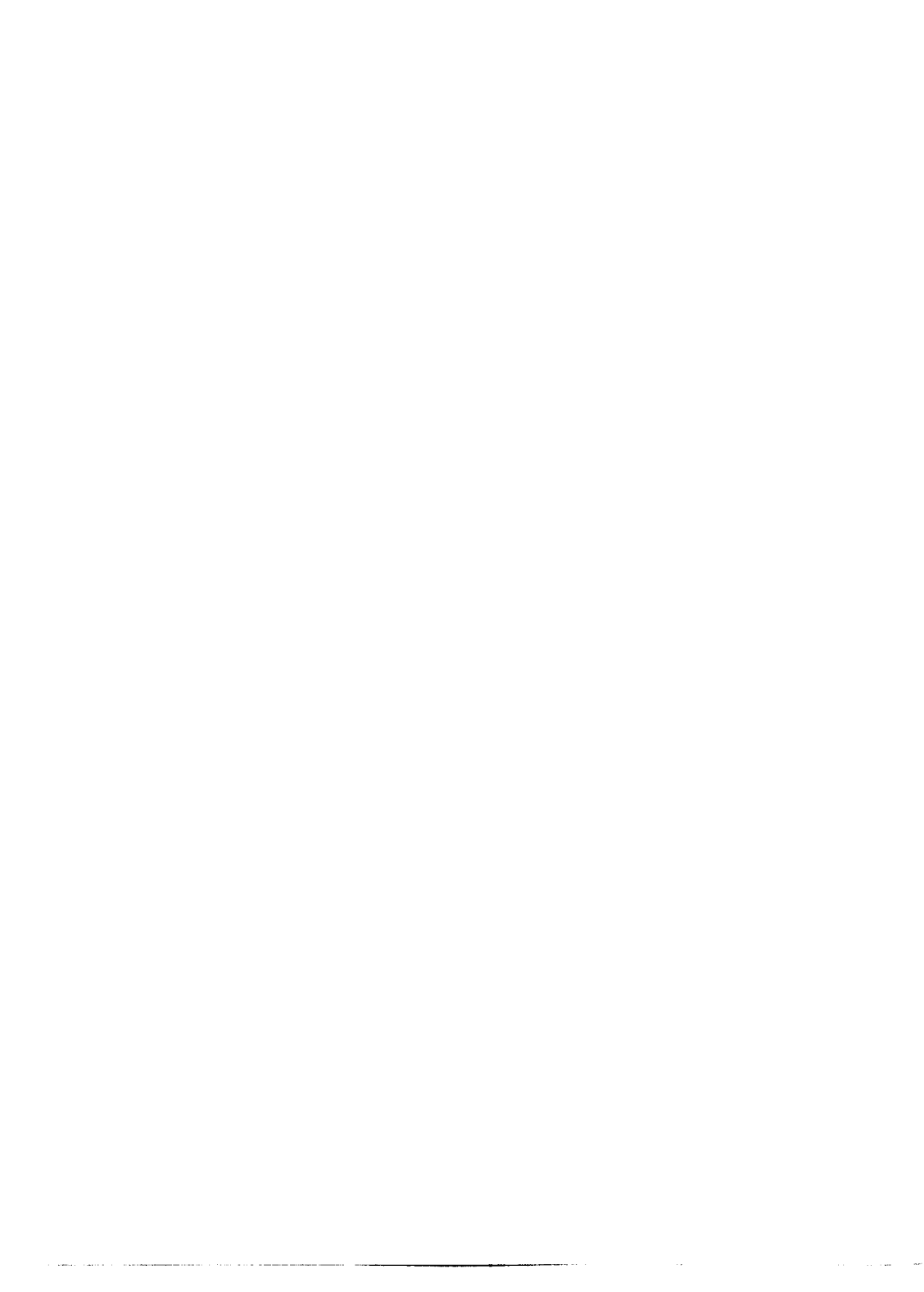
蘇聯已準備尋求一切可避免核子武器戰爭的方法，而且，這必須成爲政府及負責的政治家們的最高責任。

我願再重覆一次，在此全國性的紀念週年會上，蘇聯永遠贊成沒有戰爭、沒有武器的世界。我們一再的宣佈，兩個制度之間的歷史競賽不可以武力途徑決定。

我們對和平共存政策的忠誠是新社會制度力量的明證，也是我們對其歷史潛力的信心。此忠誠與所有國家及民族之間的利益是相合的。它瀰漫着真實的人文主義精神，以及和平與自由的理想，亦鼓舞了蘇聯人民戰後數年來的生活鬥志。

主張人生之神聖權利，及確保永久的和平，這是上百萬世人對那些爲自由及社會進步而犧牲者的責任，也是我們爲了下一代的將來所負的共同責任。

接受印度信任報記者的訪問



問：在您與我們的總理會面的前夕，您對蘇聯、印度在爲和平及裁軍的奮鬥方面的關係，有何展望？

答：首先，我要強調，印度的領導者在此所受的接待是有一份特殊感情的。它反映出蘇聯人民對印度的友善及廣大人民的同情與尊敬。不同世代的蘇聯及印度人民爲我們的友誼在歷史上寫下輝煌的頁章，而我們兩國友誼的發展又歸功於傑瓦哈羅·內魯及印地拉·甘地兩位大力推展。

我們對印度的態度反映出蘇聯的原則及不變的支持——支持其對抗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力助其獨立和社會的恢復。此方針乃由偉大的列寧所遺留的，我們毫不改其內容地遵守它。我們所繼承的是獨特而無價的資產。

印地拉·甘地說，我們不單因政府間的關係，或政治及經濟的合作而相繫，而是因我們兩國熱情的心彼此相結而緊緊相繫。她的描述，正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兩國的標準及整體多重形式的情形。

我願再次藉此機會向印度人民的偉大女兒談談我們輝煌的回憶，她的名字將永留於印度歷史中，也將永留於蘇、印的友誼歷史中。她對於永久和平及國家間友誼的貢獻良多，國際列寧獎的「推展國際和平」獎頒給她，實在是實至名歸。

印度有句話：獲得協調便是捷徑。我們兩民族確切地遵循此法已有數十年之久。這便是我們的關係一直上升的原因。我們兩國的高水準、精悍而理性的天性是根基於和平條約、友誼及合作

上的，這也是我們的滿足泉源。

我們非常感激印度對保持和平及祛除核子威脅的貢獻。你們的不結盟活動，已成爲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印度在加強世界的團結及利益的影響，真是貢獻良多。

蘇、印的友誼不僅是兩國人民的資產。它更是現今緊張情勢的和平與穩定因素，也是兩個不同制度國家只要能以和平理想爲依歸，以互相尊重及平等合作爲原則，便能有效合作的明證。

我們對蘇、印關係的遠景樂觀。上次和總理羅吉夫·甘地的相會，我們再度肯定，我們對增強兩國關係的期望。我確信，即將來臨的有關雙方及國際關係的大規模討論，必將給我們的傳統及國際關係帶來新的一頁，也爲我們的蘇、印人民在亞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之傳統利益帶來新的局面。

自然，我個人極樂意與在我國極受尊敬的印度領袖繼續暢談。

問：四大洲的六國領袖代表的動機，使得一九八四及一九八五年的宣言更具體化，也在蘇聯境內廣受歡迎。您認爲它將如何付諸實行呢？

答：我們對此動機有極高的評價。六國及蘇聯的理想是一致的。宣言的最高目標——消滅核子武器——完全和我們的外交政策相同。

在和美國舉行日內瓦談判之時，我們同意避免太空武器競爭的目標，以及在地球上終止武器競爭，並消滅核子武器直到完全消失爲止的目標。

以六國代表的建議來開始是可能的：停止發展、生產及展開核子武器、凍結核子兵工廠，並開始減產、避免武器競爭發展至太空，總結一個可禁止所有核子試驗的合約。

我們建議停止武器的再建造是第一步驟，蘇聯及美國應開始發展——包括研究——試驗及開展太空武器的暫緩合約，在日內瓦和議期限間，並凍結戰略攻擊軍備，終止美國在歐洲的中程飛彈及我們的反防武力設施的開展。

蘇聯已單方開始暫緩期直到今年十一月止，暫緩發展中程飛彈，並減少在歐洲的其他防禦武力措施。蘇聯信守自己所說的話，嚴格遵守此暫緩約定的條文。我們冀望我們的行動能給華府及其北約組織夥伴們一個認真而深思的評估，並能限制美國在西歐發展飛彈。此事的互惠可使日內瓦談判的地位建於更實際的基礎上。

最後——關於停止核子武器試驗，我們一直催促美國及其他核子武器國家如此做。蘇聯建議各核子武力國家遵守此暫緩期，直到完全有效禁止核武測試的新約出現為止。它可設立於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至——例如廣島原子彈爆炸悲劇的四十週年，或者更早。

蘇聯也準備好馬上重述完全禁止核武測試的合談，此測試乃因美國的錯誤而開始的。現在是蘇、美在限制地下核子武器測試及地下核子爆發——以和平為目的——的最佳時刻，此簽約於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七六年。但它們尚未獲准——這並非蘇聯的錯誤。

當然，世界命運的責任仍在核子武力國家上，主要是蘇聯及美國。但蘇聯對世界的前途絕非

僅在蘇、美關係上。我們深信所有的國家可以，也必須參與對緊急問題的真實解決的尋求及鬆弛國際緊張的努力上。各國人民的呼聲皆是贊成終止武器競爭，並減少武器建設的有效條約上，大家皆反對以協調為繼續武力競爭的掩護的意圖，這是非常重要的。

問：你對亞洲的永久和平的達成及合作的發展有何展望，尤其是印度洋地區？

答：我要強調印度對亞洲和平的貢獻，它是此地區真實和思想的主流。

蘇聯一向是贊成亞洲國家間的和平及安全，以及平等合作的。此對印度洋地區亦然；我們支持將此地區變為和平環帶。

多年來，大家都知道美國一向阻止國際對此爭論的會議召開。它亦同時破壞蘇、美在印度洋限制軍事活動的和談。而且，美國也不斷在該區設立武力的設備。

蘇聯聲明其對重新和談的準備。在一九八二年的蘇、印高峯會中，蘇聯建議——甚至在此會議召開之前——所有使用印度洋的國家皆禁止惡化此地區的情勢。蘇聯此項的建議依然有效。尤其，那些被要求的國家不應在該區設立大型海軍及軍事演練，那些在那裏有軍事基地的非沿海國家不應擴展或使軍備現代化。

最近，印度洋和平帶的焦點是召開一項針對此爭論的國際會議。我願強調我國渴望與其他有興趣的國家完成此法，如此印度洋便可成為那些沿海國家的主要利益地帶，使它成為和平地帶，而非緊張及衝突的地帶。

最後，讓我經由貴報報導，我很高興的祝福印度人民更富足、更和平。我們希望貴國政府及印度人民成功地鞏固國家，並且社會進步。



在答覆 P T I 問題之後，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蘇聯對羅吉夫·甘地首相的拜訪寄以厚望，並相信此訪問必可成爲兩國在發展雙邊關係上的重大事件。因爲這一向由於：每次貴、我兩國元首的會面，總爲兩國留下輝煌的紀錄；我們蘇聯人以熱誠及尊敬紀念印度的傑出領袖——傑瓦哈羅·內魯及印地拉·甘地的拜訪蘇聯。

我們相信羅吉夫·甘地總理的拜訪，也會爲蘇、印兩國的合作及爲永久的和平和更堅強的國際安全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與貢獻。我們兩國之間有極好的私人聯繫，而我們希望它能更加擴大。

蘇聯與印度的友誼深厚及其對印度人民有最深敬意，我相信蘇聯人民深知印度有豐富的文化及對人類進步大有貢獻。

多年來，與印度的友誼一直是我們外交政策的積極傳統。團結、強壯、愛好和平的印度是現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個人來說，我對貴國極感興趣，我希望羅吉夫·甘地總理的拜訪將可使我在此合宜的時機，能對印度及其人民有更近切的瞭解。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回答一些額外的問題。）

在回答他如何成爲黨領導的問題上，密克海爾·戈巴契夫指出此「秘密」只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生活，社會主義制度而使個人得以在其中形成並發展。在農場工人家庭所受的勞動訓練，如上百萬的兒童工人、農人及俄國的智者、好的教育，教導的是如何喜愛自立的國家，我所經歷的社會及政治學校，首先是在可姆索摩，然後是黨——這些皆是我們生活方式的典型因素，這使得此一地區或其他地區的蘇聯市民得以活躍地參與國家的發展，並建立新生活。每一個國家皆有富足能力的人，但我們相信，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創造其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及其能力的社會化之應用。

S·P·K·葛普塔說，有些西方政客注意到蘇聯所追求的政治、表達、理解的活力又機動的方式，使其外交政策計畫的軍事化及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發展，將可能成爲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威脅。

記者們詢問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對此事的意見。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說，此種「理解」應留給西方領袖及官員們深思。我們黨的領導，近年來已成爲難以克服的力量，它確保和平的社會經濟發展。我們試着和專家們商討以對經濟生活的不同領域作更真實的評估，我們也與都市及田園工人們磋商問題。結果是，我們有了計畫的輪廓，它更確保了黨及人民工作目標之達成。我們希望完成二十七屆的蘇聯共黨會議所擬定的一九八六年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及主要指導，我們也確定我們的計畫將由黨及所有蘇聯人民認可。

由於蘇聯正從事於和平發展的主要而深遠的工作，我們自然需要持久的和平，我們也將在能力範圍內盡一切努力保持並鞏固我們星球的和平。我們對於我們在此的利益與社會主義所有人民的利益一致是肯定的，這也是和前進的資本主義，及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是一致的。對和平的渴望也許並不適合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它們寧願保持國際緊張的局勢，並繼續武器競爭以滿足自己的私人利益，但這卻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至於我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政策是合於蘇聯人民及其他國家人民的。



與馬爾克姆·保德瑞吉的談話

五月二十日，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密克海爾·戈巴契夫接見美國商業部長馬爾克姆·保德瑞吉於克里姆林宮。保德瑞吉以美國訪問團的團長身分蒞臨，以討論蘇、美政府間的商業委員會，並與他有一席談話。參加者有蘇聯國貿部長及蘇聯代表團團長的尼克來·帕托里契夫及美國的蘇聯大使亞瑟·哈特曼，及白宮官員傑克·馬特洛克。

馬爾克姆·保德瑞吉交給密克海爾·戈巴契夫一封美國總統隆納·雷根的信，此信表達了對發展美蘇雙方貿易的一般意見。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說蘇、美貿易及經濟關係在不令人滿意的目前，實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對蘇聯加以歧視，及意圖干預蘇聯國內事務，並利用貿易以作為政治壓力手段的結果。

一般來說，如此的貿易及經濟事務的情況，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強調導源於複雜及緊張的政治關係，此項關係在最近幾年來在兩國間迅速擴展。蘇聯不要如此的情況及關係，也不會向此前進。我們堅守與美國關係立基於平等及尊重彼此的合法利益上。衝突的政治，雖是不久以前的錯誤，但在今日尤其危險，因為它關係到許多人（包括美國人民）遭受大災害的威脅。同時，經驗顯示，有效及互利合作的主要先決條件之關鍵存在於蘇美之間。顯然，現在正是解除蘇、美合作凍結狀況的最佳時機，但換句話說，這也是凍結——或更確實的說——是禁止武器競爭及故意升高危機的最佳時機。在此方面，兩國之間的經濟商業關係是一項任務。這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但它僅根植於平等及互利的基礎上，但其中也不能有任何的歧視。而主要的目標是恢復兩國之間互

信的關係。

對於蘇、美關係的其他層面也有所論及。

講 在推崇印度總理羅吉夫·甘地的晚宴中所作的演



敬愛的總理先生，敬愛的甘地夫人，

親愛的印度朋友們，

同志們：

我們很高興在莫斯科歡迎總理先生，及其隨同的代表們，印度是一個蘇聯人民敬愛的國家。蘇聯及印度領袖們的相會總是帶着溫暖與親和，以及高度的信心和互相瞭解。他們對於我們兩國在亞洲的局勢方面，在整個世界上的關係發展有着極佳的努力。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兩國的世代來了又去，但蘇、印的友誼及合作關係仍繼續有利地發展。這是因為我們的關係是建立在平等及互相尊敬，兩國對重大問題的一致或可謂類似的態度的基礎上。

今日，我們與印度在多方面合作，而且合作地沒有壓力、沒有條件。蘇聯也表現在不同時期給與印度爲更堅強的獨立而作的奮鬥之支持，並將繼續表現與此偉大國家的有效團結，尊重這國家堅守其政制、尊嚴及其在發展獨立道路上的權利。

在與印度合作的任何層面上，我們作爲一位朋友，與他們共享我們最好的一切。我們對於蘇、印之間的經濟關係感到十分滿意，它解決了印度發展上的許多大問題——一些具體的歷史階段性的大問題——重工業的建設、能源及動力的發展。我們今日要的合作目標必將無疑地對印度的經濟有大貢獻，並加強其防禦力量。

蘇、印共同試驗太空飛行之成功，其偉大的效果，我可以說是我們兩國科學及技術結合的偉大表現。

我們兩國廣大而多樣的文化交流，反映出兩國人民在彼此的豐富文化及精神親和力方面有着共同的興趣。

但我們今日已達成的成就不該抹煞我們將來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對此進一步的發展，兩國皆抱着極大的希望，而且在今日的談話中已顯示了出來。我們已準備為提高蘇印多方面的合作提昇至更高的水準。

蘇聯及印度的共同獨特態度是對除去戰爭威脅及終止武器競爭的努力。無人可否認我們兩國的友誼及合作，於整個國際關係的制度上扮演的是愈來愈重要、有利的角色。例如，在武力上幫助那些主張和平共存原則的國家，及全世界人類更強壯的和平與安全。這些目標在我們的「和平公約，友誼及合作」中皆有明言。

每個人都為和平及進步奮鬥，沒有人需要戰爭。但卻有一些國家追尋其他目標的武力，他們不願尊重他國的合法利益及今日世界的政治現實性。就是這些武力，追求着軍事優先權的空想，使得世界面臨武器競爭，此不可預計的恐怖正成長為不可控制的新局面。

例如，華府方面試圖以「防禦動機」偽裝「星戰」計畫，將為人類帶來的結果，首先是大量增加核子武器的危險。當然，再來就是大量減少裁軍和談的機會。無數的金錢都被投資到武器競

爭——包括核子武器競爭——的墳場裏。而這些金錢原可用在發展人類和平的利益經費上，尤其是，幫助解決諸如消滅貧窮、饑餓、疾病及文盲等緊急問題方面。

因此，避免太空軍事化的問題影響的是所有國家、民族，及無人可規避的利益。我們認為在糖衣之下所發展的無可挽回的局勢之前，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皆應高聲疾呼以對抗此新危機。

我們世界的一個真相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無數世界競技場國家，它們為克服殖民主義的禍害而努力。他們大都是遵從不結盟政策。不結盟運動的出現，及其成爲現今政策主流的成因是極自然的。此反映出新興獨立國家的人民爲與他國立足點相同的合作而努力，爲其合法權利的認知與他人利益的認知而努力，爲排除國際上的獨裁統治及要求而努力。

簡單地說，新興獨立國家並不想再被認爲是獲利的目標，或使任何地區被利用爲建立軍事基地或強權的地方。而且，這些國家也可以必須被了解。當它們被宣稱爲某人的「主要利益」時，竟沒有人問它們的意見，而它們的利益無疑地未被考慮並被忽略了。

無需贅言，今日的世界各地正處於危險的衝突中。讓我們更深一層地看，不難找出這些衝突的根源，如同規令一般，此根源來自帝國主義武力干預的野心，以不同的姿態干預新興獨立國家的內政，及抑制其影響力。確切地說，這是今日世界緊張情勢的起因，而非多數人所謂的「強權的對手」。

我們認爲，如果每個聯合國的常任安全理事國能遵守其不干預內政的原則，不利用武力強迫

上述三大洲國家的關係，不強拉它們爲軍事集團，這些必將祛除緊張的情勢，並且推動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核子衝突之和平解決方法。蘇聯已準備好遵守這樣的一個義務。這和我們的外交政策原則完全相符。

「武力緩和」的概念來自歐洲。很快的，自當年在赫爾辛基簽訂文件，至今已將近十年，這文件總結了各民族的真實意義。但其所努力建立的成果卻被越洋吹來的冷風吹得無影無踪。但有許多事務卻遺留下來，它們建立鞏固的根基，並給世上的人們帶來觸手可及的利益。

亞洲的和平及安全的問題在今日的某些地區，甚至在歐洲仍尖銳、痛苦。因此，亞洲大陸近年來發動的許多新而重要的建設性動機是可瞭解的。該動機的贊助人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有的是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們，而蘇聯及印度即爲其中之一。

這些建議依然留在國際會議中。因此，將印度洋變爲和平地帶的建議是由聯合國總會支持着的，而不結盟運動則爲最近在新德里所舉行的特別會議。無人能估計亞洲的兩大核子強權——蘇聯及中共——是多麼地不希望成爲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的國家。

現在問題出現了：讓我們想想這些行動及歐洲的某些經驗，難道亞洲不能理智地達成其解決安全問題而共同合作嗎？當然，這問題是很複雜的。但赫爾辛基的道路亦非滑順平整。有許多可行的方法：雙方的和談及多方的諮商，舉行一項全亞洲的法庭以交換意見，並共同研究解決的辦法。

有件事是不容爭辯的：亞洲民族對確保和平及合作之興趣絕不比其他大陸的民族少，而且他們也的確能爲此目標做許多的事情。

我們認爲印度這個在亞洲全世界皆享有威信及地位的國家，必能在此工作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們非常感激印度對加強和平及國際安全，以及增強不結盟運動的貢獻。

偉大的印度領袖傑瓦哈羅·內魯及印地拉·甘地的英名將永留在各民族的記憶中，與印度及所有大陸國家解放奮鬥的歷史永遠結合。他們開創了印度今日所追尋的政策方針。事實上，印度在其內政的發展及國際地位的加強方面已有相當的成就。他們爲今日世界的發展貢獻良多。

對印地拉·甘地在保護並增強和平的奮鬥方面之傑出貢獻，其中明證之一，卽爲在其過世後所獲頒的國際列寧獎「國際發展及和平獎」。

蘇聯人民將永遠感激地記住傑瓦哈羅·內魯及印地拉·甘地，因他們乃是貴我兩國之間的合作及友誼之堅強支持者，而我們也非常感激總理先生您所懷抱的開明意念。

我向各位保證，蘇聯政府希望積極的爲蘇聯、印度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及加深友誼而努力。愛好和平而獨立的印度，將永遠得到蘇聯的瞭解及支持。

容我向您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情及祝福。我祝福印度共和國的總理甘地先生，及所有印度朋友們身體健康！

祝福印度的偉大人民們成功及富足！
希望我們兩國的友誼及合作日益茁壯！
願地球上永久的和平！

在克里姆林宮爲威利·布蘭德特所舉行的午宴



敬愛的主席先生，

敬愛的來賓，同志們：

讓我誠摯地向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及國際社會主義的總裁威利·布蘭德特先生問候。

我們剛舉行了一次詳盡的會談，我想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談話是建設性而有用的，它有助於我們對彼此地位之了解。

我國有一句簡單又智慧的諺語：「種什麼，你就收什麼。」您，布蘭德特先生在最近為德國及德國聯邦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撒下了良好的種子，也在歐洲的合作上播種了良好的種子。一九七〇年八月歷史性的莫斯科條約的簽署，我們已和您的名字緊緊相連。此條約促成了嶄新、建設而真正的兩國及人民之良好關係。同時，在歐洲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它也為生產合作鋪設了一條路，誠如他人所說的：西方及東方。

很可惜的，近些年的主要成就——緩和期——我們雖認為它可繼續為我們大陸的人民生長出堅強的果實；然而，卻受到保守及反動的武力反擊。此話乃許多西方政治家的非法政治詞彙。

討論今日的國際局勢之時，我們皆同意其存在着令所有關心世界和平，並珍愛進化理想的人們所堪憂的問題。

事實上，在這些年的衝突中，戰爭的威脅變得愈來愈尖銳。世界已到達非常之危險點。武器競爭一再地被施行，如今已至不可預估的比率了。更甚者，那些發動武器競爭的國家，如今更將

觸角伸向太空。

世上沒有人不擔憂美國的外太空軍事化之計畫。此憂慮深植人心，讓我們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來看這些事件：此類計畫的施行必將阻礙限武裁軍談判。甚者，它將可怕地增加真正的全球毀滅性的軍事衝突威脅。任何一位不偏差地分析局勢並誠摯地希望保衛和平的人，皆會反對「星戰」。

當然，太空將永遠吸引着人類。太空探測如我們在實際中所學得的，對地球上的生命之發展與進步貢獻良多。如果國家能共同努力以形成並組織合作關係，情況一定會轉好，而不是一味地將太空變為死亡及毀滅的根源。且讓它成為和平的目的，以及為所有人類所需求的和平而受探測吧！蘇聯必定支持這樣的合作的。

我們對和平有一堅定的政治意志，對避免戰爭和減少軍備而達成完全禁止，並消滅核子武器亦有堅強之意願。這是一個為緩和、為建設正常關係及與所有國家共同合作的意願，不論其國家是否為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如您所深知的，我們將此意願轉化為建設的行動及明晰的建議，這些是不容誤解的。我們就是以此種精神在日內瓦、斯得哥爾摩及維也納舉行談判的。

我願表示出我的滿意，主席先生，貴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解決戰爭及和平的問題上，扮演着傑出的角色。此可由貴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文件及政見中得到明證，您們對「星戰」的反對，及對終止武器競爭、減少軍備——尤其是核子武器的贊成，皆包容於東方及西方的條約之中，共

同不使用武力、停止干預他國的內政和終止武器衝突，以及世上不同地區野心投機等。這些意見，貴黨及您已經由您們自立的方法達成，所憑藉的是您們的政治信心，這和我們對世界的理想及努力使其更好的政策是一致的。

最近，我們正慶祝擊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四十週年紀念日。此週年慶再度提醒我們解決的重要性——不能再遲延了——不能再遲延解決今日我們的大陸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使得此工作更爲緊要的是世上有些武力，包括西德，它們並未由過去的戰爭中得到教訓。它們公開地、無恥地欲將歐洲變爲「侵略基地」。

我們極爲感激貴黨的態度，您們支持避免任何新武器在德國土地上爆發。如您們所知，蘇聯也正爲真正地加強歐洲和平而努力。

我們相信達成此目標的可信賴方法是完全地禁止我們大陸的核子武器，中程、戰略和化學武器。我們已準備好以此方法解決問題。

大幅度的進化可一步一步地達成。此進化的許多方法已有人提議。例如：我所想的是建設歐洲各地區爲無核子地帶，以及瑞典總理巴穆先生的建議，他建議歐洲成爲沒有核子武器的戰場。蘇聯已聲稱對創立此類地區的支持，我們未曾改變初衷。我們仍分擔貴黨於歐洲建設無化學武器的理想。

布蘭德特先生，我們非常了解，也注意到您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間關係的問題之關

心。人類的良心是無法忍受上百萬的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人民死於饑餓和疾病，或過着文盲及貧窮的生活。新興自由國家的正常發展，他們所承襲的反抗退步之特質，此與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真正平等關係，是極重要的前提，此前提乃針對國際全面關係之正常化而言。

建立平等經濟關係而無絲毫的歧視，及建立新的經濟秩序，包括發展中國家的負債問題，而討論這些問題的最佳時機似乎來臨了，它們應大幅度地被國際間討論。所以，我們支持這類的討論。世界團結有絕佳的理由展現在對國家及民族之經濟安全的關心。

很明顯地，布蘭德特先生，我們在許多現代問題上的觀點是接近的，甚至是一致的。我想，我們一致的觀點及建議是由於我們知道人類所面臨的危險的嚴重性，也由於我們的黨皆意識到那些需要持久的和平，及強烈反對核子戰爭威脅的政治災害的人們心情。

當然，我們曾有，而且也將繼續有意識形態的差異。但它不應干擾到在我們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今日所面對的最重要而尖銳的問題上的合作。

容我表達對成功地發展我們兩黨間建設性合作之願望，在蘇聯共黨及國際社會主義之間，藉保衛和平及人類安全之名而合作。

祝福您們，布蘭德特先生，您的夫人，及隨同的著名社會民主黨人士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爲義大利總理貝帝諾·克雷克西所舉行的晚宴之
演講



敬愛的總理先生，

敬愛的克雷克西夫人，

敬愛的義大利來賓們，

同志們：

我們很歡迎您們來到莫斯科，敬愛的克雷克西先生，最主要的是因為這是您們第一次以義大利政府領袖的身分來拜訪我國。您拜訪蘇聯是雙方給與蘇、義之政治連繫更多動力的明白表示。我們非常重視我們兩國之間已建立的互利關係，及其他方面的有效發展。

義大利政治家曾不只一次地在西歐表現出其高瞻遠矚和平衡的良好意見，及增進東、西關係之實際行動。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忘懷此重大、勇敢而又進取的貿易與經濟行動，這些行動可由窩瓦河流域的托格利亞提的大型工廠之設立而看出。

我們雙方都未對蘇聯及義大利之間的差異事實故作不視，類如確實而又主要的國家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雙方皆對建設性的和談及共同研究如何鬆弛今日的緊張局勢有共同的期望。

確實有必要做這樣的行動。世界正處於艱困的時代。人類對國際關係之正面變化的希望，在一九七〇年代期間曾由許多國家發動努力，但此希望並未被達成，未成功的原因，我們已不只一次地指出。因為它被衝突所取代，此心理刺激了武器競爭，而其競爭情形正如今日。某些國家意圖以破壞存在着的軍事戰略平衡來建造武器，助長外交政策之野心方法和手段成爲危險的根基。

此惡劣循環——衝突——武器競爭——衝突，可以也必須被消滅。人類的文明就是毫無選擇的餘地。

義大利——當然，不只義大利——可以確信蘇聯的政策。我們的人民已為生活於和平及自由的權力付出極大的代價，他們仍繼續專致於和平建設、加速科技發展、提高物質及文化水準而作各種努力。

我如此說，為的是強調蘇聯對和平的渴望是由我們社會制度的本來天性所決定的，也是由我們對世界的瞻望及我們的道德所決定的。我們回想一九七〇年代的調適經驗，因為當其時，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及心理基礎皆導向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不同的軍事——政策聯盟間的和平合作。我們希望恢復此精神、此氣氛及緩和的本質，因為我們希望進一步朝向國際法、秩序及安全的可依賴制度前進。我們需要大大的躍進。

在蘇、美的日內瓦和談裏，第二回合將在明天開始，蘇聯已準備好以有效的方式尋求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法。可惜的是，至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在我們的和談夥伴那兒感覺到足夠的誠意。許多情況顯示出美國將在新階段的計畫中進一步發展軍備，諸如太空武器等。其代價就是推翻日內瓦談判的任何遠景，並摧毀終止武器競爭的所有前途。

我們蘇聯卻遵循不同的邏輯。外太空是人類的共同資產，它必不能成爲軍事敵對的背景。若外太空不被軍事化，那麼，我們就可能達成減少戰略核子武器及歐洲的中程核子系統。

自然，在貴我雙方的意見交換上，我們特別重視歐洲的基本問題。我願更確切地強調，我們已準備好爲此事件作一次長途旅行。而我們所作的建議卻依然存在著。

如果將這些建議付諸實際行動，我們將會有最低限度——零限度——在歐洲增加中程飛彈的蘇、美行動上。我們將不會再增加我們留在歐洲地區的中程飛彈，而使其超過法國及英國的飛彈或彈頭數目。我們已準備好除去飛彈，並使之不再在任何地區發展。

容我也指出，蘇聯早就陳明，如果在歐洲的限制核子軍備協議能夠達成並付諸實行，如果亞洲沒有任何戰略局勢的重大變化的話。那麼，在蘇聯東部所開展的SS廿飛彈也會停止，今日我們又再次重覆此建議。

至於歐洲，我們一再陳述：蘇聯最需要的就是完全除去本大陸的中程及戰略核子武器——也就是意圖以攻擊歐洲爲目標的武器。蘇聯早已準備好，但北約組織國家卻寧願假裝他們並未聽到這些提議。

邏輯告訴我們對抗武器競爭的方法，就是先停止它。爲使武器減量效益卓著，在蘇、美的日內瓦協談期間，蘇聯曾建議凍結太空攻擊武器及戰略防禦軍備與中程核子系統的發展。爲了有一個好的開始，直到十一月，我們都將單方地限制了我們在歐洲的中程系統。我們仍在等待對方對此行動的反應，因爲此行動絕對能抑制歐洲的核子衝突。

總而言之，我願強調蘇聯的清晰、具體而高瞻遠矚的施行建議，絕對可以使得歐洲及世界的

局勢迅速好轉。我們確信義大利與其他國家，可以爲此種發展貢獻良多。

讓我繼續加強歐洲安全這方面的話題，我們要說，似乎我們與義大利在達成斯得哥爾摩會議方面有必然的相同點。我們支持早日開始實質的和談，並且支持會議的文件之形成。很明顯地，我們需要更清楚的尋求一種和諧的合作政策，以及在軍事方面建立可被共同接受而堅實的信心量度。

我們認爲赫爾辛基最後法案簽訂的十週年紀念——將於本年八月一日舉行——應重視武力緩和的恢復及擴張。此文件之歷史重要性，乃由於其緩和武力之精神，應該由所有參與國恢復並共同行動。當然，所有欲腐蝕歐洲地區的政策及意圖，皆須受到斷然的拒絕。忽視歐洲大陸四十年和平的戰後計畫，是不容原諒的。

我將再談談歐洲的另一面貌。歐洲是一個擁有極多面組織的大陸。每個組織皆累積有豐富的經驗，並且在世界經濟及國際政治上扮演特殊的角色。我主要指的是東歐經濟互援委員會及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同市場）。我認爲，現在正是建立其經濟事務上的互利關係之時。目前，歐洲經濟共同體扮演的是「政策體」的角色，我們已準備好要與其尋求解決國際問題之共同語言。

總理先生——

很自然地在我們今日的談話過程裏，在同顧整個國際局勢後，我們不得不觸及世界的緊張情勢之尖銳話題，不論是地中海的，或中美洲的。而我認爲蘇聯及義大利對此有相同的尋求。這些

危險的緊張局勢應用政治手段解決。我們主張不斷努力以使各國的態度更爲接近，在談判桌上，更能積極地尋求解決地區問題的方法，並保護國家及民族的治權，揭露干預內政的壓力。

蘇聯及義大利的關係有實體的法律根據。在過去數十年來，雙方皆履行合作的技巧及義務，如一九七二年的會議草約，及無數的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交流等雙方文件。也許我們更能善加利用這些工具以更有效的使雙方得利，使全人類得到和平與安全。我們已經準備好做如此的努力。在本演講裏，我們要再強調我們很歡迎您訪問蘇聯，也對我們剛剛所作的意見溝通感到滿意。

我確信，只要我們能以長期的蘇、義人民互重之感情爲基礎，我們仍然可由我們相互爲蘇、義關係的更進一步發展，貢獻更多有益之工作。

容我祝福您，總理先生和您尊敬的夫人，外交部長安德歐提先生，以及所有義大利來賓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爲葛斯塔夫·哈沙克所舉行的晚宴之演講



親愛的哈沙克同志，

親愛的捷克友人，

同志們：

友邦捷克之領袖對我國所作的官方訪問已近尾聲。讓我們簡單的爲此拜訪的結果作個說明，我們可以說在發展蘇、捷的合作及加強吾黨和人民的聯盟關係，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們很誠摯而高興與哈沙克同志這一次的會面，他是國際社會主義活動的一位傑出領袖，也是我國一位長期而忠誠的朋友。最近，捷克聯邦會議再次選舉他爲共和國的總統。我要再一次誠摯地恭喜您，親愛的哈沙克同志，並祝您的黨和國家工作成功及身體健康。

同志們，五月初，我們歡欣地慶祝對法西斯主義大勝利的週年慶，以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國家解放運動成功、貴國由納粹侵略者手中解放的四十週年慶。所有捷克日後的發展皆不斷地與那些歷史事件相關聯。

此事實的明證，卽爲今天在莫斯科所舉行的一九八五年捷克五十年慶。那是貴國所經歷的艱辛路程，那是人類法律之變形紀錄，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及其無邊之潛力的明證。同時，那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由合作及互助，以及其共同努力而共享成果之絕佳例證。

此慶祝會亦使我們得以估量今日的成就，長期經濟、科學及技術由蘇、捷所簽署的這份合作計畫，直到二〇〇〇年的合約，使我們前途更爲光明。它指出我們經濟合作及對我們兩國皆極重

要的主要方向。

蘇、捷之經濟關聯已達相當比率。長期以來，蘇聯即為捷克的貿易主要夥伴，而捷克則為我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我們現在必須更跨進一步。我指的是我們的合作範圍，這合作在技術及其他工業合作上皆具最大效益。

展望前途及其對經濟成長的複雜情況，市場的嚴重挫折，及強悍的競爭等。信心在今日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光明的遠景及信心，才使得友邦們能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統一，及東歐經濟互援會雙方的工作和多方合作基礎上得以獲利。但恩賜並不是表面的，我們必須好好工作以善加利用它。還有許多工作待完成，還有許多問題待共同解決。

最主要的是，共同工作以加速科技成長。今日這是加強社會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及增進整個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當然，也是加強社會主義國家防禦能力的不二法門。

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尋求與東歐經濟互援委員會樂觀而最有效益的技術合作，並建立經濟形式及方法以刺激原料生產、科學研究和設計，以及實驗工作的共同努力。

可瞭解的是，增進尖端科技與發展更具彈性及效率的經濟技術合作這兩項問題是互相緊密相關聯的。所有的友邦皆對解決這二問題感到興趣。在我們今日的會談裏，雙方皆再重覆蘇聯及捷克已決定和其他東歐經濟互援委員會共同努力以解決此二問題。

我們相信，高度的經濟整合代表的是友邦國家在其他方面合作的高成就。不只一次地，列寧

曾指出經濟及政治的互相依賴性。事實不斷證明此言之正確性。現今社會使得擴展國際社會主義「勞工分類」益形重要，並且，加強了追隨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無論在個體及總體上都迫切需要。

我們不能對現實視若無睹。可惜的是，世界局勢依然複雜而危險。美國人第一批的核子飛彈仍繼續在西歐展開。西方野心主義者再一次顯示其野心；雅爾達及波茨坦會議的武力聯盟及戰後發展的結果出現問題，這明顯的是來自海洋另一端的挫折。

野心帝國主義的武力活動於世界各地，破壞了國際法的常規，他們對世界輿論之忽視是可悲的。

蘇聯和捷克，以及其他友邦國家，不斷地主張終止帝國主義升高的緊張情勢，一方面是因為它將導致核子衝突，當然另一方面也為解決目前之緊急問題。

我們在這方面明顯的態度及動機是為大家所知的。我們建議美國在日內瓦會談裏共同遵守避免太空的軍事化，並終止地球上的武器競爭。這對於減少並消滅戰爭威脅是非常重要的。

日內瓦的第二回合和談於昨日展開。和以前相同，蘇聯將為此和談努力以達誠實而公平的決定，依據平等及安全的原則。自然地，我們需要此事件之互惠重要性。

蘇聯一再建議立即暫緩核子及太空武器。這樣的暫緩將遏止地球上的武器競爭，並阻止其向外太空發展核子及太空武器，雙方皆不可發展此類武器，而且必須完全符合平等及安全之原則。

我們所建議之暫緩，只是我們對於可助於加強共同信任，以及大步跨向大量減少核子軍備的第一步。我們建議在實行暫緩這一方面，蘇聯及美國皆需對此和談之特定時限，一個月或兩個月內同意實際的建議，在所有考慮的項目內，包括雙方準備減少的戰略性防禦軍備之標準，當然，此標準必得在禁止太空攻擊武器之範圍內。

我們主張恢復蘇、美在武力緩和及互利的合作上之正常關係。現在，正是美國將其政見化為實際行動的良機。

我願強調，我們與捷克友人對於緊急的國際問題所共有的見解很滿意。華沙公約組織保障了我們國家的安全及生活，工作於和平的情況下達三十年之久。近來，會員們同意擴展此公約之一致意見。我們將繼續履行並加強我們的防禦軍事及政治聯盟。

同志們，蘇聯及捷克共產黨現在正為黨的常會作準備。在會議之前，和以往相同地，此時包括成果的總結、準備的確定，及未來工作的形成。最重要的是，這些工作加強聯盟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加強我們為達成共同目標而奮鬥的團結。

我們可以這麼說，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友誼是最偉大的成就，我們共同的無價資產，我們必須保存並加以補充滋養。

讓我們繼續為加強我們友好的黨之關係，以及擴張蘇聯和捷克人民的同志愛與友誼而盡一切努力。

讓我們繼續果決地爲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奮鬥，此理想是社會主義及和平。

最後，容我代表蘇聯領袖，代表我們整個黨及蘇聯人民說，祝福哈沙克同志——捷克共產黨的領袖，以及所有共產黨及爲友邦捷克工作的人們，在爲其社會主義家園的奮鬥上永遠成功！



對貝特洛夫斯基工廠的演講



蘇聯的人民最瞭解吾黨和政府爲保衛和平及拯救地球於核子災難的無盡努力。在列寧時代，他曾表明其對社會主義國家所主張的原則：「我們答應爲工人及農人們盡力保持和平……我們將如此做。」

至今，多年已過去了，我們的人民歷經艱辛的歲月，歷經血腥的戰爭。我們的國家卻逐年茁壯、強盛。今日，我們已成爲世界強國，我們預備除去所有的野心家。但是，今日我們要對工人及農人們應允更多，以達和平。而且，我們將會這麼做。

我們生活在緊張的時代中。成千萬人民的生及死，全人類的命運皆繫於煽動性的戰爭是否能停止。

在今日的情況下，在我們處理加強國際和平的問題上，我們應該首先鞏固世界競技場中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爲其全面的合作而努力。我們正朝此邁進。我指的是擴展經濟合作及東歐經濟互援會會員國的經濟統一。組織良好的專技和生產合作，及開展科技的積極相互作用，以使我們整個團體和每個會員國在經濟上及防禦能力上強盛起來。此可帶來經濟政治的零壓力，西方現在正以此壓力向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來。

今年四月的華沙公約組織之擴展，對未來的二十年中我們友邦國家聯盟的政治及防禦基礎，是件極重要的事件。此擴展使我們得以更積極的爲和平而共同奮鬥。總言之，同志們，我們應指出，社會主義共產黨國家的關係變得愈來愈接近，愈來愈深，且其政治領導者之間的聯繫變得愈

來愈豐實。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以鼓勵此成果。

我曾和中國大陸談過雙方關係。我認爲時間已證明蘇聯及中國大陸不宜再陌生、不友善及懷疑，而良好關係及合作是可行而受到雙方渴望的。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將積極地爲化解因許多人爲因素而上升的蘇、中之不友善關係而努力，我們相信，此難題必可完全化解。

今日，世界局勢的重要角色是那些在世界競技場上由殖民或半殖民主義手中解放出來，而日漸茁壯的新進國家，它們正爲開拓獨立的道路而努力着。世界大部分的發展將繫於這些國家的命運，及有多少已開發國家將和這些新興國家建立關係的上面。

此問題對蘇聯來說是明晰的。我們自殖民主義解放出來的國家爲朋友，及爲和平共同奮鬥的平等夥伴，支持它們爲了鞏固其政治而作的努力，並防衛其自由及獨立。在平等合作的原則下，我們盡一切努力幫助它們建立自己國家的進步經濟。

總之，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以擴展並加深我們與新興的自由國家之間的平等而友善的合作。此擴展的關係，也正是我們最近與印度、敘利亞及尼加拉瓜領袖們和談的目的。我們認爲聯結社會進化及國家解放的力量是人類光明前景的證明。

帝國主義國家追求的政策和我們的原则是不同的。多年以來，他們一再壓榨殖民地人民的勞力，掠奪其自然資源，並使其人民處於貧窮。同時，這些日子裏，他們也意圖使其與資本主義制

度相聯結，使用經濟及軍事手段、威脅及脅迫、施捨及賄賂。這些國家中有許多被國外債務的活結套住，而愈陷愈深。有些新興自由國家的政策目標是關在家裏被教導出來的。反對或不服從的人被推翻或遭暗殺。這是所謂「自由世界」國家們的共同作爲，而它們追尋的是殖民地政策。

野心的資本主義力量不願實際承認所有國家的政治權、獨立權及自由決定其發展的權利。這些力量意圖將自己的心意套在別的国家身上，試圖改造並改變今日世界爲自己的模式。這是今日各國所面臨危險的主要根源，也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今日最大的問題是終止武器競爭，此競爭橫掃全世界，以及減少現存武器之數量的問題。在原則上，我們不需要核子或其他武器來與資本主義世界建立正常關係，如果其再度宣佈其野心的計畫——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話。

我們已準備好與資本主義國家競賽——以完全和平而創造的行動。因此，我們贊成發展政治談話及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反應，大量的發展互利的貿易、經濟、科學、技術及文化關係，並且將此關係穩定而長期的發展。但這些關係必須誠實而互利，不能有絲毫的歧視；意圖以貿易作爲干預我國內政是無用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貿易。因爲我們可以不要這樣的貿易。

我們準備好不但要作終止武器競爭的和談，而且要做最大可能地減少武器之努力，使之達成普遍而完全的裁軍。如你們所知的，我們與美國的談判目前正在日內瓦舉行。蘇聯領袖們的目標是停止地球上的武器競爭，並避免其伸向太空。我們同意舉行此談判，乃因爲我們需要如此的

目標實際地達成。但以各方面看來，這正是美國政府及其軍事、政策所不願達成的。他們似乎並不願達成認真而嚴肅的協調。他們繼續加速實施足以摧毀大眾的新型武器，以完成其超越共產主義國家及施行其意願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

美國不但無法在日內瓦和談會議中提出嚴肅的建議以減緩武器競爭，相反地，他們採取的竟是在使減緩變為不可能的步驟。我指的是所謂「星戰」計畫，創造太空性能的攻擊武器。其所聲明的「防禦」特質，對天真的人是說得過去的。他們的目標是麻痺蘇聯的戰略性武器，而得到無罪地以核子攻擊我國的機會。

此事的本質，我們不能不詳加考慮。蘇聯如果面臨真正的太空威脅，它是會找到有效的方法以對抗它的，無人該懷疑此話。我是極肯定地如此說的。到目前為止，有件事是明白的：美國的太空軍事化計畫是阻斷日內瓦談判道路的一堵堅實的牆。

以其軍事化的政策，美國政府自己也需要在人道之前負起重大責任。讓我說明，如果它能採取更明智的立場，雙方更進一步的必可達成共同接受和解，及對削減核子武器之遠景。一定有方法一起來消除這些武器，並除去核子武器的威脅，這些正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體人類所一直夢想的。

但如果我們的日內瓦和談夥伴能堅守和談建議，並遵守和談之解決方法，不再加速其太空、地球及海洋之軍事計畫，我們將對整個情勢再評估。我們不容許有人再度以和談為工具，來遮蔽

世人的眼睛，並掩護其軍事準備，使美國安全地達到戰略優先及統治世界的野心。我確信我們對這些計謀的反對，將獲得全世界真正和平力量的支持，而且我們絕對是受蘇聯人民所支持的。

黨中央委員會對於我們以和平為根基的外交政策，獲得蘇聯人民的完全瞭解及贊成感到極為滿意。重點是，蘇聯人民不僅贊成它，他們也以實際行動表現其贊成。此行動及工作愈有效益，我們的國家便愈富足愈強盛，其對世界和平及人類的進化貢獻便愈大。



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之演講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

副官同志們：

我們現在要選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總理一職。

昨日所舉行的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中，已討論過此問題。

如各位所知的，自一九七七年開始，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同時也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總理職位。我們可以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一個人同時擔任此二高位於黨內及國內是一件光榮的事。目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法令及其他活動皆已步入正軌，地方蘇維埃的工作也進步，對政府機關的控制也增強了。

同時，中央委員會考慮在中央與地方兩方面均符合我們要求的意義、形式及黨與國家的活動之方法，以及人事的配置。

我們的國家現正處於有為的時代。我們為將來決定戰略方針，於第二十七屆蘇聯共黨國會精修黨計畫通過新規程草稿。我們面臨着一種非常複雜而重要的工作。你們都知道的，我們必須更廣泛地發展經濟；生產計畫的重組；引進勞工管理、組織及激勵的有效形式；再提升蘇聯人民的生活，以及加強本國的防禦能力。

今日，只要我們立定脚步，看準方向，這一切的組織工作，所有與蘇聯政策有關的活動之進展，以及所有進行這些工作的人員的機動化，皆可向前跨一大步。所有這些加強吾黨在引導社會

及工作進行之更進一步角色的策劃，皆由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完成。

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對此複雜情況正權宜思考，而目前工作之考慮為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必須盡力集中所有黨、國家及公共組織之能力，以成功地施行計畫的方針。

在此關係上，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之主席團，及最高蘇維埃之黨組織皆授權給我，以實踐各位的建議，由會議團之資深顧問們支持，選舉出安德瑞·安德里維契·葛羅米柯同志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總理。

安德瑞·安德里維契之名廣為本國人民及他國人民所知。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最資深的一位黨員，在計畫及執行國內和外交政策上貢獻極大。他具有廣博的知識及多方面的經驗，堅守原則，從未違反過經我們修改新法令的實行。黨及吾國人民非常感激他在蘇聯外交政策上的貢獻。我們深信，安德瑞·安德里維契·葛羅米柯，必可完成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託付之工作。

如七月的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中所指出的，吾黨將和以往一般繼續最高蘇維埃的工作，提高蘇維埃的角色，並加強其對國家所有事務之責任。其必須綜合所有黨的決策功能，履行組織之任務，並控制這些決定之實行。

我們一再強調，蘇維埃在每一階段皆需補充並加倍利用權利。它們必須更加深入社會生活，更加注意對於工人們不同的需要及索求之滿足。蘇維埃必須更努力以實行食品計畫，為公共、地

方及地區的人民供應更多、更好的食品，經由地區的生產力及貯藏之機動化。更重要的是，蘇維埃人民藉由工業投資而全心地加入消費食品的生產組織，無論其分支附屬何部門。蘇維埃在中央及地方上，皆必須盡更多的努力以解決社會問題，滿足蘇聯人民的文化需要，並教育勞動民衆。

我們必須更加妥善利用政體之權威，及擴大蘇聯最高蘇維埃之實際能力以解決國家問題和對政府機關的控制。最高蘇維埃必須完成許多工作以增強現存的立法。持久的法律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不可剝奪的一部份，並緊緊和社會正義的原則相連。今日，和往常不同的是，我們社會的生命是由蘇聯人民的政治活動所賦與的，他們對政治問題、經濟及其他社會生活皆有良好的建議，他們也立即反應出所有缺點。這是真民主的表現，我們稱此為社會主義人民的自治。

因此，我們仍需做更多工作以增進會議的功能，及加強法律。最高蘇維埃的主席團及其總理的角色必須加重，並更積極。

總結各位的意見，各位同志們，以下是草擬的決議：

「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U S S R）的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

選舉委任安德理·安德里維契·葛羅米柯為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主席團的主席。

同時，解除 A·A·葛羅米柯同志的蘇聯外交部長暨蘇聯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之職。」



向黎唐及其訪問團致敬之演講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黎唐同志，

親愛的越南朋友，

同志們：

我們非常歡迎由越南共黨中央委員會之總書記黎唐同志，所率領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政府訪問團的訪問。我們相信，此次訪問必是加強蘇、越之友誼及合作的重要的一步。

蘇、越的友誼有很深的根基及鞏固的傳統。胡志明總統，偉大的越南人，及我國的偉大的朋友，是我們友誼的創造者。此友誼經過了時間的考驗，也經歷了戰爭的磨練及和平的考驗。

蘇聯及越南的人民應手携手向前，共同為建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而努力，並主張和平及國際安全。

我們誠懇地舉行此項親密的談話。一如往昔，我們的談話依然和善並真正地充滿同志愛。在蘇聯及越南雙方，大家皆為準備第二十七屆蘇聯共黨國會，及第六屆的越南共黨國會而忙碌着，而此會議更具有帶給我們交換意見的政治意義。

我認為，我們應該為蘇、越關係之發展而高興。因為，此乃基於友誼及合作的契約關係，現在更達到高峯，而成為我們兩國的社會生活不可剝奪的一部分。

我們保存的經濟合作方針已得到廣泛的注意。蘇聯及越南希望更積極地推動此方面之合作潛

力，並使其更具效益。我們對於我們所共享的政治意願，將能完全具體的施行而感到樂觀，相信我們必可因此而實現蘇俄及越南之間長期的發展經濟、科學及技術合作的計畫，並可協議我們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之國際經濟發展的計畫。

科學與技術的問題在協議會中將顯著地數字化。因此，雙方皆確信唯有遵循協議我們才可能完成社會及經濟的合作，並更加鞏固社會主義的地位。每一個社會主義友邦國家，皆正為完成這些戰略性工作，而貢獻自己的每一份力量。

我們的談話堅定了蘇維埃及越南之間的友誼關係，此乃建立在堅定的馬克斯主義及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以及社會主義國際主義之上，同時也符合了我們人民的基本利益及精神，以及世界和平的利益。

同志們——

今年，我國的人民，及地球上的進步人民，皆將其注意指向對抗德國法西斯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的大勝利四十週年慶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教給人們，並提醒人們真正的和平有多麼重要。現在，和平的價值更大了，因為另一次世界大戰將對人類造成無比的大災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立即並有效地除去現在及將來的核子威脅，避免武器競爭伸向太空，並在地球上停止武器競爭，將國際關係轉變為平等及互利的合作。

蘇聯以及所有社會主義團體國家的外交政策，其意見和建議，以及和平創始的大包袱皆由保衛地球和平之關心而指導着。和平共存、平等及各方面可信賴的安全，減低軍事衝突及全世界軍事及政治緊張的程度，以及避免獨裁以任何形式出現——這是我們所需要，也是我們一再追尋保障的。

對於增進世界局勢的大貢獻，無疑地將是政治認知的覺醒，世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如亞洲及太平洋盆地等，是最需要推向局勢正常化的。遺憾的是，至目前為止，尚未達成此目標。

任何人皆看得出來，美國最近在那些地區作了顯著的軍事預備。這鼓勵了日本集團的軍國主義，並意圖組成軍事主義聯盟，包括華盛頓、東京及漢城。華盛頓方面正忙着列出該區國家，而實施其全球性的軍事及政治計畫，包括惡名昭彰的「太平洋教條」。它干擾了獨立國的內政，並且阻礙了以協調解決問題的方法。此政策正指向蘇聯、越南，以及其他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像阿富汗及柬埔寨（高棉）。但是，事實上，此政策的真正本質卻威脅着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所有國家。

很自然的，這些危害和平的活動已引起了該地區國家的關心，並強迫它們採取合法的反對行動。

蘇聯的政策和渴望和平與合作國家的希望相符。我們支持排除衝突，反對會使國際局勢陷入更危險的帝國主義。

我國已準備好砍除那些他國所打的糾結。例如，我們贊成減少中程核子系統的衝突。我們會不止一次地宣佈，如果能在歐洲取得一致，如果協議能夠達成的話，我們將減少本國在歐洲的中程飛彈。如果美國在亞洲不改變其戰略步驟，我們也表明了我們對凍結蘇聯在亞洲部份的飛彈數目之意向。蘇聯將與亞洲及太平洋國家共同討論同樣的問題，我們的出發點是限制，並減少這些系統——當然，必將以互惠為原則。

最近，我們建議組織汎亞法庭以交換意見，並共同尋求建設性的解決方法。對此建議的第一反應，表示出對此種交換意見的需求是存在着的。當然，這裏面也有困難；並非所有的人都喜歡這樣的主張。有些國家對此意見的態度是充滿敵意的。但我們不乏誠心、耐心及毅力。我們召集亞洲所有有興趣的國家來施展高度的政治智慧，並開始著手，以最誠懇的心意，來為強化和平及安全的基本問題而努力。

我們相信，亞洲可以，而且必會成爲一個和平而和善友愛的大陸。只要本地區國家皆能完成其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困難工作，並成功地解決所面臨的問題，相信真正的和平及穩定必將來臨。

這是蘇聯特別建議的目標，中南半島國家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建議在遠東地區建立信心及召開非野心會議，以期於亞洲及太平洋國家之間不使用武力。印度的提倡，及其他不結盟國家的提倡事項，也與此建議目標相同。

將蘇聯與越南及「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無疑地，將有助於強化亞洲及其他地區

的和平基礎。蘇聯及越南政府皆對此作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對這些建議的正面積極答覆，將有助於祛除此地區的友愛及互利關係之種種障礙。

蘇聯相信，一如往昔，東南亞問題絕沒有不能在談判桌上得到解決的政策。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努力支持越南、寮國及柬埔寨先後建立東南亞之友好關係，並將該地變為和平及穩定的地帶。蘇聯將繼續向這個方向跨步。

同志們——

越南人民慶祝東南亞的第一個工人及農人國家的四十週年不遠了。蘇聯人民視此榮耀的紀念日如同自己的大節慶一般。這是極具象徵性的，在對此偉大日子的期待之中，我們已決定在莫斯科建立紀念館，以紀念愛國的國際主義者胡志明——越南共產黨及越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者。

蘇聯人民對友邦越南的態度一向是堅定的，並給與其各方面的支持及協助。越南共產黨所有為越南工作的人，對在越南土地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動機有信心，對越南的自由及獨立也將繼續給與堅定的贊助。因為增強蘇、越友誼及合作的政策，是吾黨及吾國的政策原則。

容許我祝福共產黨及所有越南工人們，他們由其領袖——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來紀念即將來臨的越南共黨第六屆大會，並為達成建設強盛而富庶的越南，以及於亞洲建立可信賴的社會主義而努力。

祝黎唐同志健康、成功，這位偉大的越南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所有越南黨及政府代表

團，以及所有越南及蘇聯同志們健康、成功。
祝蘇聯及越南不渝的友誼更爲茁壯！

外太空只爲和平而發展！



對「關心的科學家聯盟」之答覆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

親愛的肯達爾先生：

我接到了由你代表關心的科學家聯盟對禁止太空武器之事的來信。我要說，我非常尊敬貴傑出的科學家們的意見，你們比任何人都瞭解發展外太空武器競爭，及將太空轉變為軍事競技場，將對人類帶來何種災難的後果。

關心的科學家聯盟有各種理由來要求清晰而不可撤消的政策決定，以阻止外太空的軍事化，並使其有和平合作的自由。此主張的確需要明確的決斷。昨日的標準，一味狹窄、虛幻，只具單方的利益及優點，所以這是不適用的。現在所需要的，是和以前的不同，它必須是有遠見的政策基礎，建立於對現實及危險——只要今日那些人能真正做一個使其脫離這些責任問題的明確決定，這一切我們無可避免地將在明日所遭遇的瞭解問題上。

我代表蘇聯領導階層，要明確表明，蘇聯絕不會成爲第一個使用太空武器的國家。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以說服那些國家，尤其是美國，不要採取那些將無可避免地增加核子戰爭的威脅，及在世界各地引起不可控制的武器競爭步驟。

蘇聯正努力地朝此目標前進，這是你們確實知道的，我們已向聯合國作了積極的建議——禁止使用武力於太空，及為地球着想的草約。如果美國加入大力支持倡導國家的行列，太空武器的

爭論必可永遠歇息。

在蘇、美的日內瓦核子及太空武器和談中，我們試着達成協議以完全禁止太空攻擊武器的發展、試驗及開展。這樣的禁止，必可保衛太空，以使其成爲和平的發展、研究及科學探索，更甚者，可開始劇烈減少並完全剷除核子武器。

我們也曾一再採取單方的行動，意圖爲美國建立模範。兩年來，蘇俄所引進暫緩實施外太空反衛星武器的行動早已展開，而它亦將繼續保持效力，直到各國效法。在華盛頓會議桌上的，是我們對雙方完全終止所有發展新反衛星武器系統工作的建議，以及完全終止蘇聯和美國現階段及已擁有的同類系統武器之研究的建議。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所採取的行動，將可表明美國對此事的真實態度。

戰略性的穩定及信任當可明顯地加強，如果美國同意與蘇聯共同再肯定遵守反彈道飛彈限制的條約，此條約之期是無限的。蘇聯將不會發展攻擊性的太空武器，或大幅的A B M（反彈道飛彈）系統。它亦不會站在此系統之基礎上；它嚴格地遵守此條約的義務，並不變地遵守重要條約的精神。我們邀請美國領導和我們一起加入此目標，並在現在棄絕太空軍事化的計畫，因爲這些計畫只會否認此條約的精神，而這卻正是整個核子武器限制的重心所在。

蘇聯所遵循的前提是，避免太空武器競爭，並終止地球上的武器競爭，我們發出的政策意願及誠摯的希望，願雙方皆能向此歷史目標邁進。

祝福關心的科學家聯盟及其全體會員，在爲和平及進化的努力而高貴的工作能成功。

敬愛你們的，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

註：關心的科學家聯盟在一九八五年得諾貝爾獎。



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所舉行的第十二屆
青年及學生世界大會開幕典禮之演講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and activities. It emphasizes that proper record-keeping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financial reporting.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outlines the variou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It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consistent and reliable data collection processes to support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llected data. It discusses the various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tools used to identify trends, patter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ata.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reporting. It emphasizes that clear and concise communication of findings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hat stakeholders understand the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analysis.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ongo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It highlights that regula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remains effective and relevant over time.

親愛的朋友們，

敬愛的來賓：

我謹代表我國人民在這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首都——莫斯科向各位歡呼。我在第十二屆青年及學生世界會的開幕典禮恭喜你們。

如此的一個節慶通常都是偉大的機會，及重要的國際事件。此機會乃來自各大陸年輕的使節們，以及來自各不同世界觀和不同國家傳統的人們皆齊聚一堂。大家的相聚乃為共享最佳精神寶藏，並為共同瞭解及友誼鋪設捷徑。蘇聯人民誠摯而高興地主持此盛會，他們的心向你們展開。

但是，當然，節慶不只是一個節慶的機會而已。影響並關係着青年人的生命問題，並不比年長的一輩來得輕。以他們對年輕人密切的關懷之心，他們走向戰場，為社會的正義及真正的自由而戰，為製造真正的世界恩賜而戰，這恩賜是大家唾手可得之文明，也為消除暴力及暴力主義而戰，為消除不平等及壓迫而戰，為消除軍事主義及野心主義而戰。

親愛的朋友們，明天的世界，即將來臨的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世界。你們今日的思想及行為對將來的世界有着極大的決定性。

在此，在偉大的列寧的國土上，你們自己可以看到，我國的年輕人是如何地專致於崇高的人道、和平及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相信，我們大家會同意，目前人們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保衛並加強和平。由於我們對明日

的關心，及對昨日的記憶，使我們必須如此做。

你們的聚會正好在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大勝利的四十週年慶召開，那一連串的勝利結束了血腥而慘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給世界留下了這麼多的痛苦及悲哀，人類已有好幾世代遭受過這些苦難，而這一切更使我們必須避免此悲劇的再次產生。

人們不應忘記四十年前，世界第一次遭到原子彈的震撼。此爆炸的巨響，震醒了每一位正直人士的良知及理性。每個人皆該自問：應該如何作，才能避免核子武器再被使用，無論是在地球上，或在天上，爲了全人類而完全消滅這些武器。捫心自問，然後盡其所能以保衛我們共同的家——地球。

不幸的很，各位也知道，以戰爭及武器競賽獲得巨利的反動武力依然活躍地工作着。這些武力欲將歷史的軌道反轉，以保持自己的力量及特權，以其自己的意願支使人類。

至於蘇聯，我願說，無論何時，我所說的都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武力的世界，一個友愛而合作的世界，一個國際間皆充滿友誼的世界；這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是我們政策的目標。

我們自己訂的工作目標是掃除武器競賽，並非字面上的，而是實際的行動，我們已提出最積極的解決方法，解決核子武器問題的方法就是完完全全的禁止及消滅。

我們認爲人類的力量及活力，人類的天才，不應爲了日新月異的毀滅方法而創造的，應是毀

滅饑餓、貧窮、疾病，並為繁榮及和平的發展而工作。我們反對威脅及暴力，反對蹂躪人權，尤其是神聖的權利，如生活的權利、工作的權利。我們反對將新興自由及開發中國家變為助長強權主義的來源，及軍事基地和野心的踏板工具。

我們公開且清楚地說：蘇聯站在為自由、國家獨立及社會正義而戰的一方。

親愛的朋友們——

蘇聯人民熱愛和平、創造勞動。我們達成許多，也建設了許多。但是，還有更多有待完成。蘇聯青年有許多機會展現其技術及知識。我們非常感激他們對今日蘇聯人民的貢獻。我們絕對確信你們的青年也會為繼續建立新社會目的地全力以赴。

各位參加此盛會的朋友們，各位青年男女們，你們將人類的春天人格化，也將人類的進化及靈感人格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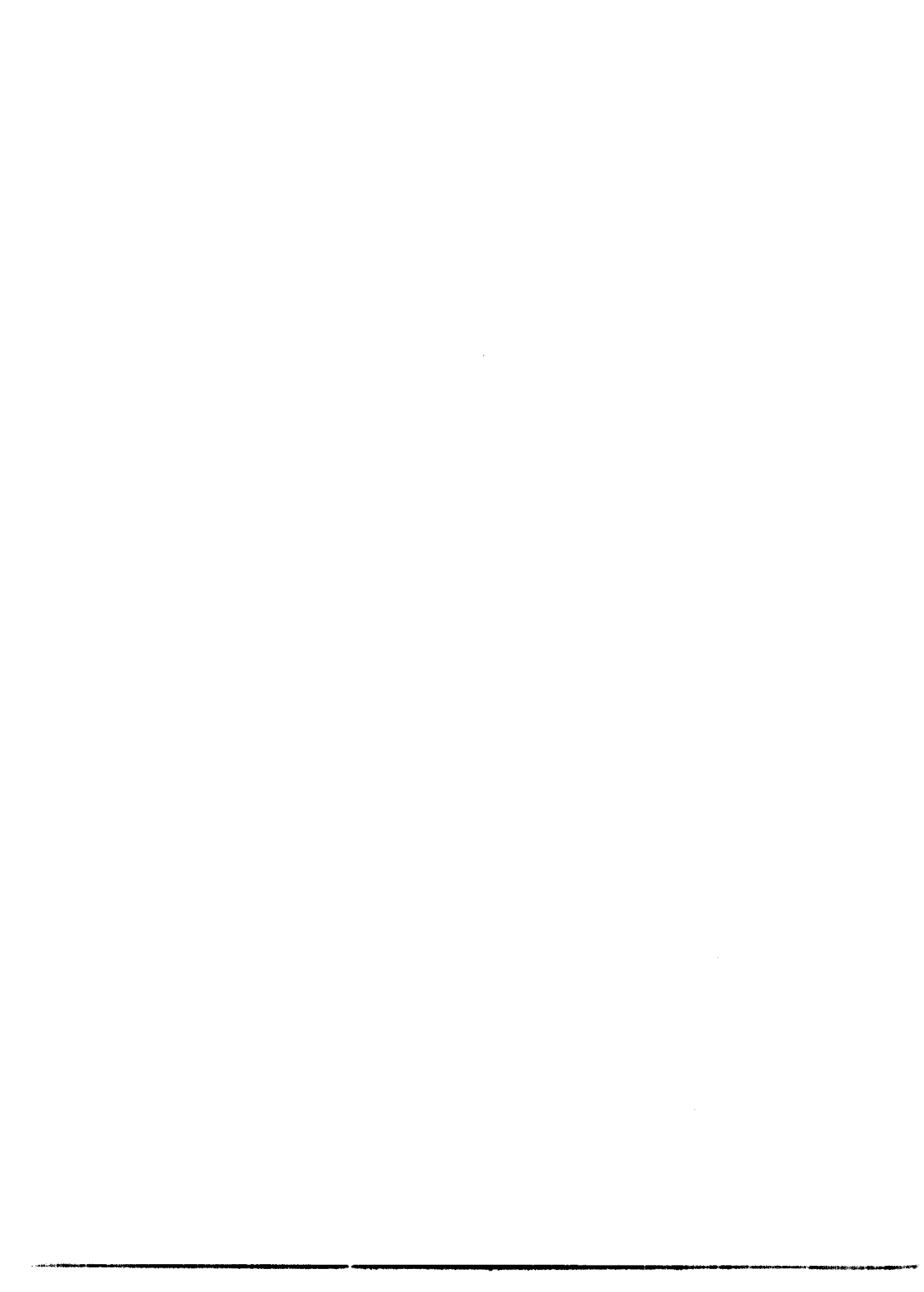
所以，讓我們孜孜不倦的為人類沒有戰爭、暴力及壓迫的現在和未來而努力吧！

讓第十二屆青年及學生世界會成為團結的明證，成為國際和平及友誼聯盟的明證！

我祝各位成功、幸福！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對武器競賽的陳述



不斷的核子軍備競賽加大了世界文明之前途的威脅，它更展現了國際競技場及更大戰爭危險的高度緊張，使許多知識分子及有用的物質轉變為可怕的威脅來源。

自核子時代的開端，蘇聯即不斷努力地為終止核子武器累積而奮鬥，以遏止軍事競爭，以加強國家之間的信任及和平合作。蘇聯的全部活動在聯合國裏代表重要的力量，並不斷在雙方的多方和談裏加強限制和減少軍備之建議，以圖達此目標。蘇聯並未追求軍事領先——它贊成保持國際間的軍事平衡力量於其最低的可能水準。

我們相信，終止所有核子武器的測試，是對加強地球上的戰略穩定及和平的主要方法。這已不是秘密了，新的、更危險的種類及形式的毀滅大眾的武器已發展出來，並在這類測試的過程下完成。

為創造全球性禁止核子武器測試的國際條約之有利情況，蘇聯已一再建議核子國家應同意自大家同意的日期開始，暫緩所有的核子試爆。遺憾的是，此重要的一步居然連達成的可能性都沒有。

蘇聯為尋求有效終止建立核子兵工廠的危險競爭，也希望樹立良好的榜樣，我們已決定自今年八月六日開始，單方停止核子試爆。我們要求美國政府也自全世界都知道的廣島悲劇日那天開始，停止其核子試爆。我們的暫緩期將至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止。而直到美國亦禁止試驗核子爆炸，它均將繼續有效。

範。

無疑地，蘇聯及美國在核子試爆這方面的共同暫緩期，將為所有擁有核武的國家建立良好典

蘇聯希望美國對此提議提出正面的反應，並終止其核子爆炸。

此舉必符合所有國家的精神和希望。

一九八五年八月五日對日本原子彈爆炸受害人
組織的來信所作之答覆



親愛的依圖夫人：

我深深被你的來信感動。

我對你們在美國野蠻地投擲原子彈後的悲傷及痛苦深表同情。

我完全同意各位所說的，不要再讓廣島及長崎的悲劇在世界任何地區發生，讓我們的地球永無核武的新受害者。

蘇聯自從核子武器第一次的出現之後，即被迫清除它們。回想一九四六年吾國建議應有國際會議來禁止原子彈，但卻為美國阻止。如今，再一次地，我們又遭遇了西方對同意完全禁止並清除核子武器誠意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尋求解決此最高問題的過度階段。

今日，同樣地，蘇聯仍積極地為消除核子武器而努力。我們準備好無論何時皆可開始限核，也給了他核子武力國家同意書。蘇聯與美國在日內瓦談判，就是為了避免外太空的武器競賽，終止地球上的武器競賽，並開始大量削減核子軍備，至完全消除為止。而美國的態度，竟然阻止達成和議。

蘇聯將不會發動核子戰爭；我們已請願，絕不成為第一個使用核武的國家。如果所有核子強權的國家皆採取相同步調，禁止使用核子武器的國際和約之形成，可得到較有利的情況。

我們新的和平倡議——單方禁絕所有核子試爆的決定，自今年八月六日開始，即廣島悲劇的週年日——其目標是終止建立危險的核子兵工廠之競爭。我們的暫緩期將至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

止，但它將繼續生效，直到美國亦禁絕核子試爆。

我的倡議得到絕大的贊成及廣泛的支持，顯見其乃符合世界輿論，亦肯定了它與全人類精神及希望的一致。現在是美國及其他國家——核子武力國家——開始停止其核子試爆的時候了。此將不僅是對廣島及長崎的原子爆炸受害人的獻禮和紀念，更是鞏固地球上的戰略穩定及和平的真正貢獻。在這種有利的情況下，必能產生可以禁止全球性核子武器試驗的國際和約。

我國同情各國為創造免核子地區的努力。我們贊成這類地區能建立在北歐、巴爾幹半島、東南亞及非洲。而南太平洋國家努力創造非核子地帶，這也是非常值得讚揚的。

在廣島及長崎原子爆炸四十週年的前夕，日本的「三大非核子原則」所象徵之意義，更是代表全日本人民之一致的意願。蘇聯尊重這些原則。重要的是，大家亦能做到——不光是字面上的，而是真正做到的。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將日本變為核子基地的野心，此不僅強化了美國聯盟系統之軍事角色，更強化了今日世界之普遍軍事化。此類的野心導致亞太地區（遠東地區）之緊張情勢。顯然地，並非每個人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教訓，或從廣島及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悲劇得到教訓。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損失了二百萬以上的生命，因此我們是堅決避免核子戰爭。我國人民非常瞭解廣島及長崎的悲劇。所以，蘇聯人民贊成爲反戰而團結，在日本及在其他國家的反核活動，更幫助了完全消除全世界的核子威脅。此活動將更強大，更具代表性，更團結。

我祝福日本的原子彈爆炸受害人組織委員會，及所有會員，在為阻止核子戰爭、禁止及消除核子武器的奮鬥成功！

敬愛你們的

密克海爾·戈巴契夫



回答泰斯的問題



問：蘇聯的新政策：片面延長凍結核子試爆，在國際上已引起一些反應。您對這些反應評價如何？

答：如果指的是一般大眾的反應，從各方面來說，世人對蘇聯片面延長實施凍結核子試爆，並且照會美國採取相同行動的創舉，都表贊成。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要領袖，都支持延緩核武試爆的構想，但進一步來說，蘇聯要求其它擁有核武的國家仿效蘇聯。我們已經提出了具體可行的辦法，也被公認為此乃逐步緩和到完全停止核武競賽的希望。

我知道，並非每個人都喜歡我們的辦法。西方某些國家把提高武器競賽視為既定政策，想從中取利，他們不想停止核子試爆，不願意核武生產線停工，所以，反對暫緩的做法。這些人一方面執着於軍力優勢的迷夢，另一方面對於蘇聯政策的誤解加深，包括延長凍結核武試爆的政策在內。

我們出於開放和誠懇的動機。從停止建造到進一步改善核武，介紹了每一個步驟的做法。這並非為難美國政府。事先，我們曾寫了一封信給美國總統告知我們的行動，並且建議共襄盛舉。我們本來期望美國領導階層會熱烈響應。但是很遺憾，從華府公開發表的言論看來，他們在閃爍其詞。我敢確定，大家所期望的是另一種反應。

問：前幾日，雷根總統說美國無法提出停止核子試爆的禁令，因為美國尚未完成核子計畫。而且他斷言，蘇聯已經完成有關核子試爆的一系列周密方案，因而可以頒布短暫禁令。但是，真

的這樣的嗎？

答：蘇聯領導階層一再從各個角度研討，最後才做出這個決定。這是相當艱難的一步，我們必須中止尚未完成的測試計畫。

延長凍結方案尚未提出時，美蘇兩國今年的試爆次數相當。但是白宮本身很清楚，到目前為止，美國試爆總次數已比蘇聯多得多。

蘇聯下禁令，不是基於算術遊戲，而是基於政策考慮，希望率先停止核武競賽，促使美國和其它核武國家一起努力。我們的目標是全面中止武器競賽，而不是暫時停止試爆而已。

輿論反應，美國對這個禁令不感興趣。但這是中止致命武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步驟。停止試爆的時期越久，儲備的武器就加速「老化」，我們更容易達成中止核子試驗的協議，進一步全面消除核子武器。

究竟是哪一點不符合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利益呢？在醉心強權政治，鼓勵發展獨門核子武器和熱中把武器競賽延伸到太空的人士的眼裏，這個禁止自然不符合利益。但是，如果站在全球和平和國際安全的觀點上呢？華府不是一再宣稱這是他們的目標嗎？

爲了粉飾不願終止核子試驗的企圖，美國宣稱在核子武器方面「落後」蘇聯。但這根本是藉口。華府一度宣稱在轟炸機方面「落後」，後來則是飛彈，總之，華府每次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換句話說，每當他們想要在軍事上佔優勢，無意限制武器數量時，就開始高唱「落後」理

論。現在該是華府領導階層下決心的時候了，他們應該考慮的不是種種「蘇聯威脅」的幻想，而是美國本身和國際安全的實際情況。

問：您對提議中所鑑定的部分，看法如何？

答：蘇聯、美國、其它國家的科技都可以偵察到核子試爆，即使是很小規模的，也會被大家知道，所以我對此有信心。而表面上持反對意見的人，心裏其實也是這樣認為。

當然，單方延長凍結試爆無法解決問題。國際間必須達成協議，除了相關的協定外，不管是國內或國際間都需要。都應該包括可行的鑑定辦法，也就是說，我們贊成對締約國家是否遵守協定停止試爆，進行鑑定。

大家也許還記得，全面終止核武試爆的問題是老調重彈。若干年前，美、蘇、英三國即詳細討論，而有關鑑定的細節也在討論範圍。當時，各方面協議都有相當的進展。但是美國中止了這次會談，只因為武器限制妨礙五角大廈的計畫。

我們一再要求美國恢復會談，就像現在，我們要求實行全面核武禁爆。舉行會談，並達成協議，有助於雙方停止武器競賽，但是，美國不願意回到談判桌上。這表示美國根本不願意終止核武試驗，也不贊成設立一套可靠的鑑定系統。這是唯一的結論。

曾經有一種說法是終止核武試驗的問題，應該包括在日內瓦裁軍會議的討論項目裏。我很贊成這種說法，我方也隨時準備這樣做，但是美國和西方國家一直在阻撓。因此，重要的不是在哪

裏討論，而是認真嚴肅的考慮這個問題，絕不要再拖延蘇美雙方的會談日期。

問：依您看，核子試驗問題真得可以解決嗎？

我認爲可以。雖然，到目前爲止，美國的反應並不讓人樂觀，但誰也不願就此絕望。因爲，蘇美兩國身負重任，不能逃避，而必須解決世界安全問題。

我們的建議是完全針對停止建造核子武器，這項正是達到全面滅核的最迫切工作。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檢討不生產核武條約



我歡迎來參加不生產核武條約的各國代表，他們齊集日內瓦舉行會議，目睹了一項重要國際條約的誕生。

由於這項條約，集合了許多國家的努力，實際上已經成功一半。條約簽定後，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需要核子武器。這個條約是許多國家一致參與的大規模行動，為國際武器管制導引出一道曙光，而終會成為推動和平的有力工具。

這個條約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促使國際合作，將原子能應用於和平正途上，造福人類。國際原子能機構在這方面已有了顯着的成就。

蘇聯堅決主張擴展這種合作。原子能應該成為人類的共同資產，而且只能應用到和平和建設方面。

蘇聯遵守條約，一直盡其所能防止擴張核武，並且致力廢除核武競賽。

蘇聯已經不只一次採取主動，為各國設立楷模，起草限武條約。蘇聯保證絕不會第一個使用核子武器。還沒有採取行動的國家如果起來響應，則可謂達到全面禁止核子武器的目標了。

我們緩和武器競賽的決心，從最近頒布的延長核子禁令計畫中，可以看得出來。有一點不容懷疑，美蘇雙方禁止核子試爆，有助於推動全球，管制核子武器試驗，和實踐不生產核子武器條約。

在核子與太空的世紀中，談到制止核武競賽，就必須防止武裝外太空。如果外太空也成為戰

場，則核子的威脅性勢必大增。如果外太空不受地面武力競賽波及，繼續維持和平狀態，則這將對人類造成一種刺激，促使我們解決武器競賽問題。同時，增進國際間合作開發地球和外太空。

基於這個原因，蘇聯在聯合國四十屆大會上，提議討論免除武裝太空，讓它繼續維持平靜。

總而言之，我們極贊成在各方面制止核子武器的競賽，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防止擴張核武的措施。

我希望與會各國在推展這個條約的過程中，都能成功。

30

給珍妮・史密絲太太



親愛的史密絲太太：

對於妳女兒沙曼珊和丈夫亞瑟的不幸罹難，請接受我最深摯的悼念。

每一位認識沙曼珊的蘇聯人，都會永遠記得這位美國女孩，她像許多年輕的蘇聯男女一樣，都嚮往和平與促進兩國人民間的友誼。

戈巴契夫 敬上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向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傑彬
巴特蒙致敬



親愛的巴特蒙和其他同志：

我們的工作會議已經接近尾聲，從任何方面來說，結果都是讓人滿意的。此外，這次會議表示蘇聯共產黨和蒙古人民共和黨雙方的領導階層，彼此已經完全了解和具有信心。

在討論中我們以對待同志的態度，談及貴黨和貴國的計畫及努力。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共和黨的領導下，能夠成功地執行十八屆黨員大會和緊接着的中央委員會大會的決議，並且努力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的進步均表示高興。我們衷心祝福蒙古朋友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能贏得更大的成功。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全面檢討雙方關係。大家都知道，雙方的友誼和結盟建立在歷史淵源和穩固的國際基礎上。在列寧和蒙古革命領袖蘇·巴托的鼓舞下，雙方合作關係無可避免的日漸加強。今天在各方面，雙方都有密切關係。現階段，我們關係的特色是有大批的勞工參與其中，這些人因了解雙方共同的歷史命運和互相了解與尊敬，而結合在一起。

我們除了對現有的成就表示滿意外，現在正全力加強雙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現在，我們已經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雙方簽署長期方案，到公元兩千年前的這段期間內，我們將合作提昇經濟、科學和技術水準。這是重要的政治文獻，更能充分發揮雙方關係的潛力，分享經驗、知識、智慧，以開發經濟潛力，促進勞工的福利。這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

也是社會主義社會一致的目標。

今天的會議再一次證明，蘇聯對現階段國際情勢的看法，與我們的蒙古友人是一致的。因為帝國主義的錯誤，國際局勢處於緊張狀態，爲了維護人類的現況和未來的命運，我們必須時時警戒。

我所說的完全適用於亞洲—太平洋地區，此地的局勢發展關係到蘇聯和蒙古。帝國主義在那裏的軍事活動日見頻繁。目前，遠東已是美國海外第二大軍力集中地，美國在此布有許多軍事設施。

日本已經聲明，準備加入美國的「星戰」計畫，可見日本逐漸向美國的陣線靠攏。這表示此地區局勢會日漸惡化，軍事—政治緊張也會跟着升高，進一步更爆發衝突。

現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前進分子正在慶祝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勝利四十週年紀念，我們應該加強反抗帝國主義在此地的陰謀和反動。此地日益昇高的反戰活動，正顯示亞洲國家嚮往和平。

蘇聯、蒙古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近採取一連串有意義的新措施，就是想促使本地區狀況正常化。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蘇聯政府率先停止所有核子試爆的決定，正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完全需要。這個決定對亞洲—太平洋地區人民的意義尤爲不凡：就是在這時，美國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最近，我國提出一項包含廣泛而且淺近的建議，就是如何解決亞洲地區的安全問題。本質上來說，這項建議認為亞洲人民應該摒棄文化差異，攜手維護和平與安定。這建議源自蘇聯共產黨所遵從的列寧外交政策基本原則，此乃歷史上首次闡揚和平共存的理念。該建議也考慮到集合全世界的經驗來緩和緊張的趨勢。

當然，我們了解有許多困難存在着，主要是由於本地區各國家間彼此不和諧，以及彼此解決生存問題的方法不同而引起的。但是亞洲人民利益相關，展望未來，他們所必須解決由過去醞釀而成的問題也相類似，這一點更重要，也更確定合作與睦鄰的需要。所以，我們應該訂定確保每個國家利益的安全協定。

這樣的協定符合了亞洲國家所訂的和平共存五個原則、萬隆十個原則和蘇聯一連串新方案；這項協定也符合蒙古、北韓、中南半島國家、印度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使得印度洋變成和平的區域。

如果包括亞洲、印度洋、太平洋國家在內的每個擁有核子武器國家停止核武試驗，如果本地區國家拒絕加入武裝外太空計畫，無疑的，亞洲和平便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不用說，羣策羣力會促使這些方案更加完備。舉例來說，有尊重每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不使用暴力方案，建立政治軍事共識方案，和其他方案。

讓亞洲安全協定產生效果，很明顯的將是一項長期工作，需要一步步，由簡至繁地努力。而

蘇聯將全力配合任何有助於亞洲和平及安全的方案。

親愛的蒙古朋友——

此時，我們的國家正在準備黨大會。在準備中，值得一提的是，兩國勞工對馬克斯—列寧主義和社會國際主義的忠實。這些主義將我們永遠結合在一起，鼓舞我們為社會主義的和平奮鬥不懈。

我祝福你，親愛的巴特蒙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袖及親愛的蒙古人民，快樂、繁榮和更成功。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會晤美國參議員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也是蘇聯最高蘇維埃常任委員的戈巴契夫，九月三日在克里姆林宮接待美國參院民主黨領袖羅勃·拜德，參院贊成譚普方案領袖史頓·塞孟德和參議員克萊頓·貝爾、山姆·南丹尼斯·代康西奈、保羅·沙巴納斯、約翰·華納、喬治·米契。他們是應蘇聯國會之邀來訪。

在會談中，戈巴契夫談到蘇美目前關係和國際現況。

他說，蘇聯真誠地贊成恢復蘇美的正常關係及適當、互利的合作，舉行建設性會談，至少對彼此合法的利益，建立最低限度的信任及尊重。

他指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停止武器競賽，確保和平發展和增進互惠的合作。蘇美關係影響世界安全，所以應該在重要、中心問題上達成協議。最重要的，這些問題牽涉到日內瓦談判中已經討論過的太空和核子武器，以及緩和軍事緊張狀況，建立最廣泛的信任。

蘇聯人民緊湊而富有創造力的生活，追求和平的影響深遠的計畫，這些決定了蘇聯外交政策中愛好和平的特色。

他引起美國參議員對蘇聯最近所採取的和平措施的注意，包括蘇聯片面延長凍結核子試爆並且要求美國響應，在聯合國提議國際合作開發外太空，使它免於被軍事化。這些提議有助於解決長期以來的太空和核子武器問題，加強雙方了解，緩和緊張狀況，並且引導我們朝向最終目標前進：全面消除核子武器，加強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

這些建議贏得舉世贊同。很多人視這些建議爲終止核子武器競賽、保持外太空和平的真正希望。美國出色的科學家和社交名流鼓吹響應蘇聯這些有勇氣的建議。美國國會裏，也有這樣的言論，這將有助於解決兩國間的問題。

戈巴契夫指出：蘇美是目前世界上兩大軍事強國，照所有跡象看來，將來也是如此。任何一方都不願讓對方佔了持久性或決定性的優勢。因此，我們不得不下個結論：不要較量軍力；不要把事情帶到危險的邊緣上。

雙方在許多事情上看法不一致——因兩國體制的不同。但是，不管歧見有多深，我們不要讓這些歧見阻礙了最重要的目標（消弭核子威脅和維護和平的責任）。

戈巴契夫注意到讓蘇聯最高階層和美國國會接觸的重要性，他強調這些接觸有助於推展和平與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

雙方已經同意舉行高峯會談。戈巴契夫強調：蘇聯將帶着誠意以及盡一切可能增進和平的願望，前往參加會談。這個會談不但要滿足兩國人民，也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們滿意。如果美國方面也有誠意，則這個會談將會產生建設性的結果。

羅勃·拜德和其他參議員對蘇聯的詳細表明立場，表示謝意，他們也了解和戈巴契夫談話的益處，以及擴大會談，改進兩國關係，增加各類接觸的必要性。因此他們預祝高峯會談成功。而就在此時，美國方面一再提出異議，這分明是美國鼓動武器競賽，甚至將這種競賽帶到太空的藉

口。

戈巴契夫強調，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政治家應該想出可靠和徹底的方法，解決兩國和全世界人民最關心的這些問題。



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勝利四十週年



我向所有來到蘇聯參加國際會議的代表們致意，他們齊集蘇聯遠東中心伯力城，針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的重要問題，交換意見。

你們的會議和一個重要的紀念日碰在一起，那就是打敗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四十週年紀念。這個偉大的勝利是無數人的犧牲所換來的。亞洲人民痛恨外國侵略領土，起而反抗，爭取政治獨立、主權完整。同時，也讓日本擺脫軍閥操縱的軍國主義，邁向和平發展的道路。

世人奉為各社會體系國家建立關係的主臬之五大和平共存原則，是在亞洲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想出來的，也是由這個地方向外發布。更是基於過去戰爭的慘痛經驗。在這裏（亞洲），萬隆精神被提出，促使非亞（非洲、亞洲）團結和不結盟運動。這兩個運動現在已經成爲世界政治的重要動力。

目前，全世界籠罩在核彈浩劫的威脅中，所以再也沒有比維護世界和平更重要、更緊迫的工作了。帝國主義在世界廣大地區進行侵略政策，想要造成和社會主義及不結盟國家對立的局面，逼迫日本重整軍備，企圖建立侵略性的華盛頓—日本—漢城集團。

這些危險的計畫和侵略的準備被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政策、亞洲人民想把亞洲變成一個和平安全，講求平等互惠合作的強烈念頭所阻止。八月六日，也就是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的野蠻行爲的紀念日中，蘇聯宣布單方面延長凍結所有核子試爆，目的也是追求亞洲和平及安全。

蘇聯已經提出許多具體建議來緩和亞洲局勢，鼓吹和平共存、睦鄰，尊重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

亞洲其他國家基於亞洲整體安全的種種考慮，或基於改善亞洲局部地區的局勢所提出的新建議，蘇聯都十分重視，並且支持。我們希望，亞洲人民團結起來解決本地——印度和太平洋兩洋之間毗連地區的安全問題。

我相信結合亞太地區大眾和政治力量、組織，與世界其他前進力量，更能有效的終止武器競賽、剷除核戰威脅、削減核子武器、改善國際局勢。

預祝大會在推行工作時順利成功。

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給印度學院不結盟研究會的信



我真誠感謝印度學院不結盟研究會，熱烈支持蘇聯追求和平的新外交政策。這些新政策主要是想緩和國際緊張，擺脫核子威脅的陰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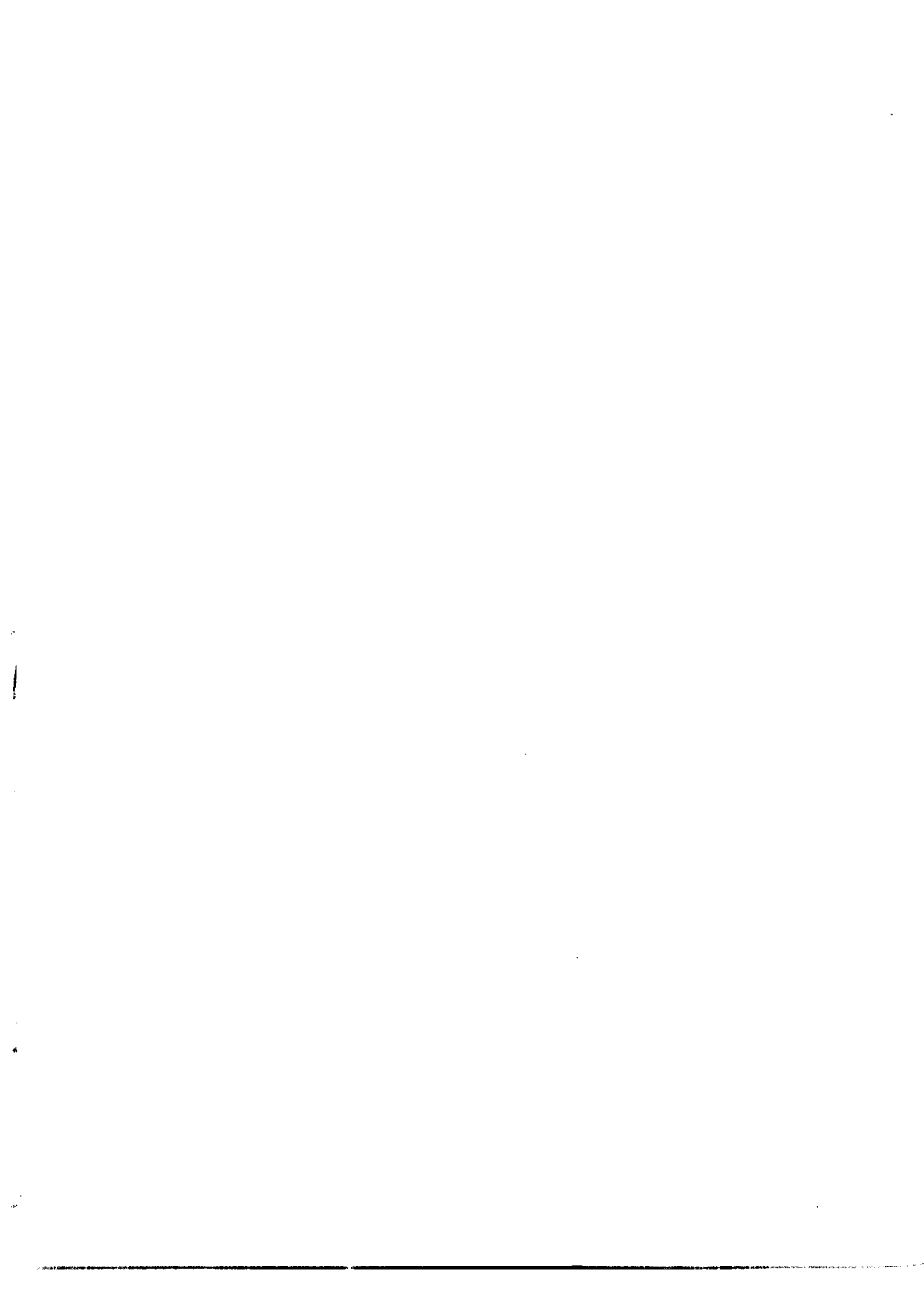
我願意指出，爲了製造有利機會，達成全面禁止核武競賽的目標，蘇聯一再呼籲擁有核子武器國家一致禁止各種核子試爆。很遺憾，到目前爲止，效果不彰。我們最新的政策無法讓每一位西方人士滿意，美國政府則很明顯的不願意跟進，蘇聯到今年年底時，已經單方面的停止核子試爆。華府則繼續武器競賽、核子試爆。如果美國響應我們的新政策，這個禁令就可能推展開來，最後全面解決有關終止核子試驗的問題。

履行裁軍措施，將使大量金錢得以轉到人類和平用途上，以解決一些嚴重的問題，如貧窮、饑餓、疾病、文盲。在那些不久前被當作殖民地般遭蹂躪剝削的國家裏，這些問題都尚未根絕。

蘇聯人民對印度爲維護和平與安全所做的努力，深表感激。七億愛好和平的印度人民，不僅受到亞洲人民的矚目，更超越疆界，廣受各方注意。印度被推爲不結盟運動的領袖，爲了發展和加強這項運動，着實已經盡了許多心力。

我們深信，蘇聯和印度之間日增的友誼及合作，以及雙方對和平的努力，必能對消除核子威脅，保全地球上生命產生重要影響。

戈巴契夫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對世界工會聯盟的賀詞



各位在世界工會聯盟四十週年紀念日前夕來參加大會的人士，我由衷歡迎你們。勞工階級運動從希特勒納粹主義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後，在世界上竄昇起來，這個聯盟已經走過一段漫長又光榮的旅途，對促進世界勞工階級的團結，有重要的貢獻。

目前，世界工會聯盟是國際上最大的勞工聯盟，促使來自不同社會體系的勞工團體的合作。世界工會聯盟的各組織支持勞工階級權益，堅決、強烈地反對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國際壟斷的掠奪政策。這些組織爭取和平、民主、自由和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社會圈中，他們扮演着日漸重要的角色，而且積極參與建設發展新社會的工作，為勞工爭取到許多利益。

國際局勢不斷惡化，人類對未來前途的憂慮加深。侵略的帝國主義集團肆無忌憚地進行武器競賽和結合軍事工業，不僅嚴重危害了勞工朋友，而且影響人類前途。

另外有一條勞工該走的路，即恢復和平狀態，把花在武器競賽的人力和資源用來解決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上，如消除大量失業人口、經濟萎縮、饑餓和文盲，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秩序。這些目標是否能够達成，端賴勞工團體，也就是各地的勞工階級。

蘇聯熱誠地支持這些情況。我們的目標，是徹底改善國際局勢，消弭軍事威脅，結束地球上的武器競賽，確保太空中立化，進而全面禁止致命的核子兵工廠活動。

我相信，過去參與世界勞工團體聯盟的蘇聯勞工將繼續努力，加強活動，朝結合大眾的目標

前進。
他們將繼續堅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支持外國同志正當的奮鬥。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法國電視臺的演說



即將赴法國作官方訪問前夕，戈巴契夫在九月三十日，接見法國TF1電視公司的數位記者。

以下是戈巴契夫的演說和答覆記者的問題。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晚安。

親愛的朋友，晚安。

很高興，在到貴國訪問的前夕，有機會會見法國電視記者。我必須說，我熱烈盼望和法國人民、政治領袖、社交名流見面。

我同意密特朗總統的看法，有許多理由顯示，即將來到的會議具有特別的意義。當然，我們還要從結果來判斷是否如此；但是現在，我要說，我們是以高度的責任感來籌備這次會談，我將盡最大力量，使這次會談成果豐碩。

說到雙邊關係，我們相信加強蘇聯—法國合作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歷史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從過去的帝俄和法國，到現在的蘇聯和法國，都一直合作，因而為雙方帶來最大的利益，對全歐洲和全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反過來說，「疏遠」和「敵對」損害兩國利益，對國際氣氛產生不利的影響。

沒有人可以否認蘇聯和法國人民曾攜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事實。如果我們忘記諾曼第一尼斯門軍團飛行員如何在蘇聯的領土上英勇奮戰，蘇聯游擊隊如何在法國土地上和馬奇沙軍團並

肩對抗德國，我們就算辜負了那場神聖的戰爭。

兩千萬蘇聯人的性命在那場可怕的戰爭中犧牲，這些人是爲了我們和你們的自由而陣亡的。同樣的，法國人民犧牲性命，也是爲了你們和我們的自由。兩萬多反法西斯的蘇聯鬥士在法國埋骨。我知道這些陣亡將士在貴國受到尊敬。因此，蘇聯人民對此非常感激。

但是，促使兩國緊密結合的不只是爲了爭取共同勝利。長久以來，我們在許多方面的合作——經濟、貿易、文學、藝術，已經根深柢固。這是好的基礎，也是好的傳統。因此，我十分自信的認爲，加強雙方關係符合我們共同利益。對蘇聯和法國，最重要的不只是繼續，更要擴大雙方會談、協調與合作。

大體而言，我們的關係有顯著進步。過去十年的貿易額已增加十倍。我們對此表示高興。我相信這也爲法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不過，雙方的經濟關係應該可以更頻繁和多元化，這是我們的信念。雙方在科技上也合作無間，最明顯的例子是，兩國太空人一起飛行太空。文化、教育、觀光、人民的交流，也有豐碩的成果。

我希望即將舉行的會談，能够爲兩國的政治、貿易、經濟、科技、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注入新的動力。所以我們視此次會談爲重大事件，不只基於雙邊關係的考慮。一九七一年簽署的蘇聯—法國關係原則中記載，協定與合作是：「雙方關係中的永久政策，也是國際活動不變的要素。」

我們急於和密特朗總統舉行會談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國際局勢日益惡化。目前國際上發生的事，很少讓人感到欣慰的。根據真實情況而不是根據文字來判斷，國際緊張正在升高。核彈浩劫的威脅並沒有減少。我們必須面對殘酷的事實。武器堆積如山，而且還在加速製造和現代化。歐洲充斥着軍事基地和致命武器。今天如果掩飾的說它是「火藥箱」，不如說是毀滅人類的最新工具來得貼切。還不只是這樣：新的、龐大的軍備計畫和更危險的戰略觀念正被人們醉心的發展和一步步實現。歐洲太小、太脆弱，經不起這種傷害，整個地球也是如此。

我這樣說，是基於一個信念，就是面對這一切，沒有人有權利做消極的旁觀者。世界上瀰漫着懷疑和不信任風氣，也許要花許多時間和精力才能消除這些障礙。但是，如果不先消除這些障礙，就無法做到我所說的心態的轉變，當然，到時候政治也不能發揮力量，使局勢好轉，就算這一切都可能辦得到。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不管是政治領袖或普通人民，現在大家的命運全繫在外交政策上。

爲了確保我們後代子孫的前途，我們必須制止瘋狂的舉動、戰爭和軍國主義。在戰火尚未點燃前，就要消滅它。

可以做到嗎？我們相信可以。我們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成功的緩和局勢。這個經驗發揮了力量。確實遵守赫爾辛基最後法案能改善歐洲局勢，驅散聚集在大陸上空的烏雲。

伏爾泰曾經夢想理智的勝利是，人類過正常生活的必要條件。在核子武器已經取代弓箭的今天

天，這位偉大的法蘭西之子的呼籲特別適合時代需要。我們有足够的時間探討誰的意識形態，誰的觀點和法律比較合乎道德，誰的經濟政策比較合乎理性。歷史會提供足够的時間，讓不同的生活方式做和平的競爭，使人類有機會，自由選擇最適合他們的社會制度。不錯，我們雙方體制不同，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這是歷史的意志。

至於蘇聯，它過去一直盡力和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相處，以後也會如此。就是這個原則，決定我們解決國際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我們制定國內政策也是如此遵循。

今日，我要大略的談談我國國內的狀況。現在，蘇聯約有兩億七千七百萬人口。歷史已經證明，蘇聯人民一九一七年發動革命，剷除剝削制度，反抗社會和種族壓榨乃是正確的抉擇。蘇聯人民以他們國家的成就為榮，特別是五十多年以來，這個國家沒有失業問題，工作的權利不但在憲法中列為神聖，也受到社會及經濟措施的保障。所以，我們的預算裏沒有赤字。

我們的人民像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一樣，嚮往較好的生活，他們感激二十年來每人實質所得變成雙倍，主要糧食價格不會上漲。在蘇聯每年建造兩百萬幢公寓，提供廉價房屋，租金平均佔每戶預算的百分之三。人民的健康和精神發展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我要向各位說明，我們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現在蘇聯有超過六百萬的工程師，一百五十萬從事科學工作，一百多萬物理學家。免費的公立教育制度和健康措施已經建立起來，現在正發揮作用。

蘇聯由一百多個民族組合而成。確保境內各族平等是革命的成果之一。蘇聯現在有十五個共

和國，三十八個自治區，其中有許多在革命前夕過着落後的生活。但現在他們不只享有政治、經濟平等，而且締造了強大的經濟陣容，在文化、教育、科學方面進步神速。

蘇聯人民不但看到了他們的成就，同時也注意到本身的弱點和缺點。各位也許知道，在我們社會裏可以公開、廣泛、自由的討論所有問題。我們認為喚起大家注意尚未解決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我們對疏忽和不負責，非常在意。當然我們最重視社會公平原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法律是否被嚴格遵守。

這些措施都是經過人民同意，而且，人民認為我們——也就是他們的領袖，所追求的是正確的。從幾千封來信、私人集會與許多人民的接觸，我深知這種情況。

簡單的說，我們掌握了存在的問題。有些問題已經解決，而有的還需要時間、智慧和持續的努力。基本上說來，我們現在研討科技進步問題，改善經濟管理和方法。這些新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因為我們有優秀的幹部，天然資源和科學化的生產潛力。

最主要的是，我們的政策廣泛地為各階層民衆支持。政府願意進一步改善所有人民關心的國事。

我們即將舉行第二十七屆黨大會，會中要討論促使蘇聯社會更進步的方案，未來五年及本世紀末期的計畫。我們也會用心觀察下一個世紀；前途充滿着希望。未來十五年中，我們在工業方面的建設幾乎會等於過去七十年來所做的。

我說這些，不只是要讓法國電視觀眾了解我們日常的工作和我們所重視的事情。我覺得讓法國，和其他國家人民對我國建設的先後次序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首要事務是發展經濟、社會關係和民主，這些也引發我們關心國際現狀和外交——特別是和平安定的國際局勢，唯有如此，將資源及注意力用於創造和平的理想上，才可能實現。

我們堅決反對在地球上進行武器競賽或把競賽轉移到外太空。因為，停止這個危險的舉動和着手解決裁減軍備問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我要強調，我們不只是口頭聲明，其實也正朝着這個方向行動。首先，我們單獨放棄使用核子武器，延長禁止核子試爆期，停止在歐洲布置中程飛彈，並且告訴全世界，蘇聯絕不會第一個以武器進軍外太空。此外，我方也進行其他有效的解決方法。

這表示什麼？各位請放棄私見，客觀看看各地的反應。新的核子試爆繼續進行，反衛星武器在測試中，對我方所提的新政策不信任。我們無法甩掉一個印象，就是：日內瓦談判可能達成協議，因而武器生產可能必須落幕、軍事酷好必須適度化的動議嚇壞了一些人。不過，大家一定會看到期望中的情況出現，而我們的耐心會幫助我們做到。但是，我要坦白的說：這一切離改善國際情勢的目標還很遠。

誠如各位所見，世上動盪不安的事件逐日增加。我非常誠懇要和法國總統討論這些事，相信我們的會談一定會有豐碩的成果。並且蘇聯促進和法國互相瞭解、合作。我將抱着這種希望前往

法國訪問。

謹代表蘇聯人民，祝福所有電視機旁的觀眾，以及所有法國男女和所有法國家庭，快樂、繁榮、平安。

祝福各位。

問：戈巴契夫先生，無論如何，非常感謝您接見我們。我們很榮幸在這裏和您見面。您是一個屬於現在，屬於您的時代的人。

戈巴契夫：我希望我們能本着兩國關係的一向特色——就是互相了解和傳統友誼的精神來舉行會談。

問：您知道，在您訪問法國期間，並非事事都會順利。巴黎方面既好奇，另外我認爲也相當謹慎的期待您的光臨。他們要看看戈巴契夫到底是怎樣的人。此外，兩國也會談及關係，包括國防政策和人權問題。你對此有何看法？你現在是否必須要改變某些立場？

答：在剛才的演說中，我已大致回答了，我選擇法國作爲我訪問西方的第一站的理由。

不錯，有些法國人士對現在雙方關係進展的情勢皺眉頭，目前雙方關係有了長足進步，交流日漸頻繁。我希望的是政治會談和增進經濟關係及傳統文化交流。我們是基於這個會議會帶給雙方最大利益的假設訪問法國，這個假設是第一考慮要素，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也許法國境內有些

批評我們的人士，我想這些人士是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日漸友好的傾向。但這些不是我們考慮的重點。我要再一次重覆，我們願意前往法國訪問，因為我們認為這符合兩國最大的利益，改進國際局勢的目標及其它國家的利益。現在比以前更須要舉行建設性的政治會談，來消除過去數年造成的衝突。不錯，我們兩國有許多不同；不同的政治體系，對人類價值觀的差異，但是我們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首先，我認為我們雙方都想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都願意在許多方面合作，都憂慮核子威脅昇高和武器競賽。

我們有需要——真正的需要——進行各種交流和討論各種問題。我認為法國是蘇聯在這方面的重要夥伴。基於這些考慮和了解，我們將訪問法國。

問：總書記先生，不容懷疑的，蘇聯和法國的關係一度曾陷入低潮——我指的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這是否只是一個過度時期？現在一切過去了，是不是仍有一些後遺症？

答：讓我們大家往前看，為雙方的關係、政治會談、經濟貿易合作和文化交流注入新生命，擴大合作，找出共同的利益和基於兩國及其他國家利益而一致行動的可能性。

你我都知道在一九二二年時，列寧曾說過一段話，我把它抄下來，要在今天的訪問中說給大家聽。也許我應該用來回答你們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訪問法國。列寧說：「我們極其盼望與法國恢復邦交。」我想列寧這些話的意義和這個想法，也完全適用於今日。

問：不論法國有什麼樣的政府嗎？

答：你們知道，每一個國家自行決定要擁有什麼樣的政府，並且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這是我們擬定外交政策時所認定的原則。我們信任和尊重友善的法國人民，並將與現任法國政府維持及增進關係，而對以後的任何政府也是一樣。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有黯淡的時期。就我們的情況而言，討論雙方關係時，我比較注意能使兩國更加親密的因素。我認為這是促進兩國建立今天互信關係和鼓舞明日關係的最主要原因。我認為這會加強兩國關係和推展和平。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問：您最近會晤了馬切斯先生（Mr. Marchais）。目前法國共產黨已經撤離政府，而且正在批評現任政府。你在這個時候，首先去訪問密特朗總統，是否有些矛盾？

答：我不以為然。這是法國的家務事。我知道，不論是目前的執政黨或是它的同路人，還是反對黨，在某個程度內，都贊成基於傳統和過去幾年的經驗，發展蘇聯和法國關係。我以為這是負責任的做法。我方的立場也是一樣。

問：你似乎和歐洲境內所有社會—民主政府，有極好的關係。是不是？

答：過去幾年，我們積極和社會—民主政黨合作，以改善今日困擾人類的問題——我指的是戰爭與和平。你們一定注意到了，我過去幾個月的會談中，有許多是和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所舉行的。

意識型態的差異，並不妨礙我們合作解決戰爭與和平問題。我們和東德、瑞典、芬蘭的社會

民主黨，日本、奧地利的社會主義黨，有良好的關係，也一直保持聯繫。一般而言，我們隨時準備與願意盡力扭轉國際局勢，促進世界了解、交流的力量合作。

問：你最近好像對歐洲特別有興趣。這個印象正確嗎？

答：蘇聯的領導階層在制定外交政策時，經常考慮到與西歐的關係——甚至可以說，這些國家是我們注意的焦點。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都住在歐洲。我想西歐國家很願意和蘇聯改善關係，蘇聯是他們外交政策的重點，就像他們是蘇聯的外交重點一樣。這是有傳統的。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從歷史中學習。歐洲人不願被視為沒有智慧。對各種人類文明的發展，歐洲人都有卓越的貢獻。我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我們必須合作、加強溝通。我想蘇聯很自然會重視這層合作。

問：戴高樂式的方法？

答：我現在不想辯論誰該被尊奉為始祖。和西歐國家交流、合作、建立關係，在蘇聯的外交政策中一直佔着相當份量的。遠在戴高樂這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崛起之前，就已經是如此了。

問：對西方國家的反應，蘇聯的對策並不相同。蘇聯駐法機構的一些官員被指控從事間諜工作，法國政府下令這些人離境，蘇聯方面沒有特別的反應。但是，最近英國控告一組蘇俄官員從事間諜活動，蘇聯的反應非常強烈。一般認為，蘇聯的原則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您是否把歐洲人分成好壞兩種？

答：我相信蘇聯保有主權，對每一種情況均可做出合適的決定。作決定時，我們考慮的必是蘇聯的利益和全盤情況。

問：您對歐洲「游瑞加」(Eureka) 方案的看法如何？

答：我到巴黎後，會了解「游瑞加」方案的詳細內容。也許，我們到時候再交換意見。

問：您是否比較贊同「游瑞加」方案，而不贊成美國的「星戰」計畫？

答：我最贊成太空中立化。如果「游瑞加」方案是追求和平目標——這也是我們和法國總統及官員會談時想要澄清的——我們會重新檢討對那個方案的態度。

問：您寫了一封信給雷根總統，是否提出任何新的建議？

答：是的。

問：可以談談這些新建議嗎？

答：我想美國已經公布了重點。他們經常要求我們做事要機密。但是，他們的耐心只能維持到會談結束時。因為會議一結束，全世界在十分鐘內都已經知道「機密會談」是怎麼一回事，至少，也得到初步消息。所以，我說你們一定已經知道這件事了。不過，我想到法國訪問時，仍會談到這件事。

問：是不是談到要裁減核子兵工廠內百分之四十的生產？

答：我想暫且不同答這個問題。日內瓦會談會討論這些事情。在我們來日內瓦的代表還沒有

提出全部建議時，我不能回答你們的問題。

問：您認為數星期後你和雷根總統在日內瓦的談判，能夠獲得具體內容嗎？

答：像蘇美這種國家的領袖，處在現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中，肩負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期望，如果只是跑到日內瓦去握握手，照個面，站在攝影機前做個愉快的微笑，簡直不可能。所以，我要請我們的同伴——我指的是美國總統和他的同僚做充分的準備，以期在籌備期間和會議進行時，能奠下未來和平的基石。我們必須在現實世界中建立和平——但是是不同的和平和關係。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法國有法國的利益，美國有美國的，蘇聯也是，誰能說其它的國家就沒有自己的利益呢？在國際舞臺上，這些利益互相交錯。如果認為那一個國家或團體能夠操縱舞臺，就誤解了現在的世界局勢；此乃缺乏瞭解所造成的。我們必須體認現實；現實很重要的。

問：總書記先生，最近您似乎有些悲觀。在對法國人民的演說中，您提到核子浩劫的威脅並未減輕。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您也提到為時已晚，世界局勢愈來愈具有爆炸性。你這麼說，主要是指星戰計畫。但是，星戰計畫是未來的事。為什麼您卻認為現在的和平威脅比以前大？

答：這是現在最需要說明的問題。

我們說世界局勢可能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並不是悲觀，而是蘇聯和它的領導階層對世界和平運負責任的表示。如果維持現狀，就必須忍受失去和平，因為現在科技已經進步到可以把武器競賽延伸至太空，可以發展出和核子武器一樣具有可怕摧毀力的新武器。

坦白說，現在才要開始談判爲時略晚。各位一定注意到有一種武裝化的政治意識正在醞釀。如果有一方已經將太空軍事化，而且發掘出攻擊太空的武器，結果如何呢？我們可以推論得出，另一方的答案是什麼？絕不是裁減戰略武器和其它核子系統。我們應該客觀的面對現實，看看局勢發展的趨向，不能矯情地偽裝。希望你不要介意我這樣說。事實上，人類的命運——和平的前途，危在旦夕；武裝外太空將完全抹煞和平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大家要想辦法避免這種情況。

如果有人想把武器弄上太空，那就是有像那種限制A B M戰略武器的條約或其他條約，也發揮不了作用。所以我們對國際局勢發展抱着批判的態度。這不是悲觀，而是實際。我們須要找出方法，將國際關係導入另一條道路，就是合作、停止武器競賽、開始裁減核子軍備，最後完全消除。我必須說，這不能只靠蘇美兩國，其他國家也有責任。現在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或政治家必須領導他們的國家對這些事件採取明確的立場。

問：您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職位，已經好幾個月了。有些人認爲你是接下四分之一世紀的領導者，您現在想對蘇聯做何種改革呢？

答：對我剛才所說的，法國人民都已經知道了，我不必再補充。一方面，我們已經走出一條適合蘇聯人民的道路，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都突飛猛進。我國經濟、教育一度落後，許多民族雜處、幅員廣大的國家，經過短短的時間後，現在，已經實現了一些大計畫和重要改革。不

過，我們不會滿足現狀。如果我們知道人類對物質、文化和精神的需求一直在增加，則不滿足現狀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們的社會必須不斷改變，以符合經濟、社會、文化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這是我們現在主要的目標。

問：許多人視您為尋求突破的人物。為什麼獨對一件事情——相信有損蘇聯海外聲譽——就是人權，沒有改變？

答：可以這樣說：讓我們在蘇聯境內處理自己的事，你們在法國處理你們的事。不過，我還是要回答你的問題。人權對我們來說，不是問題，我們隨時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觀眾面前，與任何代表辯論。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西方對這個問題不實的報導，已經危害到國際關係。

說到經濟和社會權利，我們隨時可以比較我國和西方進步國家的情況。至於政治權利，我敢說，最高蘇維埃裏工人和農人的代表人數，比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加起來的國會代表多。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實驗，把工人送上你們國家的國會，至少維持半年或一年的時間，看看會發生什麼事。通常工人不受重視。但是在我國，從鄉村到最高蘇維埃，工人都佔有主要地位。

當然，有些人不贊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府，他們偏向其他的意識型態。如果這些人和法令起衝突，問題就來了。您提到的史可蘭斯基，他觸犯法律，所以被判罪。

你也提到「猶太問題」。我會很高興聽到猶太人在別的地方，可以享受他們在蘇聯境內所享有的政治和其他權利。猶太人佔我國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六九，卻佔政治和文化圈人士的百分

之十到二十。很多猶太人是全國知名人物。

如果基於國家團結，我們會解決這種問題。但是，關於個人知道國家機密就不同了。法國不是也立法保障國家利益嗎？我們會繼續基於人道立場來解決這些問題，絕不會小題大做。

問：就在最近，聽說蘇聯境內有四百萬個政治犯，是真的嗎？

答：一派胡言！這又是戈培爾宣傳——我很訝異，你是受過教育的現代人，怎麼會問這種問題。我要再重覆一次：這太荒謬了。

問：戈巴契夫先生，您似乎運用了一種新的溝通方式，採用新的領導型態。是不是「戈巴契夫風格」？如果是，您怎樣定義這個風格？

答：我想沒有所謂「戈巴契夫風格」。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工作的方式、尤其是我的工作方式，並不是昨天，一個月或數個月以前才出現的，而是一直都是如此。我的同志們也是如此。

這種黨領導稱為列寧工作方式。它的特點是加強和勞動階級溝通，公開我們的工作，分析實際過程，作為制定政策的方針，這就是列寧教給黨的。我熱中於這種方式。列寧的方式是最適當的。我們跟隨列寧，並且使用他的方式。

問：蘇聯新生代的領袖和您一樣地崛起。上個週末我們聽說貴政府的蘇維埃頭目已經換人。除了作風外，這批新一代的領袖能對您的國家將產生那些影響？

答：我想這些是很普通的事。每一代都渴望進步，塑造政治、文化、精神價值。我想，這一

代的領導者也會朝這些方向努力。我們首先要大規模提昇社會主義。我們知道怎樣造就社會主義中最好的狀態。「人」和他的需要是我們考慮的中心。

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促進經濟、政治、社會主義民主進步。在一切措施中，我們會特別重視發揮人類的價值。

問：後天您要前往巴黎，如果您有一天晚上休息，那麼您想做些什麼？參觀畢卡索博物館？看莎士比亞的凱撒戲劇？或者聽音樂會、看歌劇？您最想做的是什麼？

答：因為我知道行程的安排，並沒有給我一個晚上的休假——你更不用說是一整天。所以，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當訪問另外一個國家時，瞭解這個國家的歷史，是很有意思的。對於每一個社會、國家、民族，以及他們的問題、傳統和利益，我絕不比其他人興趣低，甚至比他們興趣高。或許，這是政治家的本性。

問：總書記先生，我們可能還有許多問題請想教你，但是我們現在必須結束這次訪問。我們要再一次謝謝你接受法國電視臺獨家訪問。

答：我很高興會見法國電視臺的代表。我想，由我們的對話可顯示雙方將心平氣和的會談、討論。

我們對於與友善的法國人民發展進一步的關係深具興趣，這是互惠的；我們必須走向彼此。我們基於這樣的觀點來處理即將來到的法國之行。這是提昇兩國關係，展示未來前途的好機會。



給參與太空飛行工作者的賀詞



我要對太空飛行工作者協會第一次國際大會，表示誠懇的道賀。這次的召集會議意義深遠。正表示着人類已經進入太空世紀，非經由道聽塗說，而是憑着自己的經驗，去認識太空，在太空中瞥見我們美麗的地球全貌的人，越來越多。談到太空事件，你們的意見自然會受到重視。當然你們是支持地球和太空和平的。

對任何人來說，進入太空都不再是秘密了。已實踐了人類的夢想，但也可能變成人類致命的威脅。蘇聯堅決反對造成悲劇事件。我們應該加強合作，開發外太空，增進人類福祉。你們是本世紀的部分歷史。你們為和平盡愈多的心力，愈能促進各民族間的了解與合作。

我衷心祝福各位成功、幸福。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對法國國會發表演講



在巴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戈巴契夫今天在拉賽皇宮會見 M P S，外交事務委員會 (Foreign Affairs of Committees) 人員，國家會議法—蘇友誼團體 (Franco-Soviet Friendship Group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和議員。在這次會面中，蘇聯方面尚有下面幾位人員出席：蘇聯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即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基波夫，外貿部門第一副部長戈馬洛夫，科學院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副院長維立科夫，最高蘇維埃外交委員會人員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ssions of the Chambers of the USSR Supreme Soviet) 亞歷山大，拉哥汀，拉亞汀等人。

戈巴契夫受到法國國家會議議長路易士·莫馬 (Louis Mermaz) 和法國上議院議長阿蘭·波爾熱烈的歡迎。

路易士·莫馬在演說中，指出兩國長久以來有深厚的友誼及合作的傳統，已經為不同社會經濟體系國家的建交，樹立了榜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人民並肩作戰，因而更增進了友誼。六〇年代，兩國關係有長足進步，因而締造了赫爾辛基精神。我們過去的合作一直帶給兩國極大的利益，並且促進兩國和整個人類的進步。深信以後也會如此。

我們非常自信蘇聯在致力追求和平。目前，我們正積極研究貴國所提的延長凍結核子試爆、

和蘇美裁減百分之五十能够侵入他國領土的核心武器的建議，因為我們認為蘇美兩個核子強權應該在裁軍方面率先以身作則。

路易士·莫馬指出，兩國國會議員多年的接觸已經為加強雙方關係奠立了良好基礎。法國和蘇聯的友好關係，在某些方面來說，有助於歐洲和其他地方發展。法國國會議員將繼續這種直接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

接着，由戈巴契夫對國會議員發表演講。

敬愛的議員和代表們，

各位先生、女士：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在法國國會發表演講，和各位法國人民選出的各位代表見面。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謝謝密特朗總統邀請我來訪問貴國。

今天我們來到法國的第二天，已經舉行了一些重要的會談，雙方在兩國關係和國際現勢方面交換了意見。當然，現在要綜合與密特朗總統和其他人士的會談結果為時尚早。但是，雙方均明顯表示了加強兩國關係的願望，以及拉近雙方對國際問題的立場。

不論是與密特朗總統的會談，或是在這裏發表演說，我都儘量要讓大家了解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及主要方向，就像其他國家一樣，我國的外交政策首重符合國內的需要。

請讓我簡要的談談這個問題。相信各位也知道，多年來蘇聯政府走過一條困難重重的道路。

我們從帝俄手中接下了經濟落後的俄國。如果以歷史的標準來說，在簡短的時間內，蘇聯憑着優秀的文化，變成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國家。解決了失業問題，並提供住屋、醫療、教育等的社會福利。我現在要舉出一些數字來說明我國經濟的進步。從大戰後，國家收入成長六倍強，工業生產增加二十四倍，人民實際所得提高了六倍。

這些成功沒有讓我們變得自滿。雖然眼前展現的社會比以前繁榮，但是仍然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我們也充分了解本身的缺點，和存在的困難。目前我們主要的工作，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表示：加速社會及經濟發展。

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先提昇許多方面的水準——諸如國家經濟基礎的科學、工業、管理方法、人民本身的自覺、技術和資格。簡單的說，我們已經設立了目標，要建立新的社會。

我們的重要工作是促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活躍，讓人民的精神生活更豐富、活潑、有意義，發展人民自治政府。

大家不難了解，不只是和平、安定、而正常的國際局勢，也是達到這些目標最重要條件。我們的外交政策優先考慮這些原則；當然，我們也儘可能考慮其他民族的利益、需要和現實狀況。

我們這個多面而充滿對立的世界，正邁向二十世紀的末期，仍存在着政治、經濟、社會的複雜問題。長久以來，地球上並存在着兩種社會體系，各自本着原則生存和發展，這已是一個不爭的

事實。

但是，我們還要正視另外的事實，就是國家與國家，大陸與大陸間的聯繫和依賴越來越深。世界經濟、科學、工業技術、資訊、人民的交流，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論是在地球，甚至在太空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變得唇齒相依。

啊！文化蓬勃不一定是人類的福祉。進步的科技經常是用來製造摧毀人類的工具，用來發展儲備比從前更可怕的武器。

在這種情況下，著名的哈姆雷特問題：「活着或是死去」，不只呈現在個人面前，而是整個人類面前。這變成全球性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無論如何，人類、文化必須保存。我們要活下去，必須學會共存，熟練這項尊重對方利益的困難藝術。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和平共存。

我們有足够的力量，摧毀任何意圖侵犯我國人民安全和利益的舉動。但是，我們認為不該用武力解決，只能藉着例子來證明自己意識型態的正確，以及人民出於自由意願所選擇的這個體系的優點。這是我們的信念。

昨天，我和密特朗總統談到世界上對立的根源和目前的兩種趨勢。我們認為不管如何辯解，有個觀念十分危險，就是以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是製造和囤積更具摧毀力的武器。我們認為加速國際緊張局勢，也是危險的行動。這項行動日漸白熱化，使得各國在複雜、緊急的事件上無法達成協議，甚至在單純的問題上也一樣。如果我們不制止這種趨勢，明天我們就無法對付它所

造成的結果。屆時談判就更困難了。

所以，我們認為在還來得及的時候，立刻停止武器競賽的「地獄列車」，開始裁減武器，改善國際局勢，促進各民族合作。這符合大家的利益，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因為沒有人能扮演旁觀者的角色。

各位可能已經知道，蘇聯不僅口頭呼籲，而且實際上已朝着這個方向行動。

我們已經片面停止在歐洲布署中程飛彈，而且要求美國響應。我們停止所有核子試爆，也照會美國，當然，還有其他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蘇聯也建議開始裁減雙方在中歐的軍備和兩國的軍隊。而且，我們準備比美國裁減更多的軍備。

至於太空方面，我們一直是本着和平原則來開發的，而且堅持簽署這類協定，因為軍事競賽一旦轉移到太空中，裁減核子軍備就變得不可能了。如同各位所說，我們在聯合國大會上提議國際合作、和平的開發外太空。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蘇聯採取的新步驟。這些步驟仍然朝向相同的目標：終止惡毒的武器競賽，避免戰爭威脅人類。

第一：幾天前我們向美國政府提議，雙方協議全面禁止太空攻擊武器，確實並徹底的裁減百分之五十射程能到達對方領土的核子武器。

換句話說，我們對年初即由雙方同意爲日內瓦談判目的的問題，提出一個實際的解決辦法：不只停止武器競賽，更大幅降低軍備層次，防止在太空進行武器競賽。

這些對促進戰略安定和彼此信任，其助益之大無須贅言。

我要告訴各位，我國的日內瓦代表已經接到指示，要對這個問題提出具體建議，並且被授權對與會者作詳盡的說明。

我這樣說，是因爲西方對我們的提議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和錯誤的謠傳，現在該是澄清的時候了。

第二：關於在歐洲的中程核子武器。朝着盡速完成裁減武器協議（我們在西歐經常聽到，這樣做能帶來極大利益）的方向，我們認爲除了太空和戰略武器外，很有可能分別達成協議。這條路也會漸趨平坦。

在這方面，我想，必須解釋俄國對法國和英國的核子潛力，以及對平衡歐洲武力一事所採取的立場。這項潛力急速發展，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法國方面有一種說法，沒有法國代表參加的核子會談，對法國沒有效用。這聽起來是合理的。因而，我們雙方應該舉行直接會談，合力找出可行的辦法。當然，蘇聯隨時準備和法國舉行這種會談。對英國也是一樣。

我要強調，我們會以最謹慎的態度考慮法國的安全需要。現在，我們認爲法國的裁減問題不再停留在議事階段。

第三：各位知道，我們已經宣布延緩在歐洲布置中程飛彈。目前，蘇聯在歐洲地區的預備狀態SS-20飛彈數目是兩百四十三枚，和一九八四年夏天時的數目一樣，當時是由於美國在歐洲布置中程飛彈，蘇聯才增加布置。後來，才布置上去的飛彈已經解除戒備狀態，而維護飛彈的固定設施在兩個月內就會拆除。這些都可以證明：面對我們這些行動，美國卻仍然繼續維持武力。

我要特別解釋我們賦與「歐洲地區」一詞的意義。這個地區是指西歐的中程飛彈所能摧毀的目標。

大家要注意，我們已經撤除老式，但非常有威力的SS-5飛彈，現在正繼續卸除SS-4飛彈。這表示蘇聯在歐洲的所有飛彈數目比十年，甚至十五年前要少得多。我們這種自我限制的做法，主要是考慮整個歐洲的安全需要。我想，歐洲現在有資格要求美國響應停止繼續在歐洲布署中程飛彈。

可見，蘇聯採取了多麼認真的步驟。除了這些行動外，我們認為最近的建議是一組有建設性又符合實際的辦法，更是目前國際關係發展的一項突破。這項突破有助於國際間和平、安全、合作。

如果各位願意，這是我們改善威脅和平，深具火藥味的國際現勢的方案。我們期待西方除了響應外，也能合力走出這條路。

我要強調：如果我們的提議得以實現，將對許多國家所嚮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提

供實質的助益——禁止和全面消除核子武器，必將人類從核戰的威脅中挽回。

在核戰中沒有勝利者，似乎所有具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都同意這一點。我們必須下一個實際的結論：停止核子武器競賽。相信所有誠實又實際的政體、社交名流，和珍惜家園、生命及後代子孫的人們都會支持這項行動。

全面禁止化學武器和消除存量已是刻不容緩了。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中，蘇聯積極參加草擬條約行動。我們和對方談到許多重要的方案——包括檢驗問題。我相信在這方面很有希望達成協議。

突然，我們想到另一個主意。既然「不增殖核子武器」能達成協議，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方法試試化學武器呢？這也是要達成全面停止武器競賽目標的部分工作。蘇聯準備參加草擬不增殖化學武器的國際協定。我們也將盡力讓歐洲地區免於化學武器的威脅。

站在這個西歐心臟的巴黎，我不得不談到歐洲的安全問題，以及蘇聯的觀點。

首先開始一個最普遍的問題。究竟什麼是歐洲的安全？就是沒有戰爭和戰爭的威脅。不論各民族所選擇的社會體制是如何不同，歐洲唇齒相依的命運特別明顯。由於此地人口稠密、軍備飽和，歐洲比其他大陸更經不起武力衝突——更遑論核子武器了。

這表示歐洲的安全不能以軍事方法或軍事力量來解決。這和傳統完全不同，和人類花了幾世紀，甚至幾千年形成的觀念不同。人類無法立刻適應新事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於是，對很多普通的問題我們開始重新思索和適應新的現實，包括軍事和政治領域。希望歐洲和其他地

方也能重新反省。

目前，不敢挑起戰爭和使用武力是由於害怕難以接受的報應。雖然，每一個人都了解持久的和平不能只奠定在逃避上。但問題是：何處去找尋逃避的替代品（或者，用軍事術語來說，「阻礙物」）？

若想利用「星戰」來解決的話，這實在是幻想，而且是極端危險的幻想。想在精緻的盾與劍中，找到解決安全問題的答案，實在太天真。只有和平共存、緩和緊張情勢、裁減軍備、互相信任、加強國際合作一途，才能確保歐洲和世界的安全。

這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需要大家摒除過去數十年養成的互相猜疑、不信任、偏見。如果我們要活下去，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路了，就像走任何長路一樣，第一步往往是最困難的。因深深了解這一點，所以蘇聯爲了我們自己和各位，願意幫助大家克服困難。這個願望激發那些我剛才提到的建議。

這個維護和平的願望，也促進斯德哥爾摩會議中，討論在軍事方面互信的重要問題。我們認爲，未來和平的輪廓在那裏漸漸成型。這些輪廓包括切實遵守不使用暴力的原則，有一套建立軍事互信的明確措施，我們稱爲安全保險絲，免得對方在強化軍事對立時，給與錯誤的詮釋，許多國家——特別是中立國，主張以通知方式互相交換每年軍事活動計畫。我們準備響應這種協定，希望有助於消除猜疑和暗地裏的劍拔弩張。

在世界各地，包括我們大陸的北歐和巴爾幹，建立核子中立區的理念漸形共識。我們支持這個理念，如果需要，我們準備參加適當的保證措施。像往常一樣，我們視這個理念為劃開兩國軍事、政治集團的好方法。不造核子武器和境內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應該由國際法保障他們的安和保證不受核子武器的對付。

赫爾辛基最後法案列了許多歐洲各國合作事議。這是當時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到現在仍維持着重要性。赫爾辛基條約簽署十年後，歐洲代表紛紛宣布它繼續有效。蘇聯將盡全力維護這個條約。

歐洲每個國家都曾參與赫爾辛基條約，這是歐洲人共同的財產，我們應當協力維護和擴展該條約。

歐洲的政治氣氛決定於東西方的經濟關係，對此，新的做法也是必須的。每一個國家致力追求工業、技術、科學進步的目標，若利用各國分工合作的方式將更容易達到。蘇聯支持合作，也在找尋有利合作及共同生產的新形式。不消說，這是本於互惠及平等的原則。

東歐經濟互援委員會和歐洲共同市場之間若能建立更類似商業的關係，將對我們十分有利。東歐經濟互援委員會的會員國針對這方面，因提出了建設性的新議而受到好評，希望這個新議能產生具體的結果。歐洲共同市場組織的會員國是一個「政治單位」，在某些國際問題上，我們隨時準備與這些國家達成協議，這可以利用許多方式，包括與歐洲國會代表的聯繫。

沒有歐洲所有國家的一致努力，就無法真正解決像維護並改善大陸環境的種種急迫問題。顯然地，像我們脚下的土地開始燃燒，天空落下酸雨，更因為烏煙使天空朦朧不清，河流海洋受到嚴重污染等等。我們過去缺乏遠見，現在這些問題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單獨能解決的。大家都應該覺悟到我們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在這個廣大的地球上，一種「人道主義法則」，共同致力維護過去的文化，以及能够滋潤人類精神文明搖籃之一的歐洲文化交流活動，不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嗎？我們正積極準備數年後將在布達佩斯揭幕的一項意義非凡的「文化廣場」活動。有關他人生活方式的資訊和互相同情尊重的情緒正在擴展，基於這個觀點，互相學習對方語言是非常重要的。擴大交換學生和老師的意見也值得嘗試。年輕人對彼此持有正確的觀念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將是建立和平的人。同時，合力對抗疾病——不論是舊的或新發現的。

蘇聯特別強調保障人權的重要性，但是，必須摒除以偽善、揣測的態度和干預他國內政的企圖來討論這個問題。在歐洲，移民勞工的地位、異國聯姻和家庭團圓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我們贊成以主動和符合人道的精神，以及充分尊重他國主權的態度來解決這些問題。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處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中，國際關係方面尤其不可仿效中古的幻想和強調意識型態的差異。讓國際關係維持穩定，少受政治情況干擾，將有助於歐洲的穩定。

舉例來說，我們不認為華沙公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永遠禁止某些形式的接觸，及禁止在不久的將來，談及如何克服歐洲分裂為敵對團體的問題。大家知道，這正是我們和我們的聯盟所提的建議。就算仍然維持二個集團的局面，也有可能找出緩和和目前這種尖銳對立的方法。

當然，目前重要的——以前沒有這種情況——是擴展東西方密集的政治對話，利用已經存在的對話方式——定期舉行各種不同層次的會談，包括最高階層的政治協商會議、大規模的科技、文化交流。

我們認為發展國會關係，也是重要的一環。我要強調這一點，特別是因為我現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表演說。我說的包括與法國國會建立關係；莫斯科隨時都歡迎國會和參議院代表來訪問，我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邀請各位。

而公認的要點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改善本大陸的情況，克服目前日益擴張的對峙局面。

我還要補充一點。在其他地區，加強溝通以減少衝突和緊張，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事實上，蘇聯和法國雖隸屬對立的軍事—政治集團。但是對目前如何解決許多地區性問題，卻有相同的看法。這是為其他國家溝通交流的楷模。舉例而言，對中東、中美洲、南非等地的情況，我們和法國領導階層接觸後，已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提議和西歐敦睦合作，並非輕視加拿大對這個目標的可能貢獻。加拿大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員，而且也簽署赫爾辛基法案。可見，我們的歐洲政策沒有反美的偏見。

由於聽到許多對這項原則的揣測，請讓我做進一步說明。有人說，我們和西歐改善關係，是想破壞美國與西歐的關係——這種說法實在很荒謬。首先，我要說我們不只要和西歐建立良好關係，也希望和美國建立良好關係，還有中國、日本和其它國家。我們不是在玩梅特涅的「平衡權力」政策，扶植一個國家對抗另一個，同時還打擊對立的兩個集團，製造「軸心」和「三角」關係，我們的政策是緩和全球衝突，促進世界安定，發展國際性合作。第二，我們了解實際狀況，知道不論從歷史、政治和經濟的觀點來看，現在都是聯合西歐和美國的時刻。

敬愛的代表們——

我們的意識跟不上急劇變遷的社會狀況，我們的理智已經警告了，特別是對目前的狀況。人類已經開始探索奧妙的銀河，但是地球上還有多少有待解決的事呢？

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獨自解決現存的問題。但是，分裂、對立、猜疑的舊理念正阻礙我們團結。

我知道，在這個禮堂內有許多人無法接受我們的世界觀、意識型態。我是一個實際的人，不會要求各位改變立場。任何哲學都要靠人們自己主動去接近，只有經過許多磨鍊後才能了解它，只有用心體會才能接受。不管雙方政治和哲學觀點，價值和目標多麼地分歧，我們必須記住一件事：我們大家都是祖先香火的傳承者。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以自己的方式去滋潤世界文明。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的巨人，

俄國十月革命和從事地下工作的英雄，都已經履行了歷史責任。

我們這一代呢？我們雖然有許多重大的發現，不過也找到了自我毀滅的方法。在這即將踏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刻，我們必須燒毀「核子煉金術黑書」，讓該世紀成爲第一個毋庸恐懼毀滅的世紀。

如果我們羣策羣力，將會完成這個任務。蘇聯將隨時爲確保歐洲和其他大陸繁榮、自由、和平而努力，我們將不遺餘力地往這個目標前進。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與法蘭哥·密特朗在巴黎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



法國總統法蘭哥·密特朗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會談結束後，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在巴黎愛麗榭皇宮舉行聯合記者會。密特朗指出，他以高昂的興致記下了戈巴契夫所提的整套方案，而且從這次蘇聯領袖會談中，「雙方在了解方面，有了進展，如此有助於解決目前複雜的國際局勢。」密特朗宣稱，處在衝突尖銳的國際局勢中，每個國家應該本着自身政策，追求國際關係之緩和。

兩國會談主要重點是裁軍、平衡武力、促進和平、維持和平及消弭戰爭的發生，法國領袖特別提到蘇聯最新的建議：裁減百分之五十的戰略武器。

「直接有關的國家蘇聯和美國應該更具體的討論這個建議，」總統說。「他們擁有達到這個目標的條件：專家和所需的資料。換句話說，蘇聯和美國有確保會談進展的一切必要條件。我希望共總書記和美國總統訂在下個月舉行的會談中，也能談談這個目標。」

密特朗總統指出，要大量削減武器，必須先聯合起來禁止將武器競賽延伸到外太空。「法國一直希望不必和它的盟國，尤其是美國朋友，採取不同立場。但就在最近，法國不得不在大家了解的情況下，宣布不參加任何發展太空武器的行動。太空武器不同於現存的武器；若將核子武器應用到外太空，不只意謂一九七二年所簽署的反彈道飛彈系統條約的失效，也開啓了另一回合的武器競賽，而走向另一種形式的擴充軍備。目前，我尚無法詳細指明一切。

「我當然記得美國領導階層針對這件事向我提出聲明：他們以爲太空武器是防衛性武器。但

我不願意談它。法國已經表明不參加星戰計畫。雖然法國對外太空深感興趣，但是我們相信可以用其它方式來開發外太空，給人類帶來益處。」

密特朗總統提及，法國會一再拒絕將它的核子武器列在討論範圍內，強調由於並沒有法國代表參加，就不該把它的核子武力牽涉在內。

密特朗認為裁軍不該局限在中程核子武器上，還應該包括戰略和傳統武器，還有化學武器和反飛彈。「法國不反對和別的國家交換意見，特別是和蘇聯定期或重開會談是一個好方法。」

「我們兩國立場不同；法國和蘇聯屬於不同的社會體系、不同的集團。若爲了拉近雙方的距離，兩國必須致力了解對方，利用機會加強合作。總書記邀請我們明年訪問莫斯科，這正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而今後也必然如此，本人已經接受了這項邀請。」

「我們也討論到其他的問題，」總統繼續說。「我們尤其希望將在明年中旬結束的斯德哥爾摩會議，與會的三十五個國家能達成協議，另外，赫爾辛基最後法案應該多方面修改擴展，發揮更大的效力。」

「我們也涉及到所謂地區衝突的一些重要問題，」密特朗指出。

「至於互惠關係，我們的會談包含貿易平衡、開發外太空的一連串和平計畫和追求科技方面的成就。」

「我們特別談到核子融合——這是兩國科技已經着手開發的領域，也提到雙方均獲利的成功

事項。」

最後，密特朗結論：「我願意以上面所做的聲明來表達我的感謝。和總書記在討論過程中，感謝我們能誠懇深入的討論世界上重要的問題，促使雙方進一步密切合作的假想成爲可能。這符合兩國歷年來的歷史傳統，尤其是二次大戰後。在二次大戰中，蘇聯和我們都蒙受慘重的損失；我要再一次謝謝俄國人民的犧牲，他們的英勇締造了法國的解放。」

戈巴契夫也發表聲明如下：

「總統先生，我想，現在我可以繼續說話。我要再一次說明我們爲何來法國，主要是基於一個假設：目前世界局勢發展到這個地步，有必要採取負責任的抉擇和行動。尤其是一些舉足輕重的國家。我想到了蘇聯、美國、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只要這一切變成我們共同的目標，儘管時局惡劣，我們依然可以建立一個更好、更安全的世界，讓和平確立，並改善局勢。」

「雖然我們的政體、意識、世界觀不同，我們都需要替這個世界找出一條互信互諒、合作的道路。所以，我們贊成會談。」

「法國是蘇聯討論這些問題的重要夥伴。過去的傳統有助於我們目前的關係，我想對未來的關係也是如此。我所說的傳統，不只是領袖級人物基於政治需要的接觸，而是指幾十年和幾世紀來，聯合兩個民族的傳統。」

「就是這個堅定的基礎，使得帝俄和法國，蘇聯和法國，在歷史上最艱困的時代，能够一起

商討最尖銳、重要的問題，合力謀求對策。因而我們接受密特朗總統的邀請來到法國訪問。我要再一次由衷地感謝總統先生的熱誠招待。

「對於您剛才所說的，我想補充說明。我們兩個國家，不管是訪問前或訪問期間——這個訪問即將結束——一直維持本身的社會政治體系，擁有不同的意識型態，各自隸屬於以往的集團，以後也不會改變。在會談中，我和密特朗總統都未企圖說服對方改變立場。

「但我們屬於兩個不同系統和軍事—政治組織，是否減少了這次會談的重要性？

「我認爲，也許在某方面說來，反而有好處。從總統這幾天在會談中的話可以得到證明——我們有三次和總統會晤交談，而沒有其他法國政治人物加入。總統的話充分反應了他的想法，這是非常重要的。蘇聯和法國雙方領袖各自就實際的處境，設法分析目前的世界局勢和商討解決困難的方法，比較雙方的評價、交換意見。我想這是蘇聯和法國雙方領導階層對世界命運負責的表示。這一點對舉行會談，商討雙方採取合作或平行措施來改善局勢，有極重要的影響。

「一般說來，我們對過去數天和密特朗總統及法國政要的會談，有很高的評價，這場會談實際而富有建設性，並且在開放、互相尊敬、友好的氣氛中舉行。

「總統已經提過會談的內容。主要是以目前國際危機中迫切的問題爲核心。我們非常清楚雙方對許多重要問題持有不同意見，這激起一個共識：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改善情況、消除籠罩人類的威脅、致力將目前敵對的氣氛轉趨緩和。我深信總統贊成這個看法。

「總統提到『緩和國際局勢』是我們會談的特色，不是因為我們沉溺於緬懷往事。而是從緩和局勢的過程中，可以學到一課。我們到現在還不了解爲什麼這項工作遭到延緩，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停止了。大家都了解，如果我們本着責任感，要討論維護和平的大事，急需要先緩和國際局勢。所以，這個問題的實際可能性就在這裏被提了出來，也是我們過去幾天會談的重點。」

「如何終止史無前例的武器競賽是這次會談最重要的話題。在巴黎，我們向總統、國會、大眾和法國人民，說明我方向美國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已經成爲日內瓦會談的主題之一。不只是蘇聯和法國領袖關心這些問題，所有國家，頭腦清醒的政治領袖，及沒有被武器競賽、敵對局勢所蠱惑的人都關心。」

「我不再重複我們所提的新建議，大家都很清楚了。我只想說，交換意見後——非常具有實質意義的一次——法國政要及他們的總統表示了解這些建議的重要性及建設性。提出這些建議時，我們了解過去數個月來大家如何評判蘇聯。如果太空武器不進駐太空，蘇聯準備大量裁減核子武器。這是問題的關鍵。這與一月時蘇聯外長和美國國務卿的協議是一致的。」

「幾個月前，我們日內瓦談判的夥伴說：『你們那些重要的建議在那裏呢？』並與相關的消息傳到我們耳中。但現在我們從相同的來源，聽到：『你們爲何如此堅持這些提議？』」

「這讓我想起沙丁的故事。那沙丁騎在驢子上時，大家大聲吆喝說，第一次看到一隻老驢馱着年輕人。於是那沙丁只好把驢子扛在肩上，卻又聽見責備聲，只是譏罵的內容反過來罷了。」

「我們認為該是採取決定行動的時候了。怎麼說呢？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地步，只說：是的，我們贊成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的，我們將朝向使世界局勢正常化的道路前進，但這是不够的。如果沒有配合實際的行動，就是政治宣傳、欺騙世人。」

「除了我們已經片面採取的那些行動外，我們又提出新的建議，以期讓日內瓦會談變得更有建設性。也許我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至少不比美國差——如果不立即停止武器競賽，人類將有何種遭遇。於是這種體認增加了我們的責任感。」

「雖然目前局勢緊張，但若開啓另一回合的武器競賽——太空武器回合，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能坐下來談判。如何舉行呢？每一個人應該清楚這一點。順便要提的是，新聞界也應該了解國際事務的重要性。新聞記者不應該只為主編或贊助你們出版的人士服務，你們首先應該為大眾服務，就像我們在蘇聯時了解和感覺到的一樣，目前最迫切的是，停下來，集中智慧想想我們目前的處境，開始行動，採取具體的步驟。這是一個簡單的公式，簡單的計畫，但事關同胞和其它民族的命運。它包含了建議和具體的探索。蘇聯支持這個行動。」

「對於蘇聯外長與雷根總統、舒茲國務卿的會談的成果，在某些方面來說，我覺得是令人興奮的。我們沒有聽到老套的回答：『又是宣傳。』」

「我想美國民衆、國會、政治圈正醞釀着清醒而實際的想法。當然，我無法代替美國發言。在日內瓦的兩場談判，有一個回合已經開始，談判桌上正在討論我們的提議，還有另一場即將與

雷根總統的會晤，希望美國方面都能以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問題。基於這一點，我贊成密特朗先生的看法：直接關係蘇美雙方的問題和談判的過程，應該脫離瓶頸時刻，進入具體階段。

「蘇聯誠心希望世界局勢能有轉機。」

「在巴黎的會談中，我們另外提到了中程飛彈的問題。但願這個問題能够擺脫糾纏不清的困境。日內瓦談判也會討論這件事。事實上，美國已在西歐佈置了潘興和巡弋飛彈。」

「爲了強化我們的立場，在中程飛彈方面，我們也提出新的建議。我們認爲——我已經告訴密特朗先生，這個建議造成了新的局面。大致上說，我們還沒有也不想把法國的核子武力列在「蘇聯—美國名單內」。

「這個問題應該和法國、英國商量。而現在有機會和法國政府交換意見，可能有助於召開談判。」

「我們沒有向法國提出裁減核子武器和停止進行軍事計畫的問題。這是法國自己的事。我們了解，法國將依本身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對世界上其他的事也是一樣。但是我們說：『我們開始討論吧！我們開始和其它國家一起研商對策吧！』也許可以找到更有伸縮性的核子系統的替代品。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和密特朗深入交換意見。就我所了解，總統並不反對雙方繼續針對這個問題交換意見。我們也是。」

「蘇聯已經透過駐英大使，向奈契爾夫人提出類似的建議。」

「我們也解釋蘇聯片面行動，使得蘇聯在歐洲的SS-20飛彈數目維持去年六月相同數量一事的原則和意義。另外，SS-20飛彈尚未卸除待命狀態，不過，裝設飛彈的配備在兩個月內會拆除。想證實的人可以去拍照。有人猜測，我們要把這些飛彈運到亞洲。這揣測真是不道德。因為蘇聯和人談交易的態度非常誠懇。」

「我們在亞洲的飛彈恰好足以平衡美國在該地區的軍力——不多也不少。如果，美國沒有增加，我們也不增加。如果情況獲得改善，我們也會採取相對措施。」

「總統和我花了許多時間討論歐洲安全。在這方面，雙方有合作的經驗。這個經驗激發兩國在實現赫爾辛基法案的歐洲部分和擴展它的效益時合作的可能性。」

「昨天對國會的演說中，我說明了蘇聯對這些問題的立場。我不再重覆。我想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蘇聯和法國——繼續遵守法案的歐洲部分，並擴展它，總統已經一再說過了。一如法國，我們贊成實踐赫爾辛基法案。並且，我個人深信，歐洲情況的改善，對全世界都很重要。軍事—政治集團在歐洲直接對峙。歐洲人民已經從歷史中取得教訓。赫爾辛基會議後，歐洲有了一個朝向合作與安定之途前進的共同基石。」

「蘇聯和法國是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倡導者。相信現在是具體草擬協定的時候了。我要說誠如我們所了解，法國也贊成的，就是我們已經鼓舞了雙方，找尋兩國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和密特朗總統的會談中，我們也適時注意到一連串的地區性問題和緊張的情勢。雙方對這

些問題已達成了解。至於一些其它問題，我們的分析和立場有差異，但是都同意在尊重他國獨立和主權的原則下，用政治方法解決這些問題。基於相同的態度，我們討論了南非、中東局勢和其它問題。

「我們來到巴黎是希望刺激蘇聯——法國關係的發展。密特朗總統的動機和我們的吻合。在這方面會談的成果，讓我們對加強兩國政治對話及經濟貿易合作，深具信心。

「我們知道近幾年來，雙方經貿關係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是過去的兩倍。但是，尙未發揮兩國的潛力。所以，我們同意在這方面加強合作，而且已經簽署了有關的協定。

「會談產生了許多具體而有趣的方案，其中有幾個是大規模的。我方深感慶幸。我們認為這有利於改善全面的局勢。

「我剛才指出，雙方同意加強政治對話。我已經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會邀請密特朗總統訪問我國。他將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訪問間隔愈短，可能問題會愈少。我們對下面問題，也交換了意見：大家稱爲托卡馬克（Tokamak）的方案，這是蘇聯、法國、美國、日本和其它國家合力開發熱核合成的方案。我們不禁會想到，這個方案是否可能研究出不會枯竭的能源。這實在是很誘人的主意。因爲這是個和平的主意，所以非常適合時機；另外還有十分不同的建議，我們的專家告訴我，這個建議真的有可能實現。

「整個會議的結果，不但富有建設性，我認爲它令人難忘。這些結果符合蘇俄和法國人民的

期望，以及歐洲和國際安全的廣泛利益。

「最後，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感謝密特朗總統，過去幾天我所會晤的所有先生、女士，謝謝他們的友善及熱情，以及對我國和人民的致意。」

接着，戈巴契夫和密特朗答覆記者的問題。

問（法國無線電視臺）：總書記先生，您說蘇聯無法不正視法國發展核子武力的事實。您是否希望法國不要加強核子武力，或者只是有限度的加強？換句話說，依您看，法國核子武力會變成雙方討論的主題嗎？

戈巴契夫：我想，我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建議採用直接交換意見的方式，以討論所有實質的問題。

問（蘇聯電視臺）：密特朗先生，您認為有可能締造禁止外太空武器競賽的國際協定嗎？

密特朗：我沒有超人的洞察力。長久以來，武器競賽一直不斷翻新，現在已經到了外太空階段。如果理智到目前還不能發揮作用，誰能保證今天常識能夠普及呢？我不能預測。基於政治立場，我認為美蘇有必要達成雙方能接受而且對彼此都有利的協定。我不願涉及協定的技術細節。至於法國的立場，我已經說過，法國不參加協定，我們要致力於開發外太空。當然，身為擁有五千五百萬人口的強權，法國對任何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都有興趣。

問（義大利 *Secolo XIX* 報紙）：總書記先生，就我所知，你已經宣布要拆除兩百四十三枚

以上的SS120飛彈。你能證實這個說法嗎？至於有關在歐洲的中程飛彈協定，您相信，從一九八二年的新名詞「在林中散步時達成的協議」中，雙方能找到對飛彈問題的共同立場嗎？

戈巴契夫：我保證現在在歐洲地區，有兩百四十三枚飛彈在待命狀態。這個數目和一九八四年六月時完全一樣。其它的飛彈都已撤除，接下來兩個月來，固定的發射裝備也會拆除。

我方對有關美國領土措施的回覆，現在仍然有效。至於中程飛彈的進一步談判，爲了要鼓舞它的進行和導入符合實際的正途，我們已經提出了分段的方案。同時，我們提議和法國、英國直接交換條件。我們認爲這樣有助於採取實際的步驟。蘇聯隨時可以進行，只要我們的夥伴準備好——我指的是美國。如果有關法國和英國的飛彈，就等兩國準備好。

密特朗：我要特別聲明，法國願意和別的國家交換任何的意見，特別是像蘇聯這樣的國家。雖然今天早上我告訴總書記我們必須正確的選擇討論的題目，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有談判的可能性，我要補充：有關法國武力的問題，美國並未在法國撤軍，所以法國沒有理由與美國分裂。當然，我剛才也提到，法國有完全的自由來決定自己的立場。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有獨立的策略。

問（BBC）：總書記先生，我要問蘇聯和余契爾夫人政府的關係。爲什麼您認爲在中程飛彈系統方面，余契爾首相應該採取和法國不同的立場？另外，您對余契爾驅逐俄國外交官一事，是否認命了？

戈巴契夫：首先，我回答第一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英國在中程飛彈方面的立場是依照一組原則而決定。今天我邀請法國總統——我已經這樣做了——和余契爾夫人針對蘇聯所提的新建議採取新措施。這已從根本改變了情勢。如果情勢轉變，措施也應該跟着變。我同意密特朗總統的看法——我們已經討論過這一點——如果我們昨天就討論這個問題，而且開始談判，然後在今天簽署協定，這就有些奇怪了。不過，我記得密特朗先生在上一次訪問莫斯科時，提到他對法國核子武力的看法時，曾說，法國致力追求和平和裁軍。他認為，現在蘇聯和美國應該率先採取行動，法蘇並不完全排除，在某種情況下，它也會加入談判。今天是一個新的局面，有新的機會。我自然邀請總統針對目前情況，交換意見。

現在，我要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每一個被派往他國擔任大使的人，都接受政府的指示去研討局勢，提供出使國的消息給本國政府，這樣，不管是對雙邊關係或國際問題上，都不致毫無準備。而且，我想雖然這些「消息」不外乎是一些日常的事務。如果有人想破壞雙方關係，阻礙任何改善行動。立即會有國際會談或緩和的社會力量產生。他們隨時預備着；有一種「快速」反應力量」蓄意破壞國際局勢。是誰把余契爾夫人牽扯進去，讓蘇聯所有代表被控以間諜罪名？我就不知道了。

我們基於此，假設而推知蘇聯對與大不列顛的關係深感興趣，不亞於英國對蘇聯的興趣。我要重覆，我們贊成與英國舉行政治會談，發展經濟等關係。因為英國也是蘇聯的一位長久夥伴。

問（GDR電視）：戈巴契夫同志，我相信，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針對促進和平和完成裁軍的問題，已經提出了超過一百個的建議。這些建議都還有效嗎？

戈巴契夫：回憶一些舊的，也是好的建議，實在不錯。全面裁軍的構想過去一步步被逼到角落去，現在的處境有如辛黛瑞拉（編按：即是灰姑娘，尙未被人賞識之意），喔，要提醒你，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如果當時大家及時注意我們的建議，相信我們不會活在目前這種局勢中。這些建議都是長期性的，不像對眼前局勢的反應，一下子就消失。這些建議仍然有效。

問（荷蘭電視記者）：總書記先生，您能說明布署在俄國境內的SS-20飛彈總數嗎？您知道，荷蘭政府在十一月一日將對美國飛彈一事作決定。

戈巴契夫：我方已經通知貴政府我們的步驟，而且荷蘭政府有機會考慮我們的建議。至於有多少飛彈，什麼類型——我要花些時間才能回答，特別是因為這個牽涉歐洲和整個歐洲地區——甚至超過烏拉山到經午線八十度區。我想對荷蘭而言，這就足够了。

問（以色列電臺記者）：您堅稱有必要採取具體措施來解決地區性衝突。關於中東問題，蘇聯和以色列恢復外交關係不是具體的步驟嗎？如果不是，為什麼？

戈巴契夫：由會場內的反應看來，我似乎不必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的答案已經很明顯了。中東局勢非常嚴重，密特朗總統已經說過了。蘇聯和法國都關心中東局勢，我們會和法國領導階層商討共謀最佳對策，如果，以色列想藉着分離式交易（separate deals）來確保自己的國際利

益，以色列的領導階層就是缺乏遠見。這種做法只能贏得短暫的成功，而必須採取永久的解決辦法才行。蘇聯過去一直參與，將來也會參與找出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以改進整個中東局勢，我們將本着良知進行，避免這個地區的問題失去控制，必須尋求政治方法來解決。

有人不喜歡蘇聯參與。但是蘇聯加入中東是客觀的因素使然，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角色。蘇聯贊成集體努力，這方面，我同意密特朗先生的看法。

至於和以色列恢復關係，我想中東局勢愈快恢復正常，我們會愈早考慮這件事。屆時，就沒有任何障礙了。我們參加過重建以色列的工作，而且承認它的主權和生存安定的權利。但是對於安定的看法，以色列和我們有很大的差異。

也許，你要向總統發問（笑）？

密特朗：他們比較難得見到你（笑）。

問（CBS電視臺）：如果他們願意，為什麼不讓以色列人遷出蘇聯？你能說明在蘇聯境內有多少政治犯嗎？

戈巴契夫：我已經在接受法國電視臺的訪問時，回答過了。我沒有要補充的。

問（法國TF1電視公司）：你昨天演講時提到，世界經濟和技術的進步，促進人民及思想的交流。你計畫不久後進一步打開蘇聯大門，讓蘇聯人民自由到西方遊歷，西方人士能夠走訪俄國？

戈巴契夫：我想赫爾辛基協定裏已經包含了所有問題，包括思想、資訊交流和觀光。我們完全支持這些活動。我認為情況會改善，接觸會越廣泛。另一方面，接觸越廣泛，越能加速環境的改善。只要不是想趁機煽動、破壞，干預內政，我國的大門現在就對每一個人敞開。這裏有一個例子：有一羣美國人決定要沿着窩瓦河旅行，他們來自美國各城市，分別搭乘兩艘船遊遍整條窩瓦河。他們回到美國後，對人提起這次旅行的印象。各位知道他們說什麼嗎？「我們以前對蘇聯的認識有偏差。」我們在蘇聯所看到的一切，以及蘇聯人民，他們和我們一樣，有相同的目標、想法、友善、朝氣。如果華盛頓不利用溝通來散播有害關係的毒素和干預我國內政，我們贊成基於平等地位，促進交流活動。但是，至少蘇聯不能被說成是任意對一些國家和政府發號施令的總部。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說法。

問（法國歐洲電臺—1）：總書記先生，每次見到您，都聽到蘇聯的好話。我想請問您，關於沙卡洛夫、史可蘭斯基、努達的事，你如何告訴總統？

戈巴契夫：一旦牽涉到團聚、異國聯姻和其它人道問題，都值得謹慎考慮。我這樣告訴總統。

問（加拿大電臺）：總書記先生，蘇聯是否能够在黎巴嫩立足或保護僑民，或者和西方國家一樣絕望？

戈巴契夫：我想，沒有理由絕望。蘇聯和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在內，對所有情況都有巨大的

影響力，這件事也不例外。我們強烈反對恐怖手段，這種做法令人無法接受。我們已經清楚地表達了立場，現在一切進入行動階段。我想恐怖份子不會得逞的。

問（GDR電臺）：我也有一個問題要請問總書記。您在這裏，最後提到外太空非軍事化。

您認為應該在外太空從事和平性的合作嗎？有沒有太空聯合飛行的新計畫，像三年前的那一次？

戈巴契夫：是的。我們將在這方面，繼續和法國合作。我們有愉快的合作經驗。蘇聯一直在計畫再一次聯合飛行。我們和密特朗總統就此交換過意見。雙方堅持和平原則和外太空探險。這將可能導致相當大的成就。我們可以成立一個組織，設在巴黎，開始研究外太空。

問（ABC電視臺）：總書記先生，您在今天早上的聲明中暗示，美國對你所提的裁軍建議的反應，有些政治煽動的意味。你是否指雷根？如果是的話，是否和您對「時代雜誌」說的：「在日內瓦談判前夕，措詞應該緩和，不相抵觸？」

戈巴契夫：我要重述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所說的話。我要聲明我的評論是根據已經得到的消息而發。否則，讓人覺得這一切都是宣傳花招，那就太不負責了。有關雷根總統的反應，根據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所說，雷根總統以及他的幕僚，我指的是舒茲先生和麥克法蘭先生等人，認真在考慮我們的建議。希望以後的現象能證明是如此。我們不願損害美國安全，這不在我們的計畫內。我們無意打敗美國，也不希望美國這樣做。

問（法國記者）：總統和總書記先生，對中東問題，您們之間發現了共同立場嗎？是什麼？

戈巴契夫：總統說過這一點。我們準備加入國際性尋求改善中東問題方式的活動，我贊成這樣做。

問（倫敦監護報）：是否美國停止發展太空武器，您才會裁減戰略武器？或者兩件事互為因果？您和雷根總統在日內瓦會談期間，達成協議的可能有多少？

戈契巴夫：我想在這個記者會中，我們不應該提前談到日內瓦談判。不過，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想蘇聯和美國都了解這一點，所以雙方現在都在籌備中。我們認為雙方必須在非武裝外太空和大幅裁減地球上的戰略武器問題上，達成協議。

問（CBC）：總書記先生，密特朗總統剛才說，他不準備和蘇聯談中程飛彈。為什麼？

戈巴契夫：我不知道你怎麼會有這種印象。我是說，我們正朝這個方向加速前進，與美國、法國、英國接觸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提高。

問（黎巴嫩記者）：中東國家正抱着希望和惶恐的心情，等待您和雷根總統的會談。他們對可能的結果，感到害怕。在蘇聯的政策上，中東的份量如何？如果美國代表認為中東前途應該保留而拒絕和您們討論。您們會有什麼反應？我們知道蘇聯對以色列佔據中東領土的問題，非常有原則。但是，如果敘利亞再一次動武，您們具體的立場是什麼？

戈巴契夫：中東發生的一切都讓我們憂慮。我們從來沒有脫離公正原則來找尋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軍隊必須撤出佔領區，巴勒斯坦問題必須基於人民自決而獲得解決，黎巴嫩

統一和平發展，以色列人民、以色列主權必須被保障。我們都必須基於這個方向，尋找出解決之道。我認爲其它方式——分別交易、欺壓策略——只是短暫的，無法根本解決問題，保障中東永久和平。所以我們有必要羣策羣力，找出實際的解決辦法。至於像你所說的，美國認爲這是他們的「首要關注」區域，但只是他們單方的想法。美國一下宣稱這裏，一下又那裏。不如留給他們自己去考慮。

這是造成誤解和尖銳局面的因素之一。如果宣稱世界上某個地區是「首要關注」區，那其他民族和兩百個國家呢？這不符合每個民族公平發展和主權獨立、自由選擇的原則。這經常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沒有隱藏立場，任何國家選擇進步，追求獨立政策，培養自己的價值觀，建立自己的經濟結構，我們都歡迎。我們和這些國家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但是，只要我們這樣說，就有人說：「莫斯科的手法，莫斯科的手法！」

在一個變化莫測而多樣性的世界中，國際關係是隨着政治、文化、經濟的多樣發展而定的。我們應該本着強烈的責任感踏出每一步。帝國主義的心態是不能容許的，蘇聯也是一樣。我們不容許它發生，將來也是。

附錄：

「時代雜誌」專訪

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

戈巴契夫：「今日世界情勢之複雜、緊張，已至幾乎爆炸的

地步。」

①對蘇俄領導者的專訪

在他與西方新聞人士——「時代雜誌」編輯兩個小時的獨特面談中，密克海爾·戈巴契夫顯示出自己是一位掌握全局，消息靈通，具都會風味，並機智的，尤其是一個深知自身智慧、心靈的人。在主要的公共事務方面，他敘述了自己對美蘇關係（「繼續惡化」）、星際戰爭（「非常危險」）、雷根總統（「我們已作好與他打交道的準備」）、國內首要事務（「改善生活」），以及他向人伸出歡迎之手的態度（「否則你無法做事」）等種種觀點及想法。在長達十八頁的報導裏，「時代」不但呈現出戈巴契夫直接而具啓示性的評語，更評估了他上任頭六個月的作風及作為，分析了他話中的意義，並報導日內瓦高峯會議兩強權領袖之間有關目標的文字言辭大戰。

· 封面故事 ·

② 這位深具活力的莫斯科領導者

信心與堅毅，戈巴契夫已作好一位偉大傳播者的準備。

雖然他握權尚不滿六個月，密克海爾·什吉亞維克·戈巴契夫表現卻早已比那位高齡且常年病痛的前任總書記，使二十七億八千萬蘇俄民衆震驚。他允諾徹頭徹尾地改革顛覆的中央集權政治、擊潰酒精主義，而代以握手，與美國官員擁吻的方式，還和街民打成一片，戈巴契夫不愧為當代最具活力的蘇俄領袖。以五十四歲之齡，他應有更長的政治前途。他的個性及政治直覺已使西方世界對他了解得不少。但截至本文發刊，他與西方的非官方會面卻少之又少。上週，他邀請「時代雜誌」的編輯羣到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做上任以來首度與西方新聞雜誌的私人晤談。他的目的不外是：向西方傳遞他重要的訊息——他對美、蘇關係的深切關懷及希望。

在兩個小時又十二分鐘的談話裏——這比他原來計劃的時間整整多出一小時——戈巴契夫表現出自己是消息靈通、具都會風味，而有朝氣、堅毅、機智的人，尤其表現出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智慧型領袖。他談蘇俄面臨的傳統艱困問題的主因，但並不是以大家所熟悉的炫耀方式。他的主要觀點，有些用的是稿子，有些則以口語及自然的方式直接答出：

▲在美、蘇關係方面：「今日的情況非常複雜、非常緊張。我用爆炸性形容它。」理由呢？戈巴契夫說，自他同意與雷根總統舉行十一月份的高峯會議以來，美國回絕了蘇俄的一切提議，例如對核武及反人造衛星武器測試的延期提議，美國的認為是「莫斯科又一次的宣傳活動」。由於華盛頓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兩強權之間的關係「繼續惡化，武力競賽日益緊張，戰爭的威脅毫末減輕」。

▲對高峯會議的期待：「看來似乎（華盛頓）已準備好一個為某類政治格鬥者搏鬥之用的擂臺，所想的只是如何給對手致命的一擊。」他暗示，美國正在製造失敗。目前仍有時間來準備達成特殊協議，但時間不多了，他又說。事實上，「火車可能早已駛離車站了。」

▲有關武器的控制：除非美國同意停止他的星戰計畫，因為該計畫為的就是發展防禦原子彈頭的盾牌。「不可能達成限制及減少（攻擊性）核子武器的協議。……因此，如果目前美國在太空武器的發展方面已只剩下最後的一些藉口，日內瓦談判將會完全喪失意義。」（這段話指的不是即將來臨的日內瓦高峯會議，而是正在瑞士舉行的限武談判。）戈巴契夫顯然比他的談判對象在防禦學說方面更具彈性。

▲在他對國內的政策方面：「我們最重要、最首要的工作是，在蘇俄的經濟方面作激烈的改進」，但這不意味着將「在生產金屬、石油、水泥、機械工具或其他產品方面創新紀錄。最主要的事情是，讓人民的生活更好」。他訴求的是「更加強戰略性經濟地區的集中方式」，以及「同

時……加強自治的生產協會、實業、集體農場及地方農場」。他說，他會做到這一切，部份手段是使用「如利益、價格、信用及實業的自足等方式」，這一切的設計都是減少，而非增加中央的控制。雖然他的計畫也許是矛盾的，但戈巴契夫表示他強調的是增加蘇俄在經濟上所需求的和平與其競爭者的穩定關係（如果其對手〔美國〕明瞭他的用意的話）。在談話最後，他要求訪問者「考慮一件事……什麼是完成這些國內計畫所面臨的外界情況？我將此問題的答案留與各位」。他所指的答案顯然是鬆弛緊張的情勢、減緩武力競爭——倘使華府願意如此做的話。但在整個訪問裏，他明白地表示，他和其前任一樣希望緩和美蘇情勢。

▲在他向人伸手以示歡迎的個人風格方面：「我所作的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在史達夫魯普也這樣，」史達夫魯普這塊位於蘇俄南方的地區，正是戈巴契夫的出生地。「也許在我旅遊全國時，報紙偶然抬高了它的地位……但我仍相信我們應該多見見世面……而是否我真喜愛那種風格，這倒不重要。因為不如此，你無法做事。」若此類評論出自西方政治家之口，聽起來較為平常，但實在難以想像蘇俄領袖會以討論個人的風格來作為從政的工具。但雖然多數人已認定現為蘇俄總理的安德瑞·葛羅米柯——長期的外交官，他卻又曾告訴一位西方訪問者：「我對自己的個性並不感興趣。」

這並不是戈巴契夫告訴他人，克里姆林宮領導者新作風的唯一方式。他以知識性卻不誇示的口吻向美國報界專欄作家談第三世界的貧窮及星戰武器的技術。他所展現的暗喻才能，是自尼奇

塔·克魯雪夫之後，不會在克里姆林宮見過的。例如：「某些美國人正向我們的關係釘釘子，然後，又把釘頭鋸掉。蘇俄人必須用自己的牙齒把它們拔出來。」他以「咬」來幽默自己的政治觀點，用意是比喻美國人對所謂蘇俄的宣傳的態度是「根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例如，戈巴契夫繼續說，如果莫斯科宣佈暫停核子試驗（如七週前所作的），「你們美國人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報復。你們必會以另一個宣傳回報，例如，暫停你們部分戰略飛彈的發展，則我們再以同樣的『宣傳』回報你們。」

他的表現顯示白宮的「偉大傳播者」（總統）將在日內瓦遇到高手；但此次會面前夕顯然隱含的意義遠遠超過高峯會議所將代表的。西方的克里姆林宮專家發現，如果他能鞏固其權勢的話，則戈巴契夫的年輕將使他足以領導至二十一世紀。而在與「時代雜誌」記者會面時，他的表現足令人深信他有能力在短期內達成此目標。

白宮發言人提普·歐尼爾在四月間率領美國國會議員四人代表團拜訪戈巴契夫時，曾說戈巴契夫似乎是平地冒出來的。戈巴契夫則微笑回答：「蘇聯有許多可躲藏的地方。」一九七八年，他對蘇俄人民來說都還是隱藏着的，更遑論美國人？大家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直至那時，他的傳記還是很簡短的：乃史達夫魯普農家子，國立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任地區共產黨職位二十三年。他年輕時期及早期的政治生涯重要的影響等紀錄甚為含糊。例如，沒人知道，是否他住史達夫魯普時，曾經歷過一九四二—三年的納粹統治——當時他十一歲——或者他是德國軍隊入侵

前，即撤退的許多孩童之一？

以一名地方官員的身分，戈巴契夫獲兩位權貴的青睞：一位是密克海爾·沙斯洛夫，乃蘇聯多年來的主要意識學家；另一位則是尤里·安德洛波夫，任KGB秘密警察頭子多年。沙斯洛夫在二次大戰期間召集同黨武力於史達夫魯普地區，對當地年輕人的政治前途一直有良好的照顧。

安德洛波夫經常在史達夫魯普附近的避暑地區度假，戈巴契夫成功地招待了他。沙斯洛夫及安德洛波夫幫助戈巴契夫在地區黨會樹立了愈來愈高的地位，一九七八年，他們更幫助他獲得至莫斯科任共產黨書記處官員的機會，此書記處由十位官員組織，他們負責每日如潮的蘇俄中央集權政治事務。戈巴契夫負責全蘇俄的農業，例如美國鮮為人知的——「南達科塔」的農業書記，非官方口語地說，也就是總理核心的高級幕僚之一。

究竟戈巴契夫如何在短短七年的時間裏成爲蘇俄領袖的？這只有克里姆林宮內部的人員才知道，他在任蘇俄農業書記時的成績，並不斐然：而在他任上，強迫蘇俄輸入許多食物之時，穀類收成卻正好堆積如山。這件事，老實說，實在是令人容易忘懷的。在政治局平均年齡七十到七十九歲之間的成員中，他的突出起初是因他的年輕及活力，他於一九七九年以候選人身分加入政治局，一年之後，他全票通過成爲正式的一員。他似乎巧妙地運用了他在書記處及稍後在政治局的地位來影響那些在蘇俄中央集權政治下工作及被撤職的人，因而得建立有三百成員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地位；在理論上說，該委員會的前身是書記處及政治局。

安德洛波夫在一九八二年自里歐尼德·布里茲涅夫去世後，即成爲蘇俄領袖，仍繼續爲戈巴契夫的政治前途鋪路，任命他爲中尉。在安德洛波夫於一九八三年末，因腎臟病而性命垂危時，戈巴契夫每日往返於克里姆林宮及莫斯科城外的醫院，此時安德洛波夫依靠機器延命。「在他最後的幾個月裏，安德洛波夫已將蘇俄交給了戈巴契夫。」蘇聯一位歷史家說：直到安德洛波夫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去世之時，戈巴契夫仍未以自己的名字來治理蘇俄。克里姆林宮的禁衛隊與七十二歲的康斯坦汀·契爾年柯討論領導人繼承之事，而契爾年柯顯然是領導重心，當他也重病無法執行任務時，戈巴契夫負起每週的政治局會議工作，只是沒有以自己的名字實地領導政府而已。最後的決定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當契爾年柯去世，書記處在不到五小時的時間內，即選舉戈巴契夫爲總書記。葛羅米柯提名戈巴契夫，他提出的理由是：「這人有美好的微笑，卻有如鋼鐵般的牙齒。」

戈巴契夫高五呎九吋，身體結實，在旋風般的半年裏，他到處展現他的微笑及牙齒。對本國的中央集權政治，他的手段是鐵鎚及鐮刀。至截稿日止，國內一百二十一個地區共產黨的第一書記中，有二十二人被撤職，其餘還有各大城市的無數官員及公共部長亦遭革職。在高階層方面，戈巴契夫任命了四個新的候選人進入政治局，使其擴增爲十三名成員，他還任命了九名新的政府部長。葛里高瑞·羅門諾夫，六十二歲，列寧格勒黨部長，曾是戈巴契夫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不經儀式地就使政治局及書記處倒臺，因此官方以健康不佳爲由而解其職。葛羅米柯，七十六歲，

狡猾而沽名釣譽，以提名總理爲由，將其外交部長之位由六十七歲的亞德瓦德·謝瓦納澤取代；謝瓦納澤，爲一名白髮的喬治安人，具迷人的個性，但對外交政治卻無經驗。一般對戈巴契夫此舉的解釋是，他希望能聽取更多的外交事務細節報告。

此外，尚有許多這類如大清除殿的撤職事件謠傳着。爲了恢復經濟，並設立嶄新的紀律及勤奮的統治，戈巴契夫在五月份發表警告：「那些不願調整自己及那些對新工作有障礙的人，只有滾蛋一途。」六月份他又發表一項攻擊遲滯的生產部長及其部員的演講。更難纏的是，他甚至唸出了四名無能者的姓名。莫斯科內盛傳着除非禁衛隊能想出辦法阻止他在明年二月的共產黨政治會議之前重施故計——此會議僅每五年舉行一次——否則，戈巴契夫將撤掉有三百成員的中央委員會中半數官員，而代之以自己的心腹。

軍事方面的事務也未逃過戈巴契夫大掃除似的直覺。國防部長，七十四歲的沙基·索可羅夫只奉命爲政治局的候選人，而非如他前任一般爲既定人，且屬下也頻遭更換。另一方面，戈巴契夫也駁回對六十七歲的馬修·尼可來·歐加克夫的讚賞，他的主管職位由契爾年柯取代。歐加克夫曾被任爲蘇俄西前線的執行總長。他的主意經常可決定軍事導向，由於較偏向傳統武器，不重核子武器。某資深西方外交家說：「這樣做對軍方並無大益。」

具形象意識的戈巴契夫不斷在蘇俄電視上展露微笑，他訪問工廠並加入街上的人羣中藉以傳遞訊息。在列寧格勒，一位婦女對他叫着：「只要你接近人民，人民不會讓你垮臺的。」當羣衆

擁向他時，他回叫：「我還能再更接近嗎？」在基輔時，他遭失言之痛，因他兩次以「蘇俄」而非「蘇聯」來稱呼他的國家，後來他忙著更正：「蘇聯，我們現在如此稱呼她，而事實上她就是。」此錯誤激怒喬治安人、拉特維安人、烏茲貝克人及德塔人和尤克瑞尼安人——那些人是他演講的對象，但在蘇聯的電視上卻不曾做過此類報告。

以前的蘇聯夫人們都是離羣的，西方觀察家甚至不知道安德洛波夫的太太是否健在，直到她在安的葬禮上露面才肯定。戈巴契夫的太太蕾莎，五十二歲，在莫斯科大學執教馬克斯哲學，在大眾面前經常出現陪伴他左右，這似乎是蘇聯記者們的一個問題。他們刊出她的照片，卻不在標題上標示她。戈巴契夫的家人常由其女兒艾莉娜陪同出現，她年近三十已是一位內科醫生。還有其孫女；奧克莎娜，五歲。這是蘇聯人第一次如此公開第一家庭的成員。但是戈巴契夫的女婿，是位醫生，卻不常公開露面。

雀躍的蘇聯人樂意見到自己有位意志堅強、體壯的領導者，事實上，他比美國的領導者年輕了二十歲。有關戈巴契夫年輕的笑話不斷出現。其中一則是蕾莎關心地問他丈夫戈巴契夫，為何要在他的臉上做一個和他額上胎記相配的紅斑點，戈說：「那是因為政治局裏的老人們不斷捏我的面頰說：『做得好，孩子。』」

但這一切卻不表示戈巴契夫可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或甘迺迪式的形象，即使他希望蘇聯能再更進步。他的兩位贊助人——沙斯洛夫及安德洛波夫是如此的嚴厲，他們在他的個性裏必會留權下

威性的影響，即使戈巴契夫自己不斷地要求「自我紀律」。在戈巴契夫為契爾年柯的葬禮致言中，他說：「我們要擊倒一切浮誇不實的言論、臭架子及任何不負責任的行為，和一切違反社會主義生活規範的事情。」這符合蘇俄的傳統，遠在沙皇時代即以「改良」的方式壓倒對手，甚於忍受對手。

最顯而易見、最出色和最早的改良，就是打擊飲酒一事。以蘇聯官方的標準，戈巴契夫個人是有節制的，在外交酒會上，他從不多飲一或二杯酒。他的理由比個人的嗜好更解釋得清楚——這理由指的是他強迫他的同胞戒酒。酒精主義在蘇聯相當猖狂，使得蘇聯在各工業國家中的男性平均壽命在近幾年已顯著下降，現在平均壽命六十二歲（美國男性平均壽命是七十一歲）。

打擊酒精主義的行動震驚了每個人，包括政府官員。戈巴契夫將法定年齡由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減少酒店的數目，更強迫酒店每天只能營業三小時，並大量限制生產。酒在飯店裏必須到下午二點才准出售，由於時間訂得太晚，所以有許多飯店根本不願賣酒。蘇聯官員對此規定看得非常認真；他們不願自己拿酒杯的模樣被拍攝下來。政府將酒價高高提升，伏特加的價錢上週漲了百分之二十五，每品脫約六點八盧布，人民平均所得每月僅約三百盧布。

反酒精的十字軍只是戈巴契夫有效推行改革的例子之一，它也僅代表他的自我紀律及驕傲。當然還會有許多他亟欲作的重大改變。當他和「時代雜誌」記者會面時，他說：「每個人都須重新建立事物，重新豎立自己整個工作及思考的方法。」

但戈巴契夫能克服內在的抗爭嗎？哥倫比亞大學哈立曼學院——深入研究蘇聯的機構——的副院長羅伯雷格伏德說：「你無法光靠走入其間，就改變蘇聯這樣僵化的關係。」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宣言依然不離政府首長到工人及集體農場農人的金牆與沈重的工作。有些關於擴展實驗的說法是政府同意由農人處買得一定數量的產品，也允許他們可私自賣一些他們能額外種植的農產品。蘇聯雖誇耀世界級的武器技術及軍事設備，但民生經濟卻遠落於西方標準之後。

戈巴契夫也提出了一些幾乎所有西方專家及少數蘇俄專家都認為必須提升的蘇聯生活水準、及中央集權該放鬆什麼，該生產及如何生產，以及其價錢的問題。在會面中，他也提到以前在蘇聯國內某些因經濟計劃失敗而引起的尖刻批評。這也許能代表了他看出過去改革的失敗是由於領導者的獨有的靈通消息，或是由安德洛波夫所帶來的警惕，而這些失敗都是由於中央集權的無能引起。由他的決策看來，戈巴契夫可謂是集體領導的真正領袖，而非史達林式的獨裁者。他不願承擔計劃者之行動，而反映出經濟的非集權，即是政治集權的放鬆；然而，在這點上戈巴契夫目前當然不願承認或覺得那是無法冒險的。

在外交政策上，戈巴契夫也傳送混合的信號。他對蘇聯以外的世界比以前任何一位頭目即位之前更瞭解。在史達夫魯普的時代，戈巴契夫到義大利、西德、比利時及法國做過官方旅行，這是一位年輕的蘇聯地方官員所少有之殊榮。身為政治局的一員時，他領導蘇聯代表團於一九八三年拜訪加拿大，一九八四年拜訪大不列顛，並被指定向兩國的議員回答他們提出激烈而敏感的

問題。戈巴契夫在那兩次訪問中表現出自己的火爆脾氣。當不列顛的一位保守黨員問他蘇聯的宗教自由時，戈巴契夫憤怒地回答：「你困擾了整個會議……你治理你的社會，我們治理自己的，你無權管！」但他的表現卻給與地主國深刻印象，蘇聯官員竟能以認真的態度來討論這類敏感的問題。

戈巴契夫刻意向外國觀眾傳達他的目標，他費了很多力氣向印度示好——一個非結盟卻友好的國家。當印度總理羅吉夫·甘地五月訪問莫斯科時，戈巴契夫在他們即將於克里姆林宮的開始正式談話前之十分鐘，親赴甘地在克里姆林宮的下塌處。他一手擁着甘地說：「春天就在此地。我建議不談汽車，而來談談我們的會議，我們來留意見定書好了。」他們倆後來簽定經濟協約，蘇聯馬上貸一億兩千萬給印度，而在西元二千年一整年提供科學及技術的雙方合作。

在與第三世界其他領導者的交道上，戈巴契夫的鐵齒表現多過微笑。他告訴巴基斯坦的茲亞·烏—黑克，巴基斯坦游擊隊在阿富汗協助下與蘇聯軍隊打仗將影響兩國的關係。「最強硬的態度。」茲亞說：「戈巴契夫在扭轉我的手臂。」但茲亞並未投降。

戈巴契夫給非蘇聯共產國家的訊息並不盡相同。義大利共產黨的頭目曾多次表示將脫離克里姆林宮，在戈巴契夫時代之前，莫斯科只將它們的通告廢除，如原諒他們一般地處理。但據報，戈巴契夫卻當兩位重要義大利共黨員到莫斯科與戈巴契夫相會時，對他們表示尊重他們向義大利宣導馬克斯訓示的獨立意義。

更重要的是，戈巴契夫曾向北京提議：蘇聯與中國大陸恢復邦交。中國大陸的態度曾是禮貌卻多疑的，並強調他們所謂的協議：「三大障礙」；蘇聯的占據阿富汗、蘇聯的協助越南人民佔據柬埔寨（高棉），以及蘇聯在中國大陸境內五十二個之多的佔領區。戈巴契夫未表明消除這三個障礙其中任何一個的態度。一位中共老外交家說：「我想戈巴契夫是較狡詐，而且難妥協的。」他的意思是：戈巴契夫可能混合這艱難的情況及一些不重要事務的讓步，及一些公共關係的才能來使這些情況看來比以前合理。

對於東歐與莫斯科有正式邦交的領袖，戈巴契夫的態度卻明朗地「踢開界線」。保加利亞的托德·茲夫科夫去年曾計劃拜訪西歐以助長與非共黨國家更親近的經濟利益。當他因病痛的契爾年柯之故，斷然取消訪問計畫時，戈巴契夫即乘機匆匆訪問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而在十二月份對茲夫科夫的議論，表達了蘇聯的不悅之意。

在與西方交易——尤其是美國，戈巴契夫採取的路線和前任相同。只是他在強權的領袖之間營造了另一種氣氛，他以自己的方式尋求緩和之道。對於許多西歐國家，他則以極吸引人的條件離間他們與美國的關係。

並非他的一切都做得靈巧。如在復活節的週末，戈巴契夫提議立即停止蘇、美在歐洲所作的核子競爭。目前蘇俄已大部完成飛彈的設立，而美國只作到一半，所以蘇聯的意圖相當明顯。但即使是原本不大願意接受美國飛彈的荷蘭政府，也回絕了此項建議。

但戈巴契夫的其他提議，例如延緩核子及反衛星試驗的建議，可能對歐洲人仍甚具吸引力；因為許多美國的限制擁護者認為至少值得試爆。戈巴契夫分離聯盟的潛力使得英國首相瑪格麗特·余契爾擔心。當去年蘇聯領袖訪問倫敦時，她宣布：「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做生意。」但七月在華盛頓的演講裏，她卻警告：「蘇聯的有力宣傳攻勢代表的是引誘大量減少核子武器的遠景及地區性的穩定和平，前提是美國放棄 S D I（星際戰爭），英、法放棄核子保護，及我們接受蘇聯的在數量上占優勢的建議；換句話說，我們得接受蘇聯的意見而放棄自己。」

戈巴契夫的真正意圖在十一月份與雷根的高峯會議後可能會更明顯。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國家會議——克魯雪夫抨擊史達林團體的秘密演說過了三十年後，才會更形顯露。西方克里姆林宮專家對戈巴契夫的評估是他在強調經濟改革上與安德洛波夫相似，在教條的堅持上有如史達林，而對傾軋政治的喜愛卻與克魯雪夫相似。但他和前任們不相似點也很多，例如：他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多年，才出生的蘇聯領袖，對二次世界大戰既沒有成人的記憶，自然也不會有史達林血腥瀉藥般的作法，而對蘇聯軍事則無太深的聯繫。

戈巴契夫就是戈巴契夫：一位有平凡觸覺的當權者，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及對他的國家、社會及經濟制度的信仰者，他不會說他的國家制度似可改變得更好——「一種布爾什維克阿塔利的高科技電扇。」巴黎大學蘇俄歷史教授亞歷山大亞德勒說。他是聰明的人，擁有政治技巧及個性的

力量，這使他在任何政治系統下都會是一個頂尖人物。尤其他可能是一位由現在訂計劃，而到二千年時，仍在位而看得到成果的領導者。這樣的一個領導者，可以說是最能保證避免蘇、美之間的衝突及能妥善安排的領導者。反之，如果他不能的話，則他將是最危險的敵手。

——喬治·却爾屈撰稿

——大衛·阿克門在華盛頓；艾瑞克·艾門非侖亞多夫在羅馬；詹姆斯·傑克森在莫斯科共同報導

③ 與戈巴契夫的面晤

——對美蘇關係，及其對於本國人民前途的坦白見解。

任何一位蘇聯領袖都免不了地要成爲全世界的好奇目標。此興趣乃由於克里姆林宮傳統地籠罩着秘密及神秘而增加。而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受世界矚目之強烈，較諸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他代表了蘇維埃的新領導一代，採取的是一種新的態度及一種新的形式。直到上個星期前，共產黨總書記從未和任何西方的新聞記者作面對面的接觸。而且，現在戈巴契夫賜與了一個非常詳細、坦白而深遠的一次面談，參與者有「時代雜誌」編輯羣：「時代雜誌」公司的總編輯亨利·A·格朗瓦德；「時代」的編輯主任雷依·凱夫；特派員主任理查德·當肯；莫斯科辦事處處長詹姆斯·O·傑克森；以及莫斯科辦事處的費利克斯·羅森索。以下是他們的報導：

剛由克里米亞海岸渡假回來的密克海爾·戈巴契夫看來是健康的棕色，雙頰略爲豐腴。他的形象強壯而健康，及富自然活力。他很結實，卻不肥胖，容易大笑。

他使用三項特殊的工具，統領整個會議：眼睛、手及聲音。深棕色的眼睛率先行動。在談話

期間，它們會定神傾聽，直到完整表達聽出瞭解及同意——或畏縮之後，它們才會放開。這對眼睛雖不嚴酷，也不慈祥。它們大而強壯，時而尖銳。

手則有許多特別的功能。右手經常持住金屬絲邊的眼鏡，每當戈巴契夫思索合適的話時，他必會調整眼鏡。左手則會說話，甚至可演說，他藉手指表意，有時以手掌向上表示攻擊，或以拇指，像空手道一般抵着桌面，不過總是很溫和的，而且很少靜止下來。有時兩手一起工作，緊握雙拳敲擊桌面，以示強調。

他的聲音很特殊，深沉但相當柔和。有時戈巴契夫連續數分鐘的談話，聲音是近乎耳語、低而有調。然後，不作任何警告地，大聲地貫穿整個房間。但那不是生氣，也不是憤怒，只是比房裏任何其他聲音來得強勁。偶爾，他的眼睛、手，及聲音同時演出高潮，那時你就會明白，爲什麼這個男人可以成爲總書記了。

一襲精心裁縫的藍色針紋西裝，斜紋領帶，以及發亮的白襯衫，戈巴契夫招待面晤人士進入一間大而寬敞的三樓辦公室，四壁是奶油色的牆。牆上掛着馬克斯及列寧的肖像。活動的中心是一張兩邊排了十八張椅子的桌子，覆蓋着綠色羊毛氈，及豐富的碟盞，供應小甜餡餅、礦泉水、檸檬蘇打水，及盛滿彩色筆的彫刻玻璃瓶。由他的助手簡介之後，戈巴契夫帶着以紅、藍及綠線作標記的打字稿，他還帶來了一位專家，坐在他旁邊的是喬基亞伯多夫——莫斯科最著名的美國專家。維克特·沙科德瑞夫，自克魯雪夫時代即爲克里姆林宮最高翻譯官，也在此再一次地扮演

同樣的角色。

在這次廣泛「面晤」結束前，格朗瓦德嚴肅地詢問戈巴契夫迷人的夫人蕾莎是否將陪同總書記參加日內瓦高峯會議。戈巴契夫說，她會。「很好，」格朗瓦德說：「你知道，西方報界非常喜愛她。」下面是戈巴契夫玩笑的回答：「哦，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我得重新考慮了。」

「時代」原本提出六個已寫好的問題，戈巴契夫同意口述補充其已寫好的回答，並願意答覆其他問題。以下是面晤的濃縮報導，與美國訪問者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內容。

「我們兩國的關係為何繼續惡化，武器競賽激烈，戰爭威脅絲毫不減？」

問：您如何對此節骨眼上的美、蘇關係下評斷？什麼又是下此斷言的主要因素？

答：如果你在兩個月以前問這個問題，我會說我們的關係情況正日漸好轉，一些有利的改變希望也出現了。但我感到很遺憾的是，今天，我不能這麼說了。

我們應斷然地面對現實。姑不論已在日內瓦開始的和談，及對召開高峯會議的同意，我們兩國的關係仍繼續惡化，武器競賽激烈，戰爭威脅絲毫不減。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及我的同僚們皆十分確定，並自我批評，因為這不僅是對我們的國家，也影響其他的國家，我們一再自問，是否（關係惡化）和我們的行動有關。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何非

難自己呢？在此危機的情勢下，莫斯科試圖抑制自己對美國宣言；它的目的並非反美，競賽也不是煽動對你們國家的仇恨。我們認為那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即使在政治惡化的時候，蘇聯對美國所懷藏的傳統尊重也不應遭到傷害，而就我所能判斷的，此種感情應是雙向的。

難道那是不好的嗎？當限武談判恢復，而六年來首次的高峯會正在準備之際，我們仍堅持尋求方法以突破邪惡的氛圍，並將限武帶出死胡同，這確實就是我們暫緩核爆，並建議美國放緩腳步，及恢復和談以完全禁止核子試驗，以及有關和平合作和避免太空武器競賽的主旨。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共同為目前的困局尋求出路。

因此，我們很不瞭解，為什麼我們的提議會引起美國當政者譁然不悅。他們只企圖將我們的建議描繪為純粹的宣傳。而即使對此事不甚熟悉的人都可看出，在我們的提議背後是一種認真的理念，而非僅為影響公眾意見的意圖。所有對限制核子武器的努力皆以禁止試驗開始——讓我們回憶一九六三年的條約，那是邁向此方向的第一大步。完全終止核子試驗可停止最危險的地區核子武器競賽，並帶來大量進步，它也會因維持並加強無核地區而帶有重要的貢獻。

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真的被視為一種宣傳的話，為什麼不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來反擊它呢？我們已停止了核子試爆。你們美國人也可報以同樣的行動。或者你們以另一種宣傳攻勢來反擊呀，例如，限制發展你們某一種新型戰略飛彈，而我們也將回報以同樣的「宣傳」。如此一來一往，難道會有任何人受這種「宣傳」的傷害嗎？當然，它不是可理解的限制武器和約

的代替品，但它卻是走向此種和約的重要步驟。

遺憾的是，美國政府選擇了一條困難的路。對我們的「暫緩」建議的反應，竟是目中無人地加速其他更多的核爆，簡直不顧他人的存在。而我們有關太空和平的建議，它的回答竟是決定指導首座反衛星武器的試驗操作。甚至它會向蘇聯發射其他「挑釁」。

這一切引起的是怎樣的一種印象？在一方面來說，那表示了華盛頓方面的混亂及不確定。我所能作的唯一解釋此作法的就是，他們擔心我們的倡導會破壞蘇聯是「邪惡的焦點」及全球性危險根源的說法，這些其實所指的就是整個武器競爭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們對世界的命運缺乏負責任的印象。而這一點，老實說，又一次引起了疑問，是否在這種氣氛之下，真有可能在正常的方法下指導商業交易，並在國與國之間建立合理的關係。

你們問我，什麼是決定蘇、美關係最主要的因素。我想那是不變的事實，就是無論我們是否彼此喜歡，我們只會共存或共亡。我們要回答的主要問題是，是否我們終於準備承認已經沒有辦法讓彼此在和平中生存下去了，或我們已準備好將我們的心理及我們的態度由好戰轉變為愛好和平？正如你們所說的，活着，並讓他人也活着。我們稱其為和平共存。至於蘇聯方面，我們的回答無疑是肯定的。

問：您認為您與雷根總統十一月份的日內瓦高峯會議結果會是什麼？美國及蘇聯各應採取什

麼特別的行動以增進關係？

答：其結果，畢竟將推廣至依現在所發生的一切而定。也許，每個人都會同意和談的政策氣氛在會前早已成形了。無論是雷根總統或是我，我們皆不會忽略我們敬愛的國家或我們聯盟國家的情緒。換句話說，今日的活動對我們十一月份的討論之「情節」有絕大的決定性。

我不會向各位隱瞞我對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之失望及關切。我們不禁被現在的情況所困擾，如我所見的，也就是已在華盛頓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一種將我們逼向角落的企圖，如以前曾多次發生的一般，將我們歸因於一切道德的罪惡——從發動武器戰爭到中東情勢的「惡化」；從違反人權到南非的計畫。這不是一個國家的政策，那是一種狂熱的尋求「邪惡的力量」。

我們準備做一次有意義而認真的和談。我們也可以提出要求：我們就要就美國對核子武器競賽負責任的事說一些話，也要對其在世界不同地區所作的指導，及對那些事實上從事於恐怖主義的人之支持，和違反美國本身人權，以及其他許多與其接近的國家說一些話。但我所考慮的卻是：為這樣的緣故，我們有必要舉行高峯會議嗎？濫用的辭句對於良好的動機一點幫助也沒有。

但很明顯的，另一邊所準備的卻是相當不同的。看起來好像這舞臺的搭設為的是舉行某種政治「超級爭論者」的拳擊賽一般，似乎心中所有的念頭只是如何最佳地運用靈巧的攻擊對手，並在賽中得分。這種印象的產生，乃因其某些陳述的形式及內容。最近（羅伯特）邁克法蘭先生（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所舉行的「演講」，就是一例。它所包含的不僅是全套「控訴」我

們將在日內瓦處理的，也是我所稱的一種對即將來臨的談判的特別解釋。它顯示出，即使是最輕微的前進也有賴蘇聯的讓步，對所有問題的讓步——在軍備上，在地區問題，及甚至於在我國國內事務上讓步。

如果這一切皆是嚴肅的，那麼很明顯的，華盛頓方面並未準備我們所同意的事情。高峯會議乃為談判而設計，乃基於平等而設，而非為某方附條件的投降法案的簽署而設。更真實的是，我們從未在戰爭中，甚或一場小戰役中敗給美國，因此，我們絕對不欠他什麼。美國也不欠我們什麼。

但如果好戰的呼聲只是情緒的，那麼這些呼聲便毫不適宜。所以握起拳頭是無必要的？何必將蘇、美兩核子強權的國內衝突搬上舞臺？因為在這些事務上，好戰是無用且危險的。在高峯會議展開之前我們還有時間，我們還可以為它做許多建設性及有用的工作。但這一切，如你們所知的，是有賴雙方的合作的。

「我想那是不變的事實，就是無論我們是否彼此喜歡，我們皆會共存或共亡……如你們所說的，活着，並讓他人也活着。」

問：您對於戰略性防禦計畫（星戰）的研究在整個美——蘇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意見如

何？

答：我們無法針對完全免除核子戰爭之保證的對於戰略性防禦計畫感到放心。尤其是其所說的，此計畫將使核子武器完全消滅。以我國專家的意見（以及我所知，及各位所知的），這是一種全然的幻覺。無論如何，即使是在一種更適宜的衡量上，戰略性防禦計畫的反飛彈防禦系統的最高限量，也是非常危險的。無疑地，此計畫將升高所有地區的武器競賽，這代表戰爭的威脅將會增加。這就是爲什麼此計畫對我們、對你們、對整個的人類都是不好的。

從同樣的觀點上看來，我們所尋求的所謂的戰略性防禦計畫的研究方針是：首先，我們並不認爲它是一種研究計畫。以我們的看法，這是發展早於一九七二年條約中所廢止的A B M系統的計畫。想想它所費的金錢——七百億美元已爲將來的幾年作了記號。那是純研究的一筆令人難以置信的金額，即使美國科學家如此強調。重點是，以今日的價值來衡量，這筆基金是曼哈頓計畫（發展原子彈計畫）的四倍多，也是爲這十年來太空探測發展帶進一大步的阿波羅計畫的兩倍多——至少那計畫首先使人類登陸於月球。這離純研究的計畫太遙遠了，此亦由其他事實確定，包括太空攻擊武器系統試驗之排定等。

這就是爲什麼整個戰略性防禦計畫，及其所謂的研究成分，是武器競賽中更危險、更新的一環。我們必須阻止太空武器競賽。我們有信心認爲此種協議是可能，而且是可證實的。（我必須指出，我們不比美國人對我們的信任更信任美國人，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對可信賴度求證於任何協

議之興趣。)

若沒有這樣的協議，就不可能在限制及減少核子武器方面達成協議。防禦武器及攻擊武器之間的相互關係如此的明顯，且毋需任何證明。因此，如果目前的美國態度就是它在核子太空武器方面的最後表明，日內瓦談判會議將失去其所有意義。

問：您已採取許多步驟來加強蘇聯的經濟。下一步您還會如何做呢？

答：西方總愛假設，蘇聯必須花五十到一百年的時間，自法西斯主義侵略的迫害中復甦。而爲了在最短時間內恢復國家經濟，蘇聯人民做了一切被認爲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實上，自大革命之後，我們被迫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利用我們制度的潛力，我們已成功地使蘇聯成爲主要的世界強勢國家。這也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力量及偉大的能力。

其中也有一些緣由，乃是我們的缺點及匱乏的各種困難。我們不隱瞞此點。有時，我們做得並不好。我們尚未學得現代經濟中適當的管理技巧。所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國家事務進步的決定者。故此，我們需加強社會及快速經濟發展的概念。今日，這是我們最重要、刻不容緩的工作。我們計畫要更善加利用資金的投資，優先發展主要工業，諸如：工程、電子工程及電子、能源生產、運輸及其他種種。我們注意的焦點，依然是農——工業的混合，尤其是農產品的加工及貯存。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以達成高品質食品的要求。

為增進國家經濟的功能，我們必須更加強經濟戰略地區的中央集權制度，經由創造獨個的支流、地區及經濟的元素，使其更符合經濟發展的需求。同時，我們也尋求加強國內的管理原則，擴大生產社會的自治，以及企業、集體與國家農場的自治來發展地方經濟的自我經營，並鼓勵開創及企業的精神。

簡言之，我們尋求最合理的經濟管理方法。大幅度的經濟實驗正在進行中，它們的目標主要在於發展一項更有效的管理技術，此管理必須能大量的加速科學及技術的進步比率，並更善加利用所有的資源。我們的目標是，在從事這一切工作上，所有物質及道德的刺激，及諸如利益、價格、信用與自足的企業工具必須妥善運用。這就是我們激烈改革整個管理及計畫制度的動力。

還有，我們也使用其他潛力以加速經濟發展。我指的是更大的訓練及秩序，對大家的要求更多，從工人到主管，驅除不負責任及赤字，過濫勞工的倫理學，確保整個社會的社會正義。

所以，我們有足够的經濟問題及事物有待完成，事實上，那個國家不是呢？我們知道我們的問題，而且我們對我們的社會制度及國家的能力有信心。最近我拜訪過許多地區，與許多人會面——工人及農人、工程師及科學家。這一切會面的共同意義是什麼？就是要使非常的改變及激烈改進的工作需要，不僅由人民所支持，而且是經由他們所需求，這是對我們現在真正所需要的需求。

我願強調：我們最近對經濟的重視，並不是想創新紀錄於生產礦產、石油、水泥、機械工

具或其他產品。最主要的工作是使人民的生活更好，再也沒有其他目標比這對我們更重要的了。今年，我們已下了決定，將提高許多工程及技師人員的薪水，改進許多退休人員的物質生活，每年免費分配約一百萬塊土地以種植果園，給人們所謂的「第二個家」。我們也作了許多其他的計畫。它們的範圍自然將依經濟的進步而界定。最近，積極的改變日趨明顯：工業產品及勞工生產量的比率已大幅度地增加。

你們問世界的何種變化對蘇聯經濟有利益。首先，雖然這一切較屬於政策性而非經濟性，但那就是終止武器競賽。我們將利用每一盧布於防禦上，以符合人民及和平的需要。就我瞭解的，你們在美國也可對消耗於武器方面的金錢作更好的利用。然而，在堅持中止武器競賽中，我們也相信浪費成千百億的金錢於發展毀滅的工具上是不道德的，因為此時，正有成千百萬人們受饑餓之苦，渴望生活的最基本要求。而我們大家沒有權利忽視此一情況。

「我要再一次告訴所有的美國人一件他們必須知道的第一大事：戰爭絕不會來自蘇聯。我們絕不發動戰爭。」

問：蘇聯亟欲獲得加入美國高深技術的機會，這需要對蘇聯如何迫切呢？此目的為的又是什麼？如果美國不提供如此的機會，你們會轉向何處以獲得此技術呢？

答：你們經營問題的方法實在是智慧的結晶。今日有誰不亟欲獲得高深技術呢？每個人，包括美國——甚至主要是美國；我指的不是合法的取得高科技的產品及製造，或非法的工業間諜活動。美國也實行其專門的方法——腦力激盪，例如，不僅是西歐，同時也有開發中國家。或者採取國際合作的活動，經其衛星國，而他們也插手了其他國家的科技成就。

至於蘇聯，它則以更適當的途徑採用國外的科技成就。但這卻使得人們以為蘇聯渴望使用美國的科技，反忘了誰是蘇聯的對手？今日的蘇聯是什麼樣子？自從在大革命後取得技術獨立，我們已享有多年的偉大科技地位。它使得我們能够在太空軌道上發光，且從事大幅度的太空研究來建立可信賴的防禦力量，並成功地發展國家的生產力。但我們仍無法知道美國下一步對我們的指責為何？可否與美國般的繼續發展。爲了增加軍事預算，美國政府大談蘇聯技術方面的奇妙成就。另一方面，當他們要找一個禁止預算的藉口時，又把蘇聯描述成一個落伍的鄉巴佬，並說如果和這樣的國家貿易、合作，將會妨礙自己的「國家安全」。所以，真象在那裏呢？我們究竟該相信那一個呢？

我們公開地談論對各種科技水準的不合人意。然而，我們還是相信，加速科技的進步，不能經由「技術的轉移」——由美國移到蘇聯，而該經由「灌輸」最先進的觀念、發現及革命，由蘇聯科學到工業及農業，再經由對我們自己的科技潛能之更有效的利用。這就是我們計畫真正的推動力。同時，我們自然也不會佔有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共同合作的互惠科技之便宜。

在七〇年代，我們都看到了廣大合作之發展，能源方面包括核子武力，在化學方面、太空研究及其他方面。利益都是共同的，美國科學家對此知道得很清楚。但這種合作現在卻是零。我們對此感到遺憾，但我保證，我們必會活過來的，因為我們自己有第一流的科學，而美國離科技成就的壟斷地位還遠得很。

同時，美國也知道這些，故嘗試對其同盟加更多壓力，這樣它的同盟就不會和我們作高科技產品的買賣。更甚者，美國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不肯將類似產品運到西歐，更經常否決西歐代表參與美國實驗室及科學座談會。

然而，我不想就此結束（這段已寫好的回答）於如此一個負面的情緒上。我願祝福貴雜誌每位讀者意志昂揚、幸福及和平的未來。代表蘇聯政府及人民，我要再一次告訴所有美國人最重要的一件他們必須知道的事情：戰爭絕不會來自蘇聯，我們絕不發動戰爭。

（總書記正式地將「時代」預先寫好的問題作了回答，由其簽字，送過桌面。「我把這放在綠色的檔案夾中交給你們，」戈巴契夫說：「絕非暗示將輸出革命。」然後，他開始回答着其他訪問，態度為之開放。）

我也曾接到許多各種演講、陳述及面談的要求，但容我特別說明原因——當然，我和蘇聯領

導同志做過磋商——今天我決定回答「時代」的問題。

首先，當我第一次看到你們問題的形成方式時，我覺得——也許我錯了，如果我錯了，請更正我——問題本身反映出對蘇—美關係的關切。可惜的是，這些我們並不經常在與美國政治或其他團體代表接觸時聽到的。我覺得問題本身反映出關心是極重要的，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理由，那有關我們對今日世界局勢的評估。今日的局勢極為複雜，極為緊張，我甚至可進一步說，它是一觸即發的。恰如我們所見的，世界局勢趨向真是日形惡化。我不想談論我們對此局勢原因的想法，我相信你們都很瞭解，而且你們也對今日的局勢很熟悉。所以，我相信我們最好對我們的立場作一答覆，以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和我們在世界發展中的地位。

「時光流逝，我們可能會遲到，火車可能早已離站了。」

我並不想在我的回答裏談這依據許多因素而定的問題來戲劇化當前的情勢。所以我相信，而若我們要從蘇美兩強領袖的立場來討論此問題，我們當然要依其所有的思考方式、分析，及他們將提出的實際結論，那麼出發點應該是此兩大領袖的重大責任感。

在此精神下，我願依此回答我自己剛剛形成的問題。真的，今日科技的發展已達一水平，這水平會大量引入新成就，尤其是軍事方面，它可達到全新的情況，及整個武器競賽的新局面（星

戰)。

我儘量誠摯及坦白地回答你們(預先寫好)的問題，希望此意願不會再被視爲「再一次的莫斯科宣傳演練」。我努力地說在現在，即使在今日，尋求和諧的確非常困難，達成條約亦然。日益缺乏信心、日益惡化，我們甚至很難向對方靠近。但如果將來我們會達成這樣的新局面，並在軍事方面開發新情勢，那麼問題必然是：我們真的能解決這些事情嗎？難道沒有一方會有這種念頭：「我們終於摺倒對方了。這難道不是我們開始達成優先權，並開放外交政策的時侯？」

對目前我們兩國關係之惡化，及國際局勢之惡化，我們必須承認，雙方之行動皆應受相當的限制。戰略必須建立在平等的安全基礎上，諸如圍繞三大範疇的A B M條約、S A L T II飛彈條款、限武條約、禁止核試等依然有效。至今爲止，它們仍在運作中。但即使是今天，仍有人企圖移去這些限制，或至少會提出顛覆這些合約並廢止它們的問題。

所以當創造及發展絕對的新型武器的機會出現時，當然，那就表示新紀元來到了，我們必須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如果有人陷入如此的空想——它們當然只是空想，因爲歷史顯示只要有一方計劃，另一方也會做對抗的計劃；如果有一方測試，則另一方也會對相抗衡的測試；如果有毒藥，則必有解藥——這是歷史的教訓。所以，問題是：我們要向那一方向前進呢？

這又帶來我的第二個爲何我決定舉行這次會談的原因。原因正是，時光流逝，我們可能會遲

到。火車可能已經離站了。如果我們是現實主義——我希望我們都是，我們都希望生存，沒有人希望被摧毀——那麼，我們必須集中政策意願及智慧以停止競武，而開始進行消滅武器及進行改善，並鼓舞蘇美關係。

也許我們的意見陳義過高了，但我們覺得我們的確是現實主義者，無論是依據我們的政策，或是依據我們實際的行動。我們相信我們不會限制自己於請願，而只是限武及改善關係的請願。我的行動也是同樣的。

我們要表明我們的意念，我們也要以行動表明我們依賴美國所採取的步驟。然而，所有我們解除目前蘇—美關係的惡劣情勢的努力，企圖將事件引進武器競賽的終止的努力，及邁向鬆弛緊張及限武裁軍的努力——這一切所遭遇的竟是美國政府消極的態度。我們一再聽到同一的答覆：「不、不、不，這是宣傳、宣傳、宣傳。」當然，本國最負責任的人是不會將自己的行為導向於那些反對的數目字上的。

這提醒了我——也許有些不符地點，但這提醒了我一個故事，一個真實的故事。俄羅斯聯邦政府過去多年來一直有一位財政部長，他的名字是艾文·艾文諾維契。他相當年老，常在部長委員會議上打瞌睡。無論你何時叫醒他，無論你問他什麼，他都是說：「沒錢，我們沒錢。」我們希望美國政府不要總是給我們同樣的答覆。

但願我們對這些事情的瞭解及方向，能經由貴雜誌提醒美國大眾的注意。這是蘇聯領袖的意

見，當我說這些事情的時候，它是責任的陳述。

我們不能允許衝突繼續在我們兩國之間滋生，這反映出我們兩國的人民及代表它們的政治家們的利益。畢竟，這些政治家們今日所持的立場是兩國的人民所賜與的。所以，以實際的方法表達出這些願望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必須找出終止武器競賽、找出限武、找出使蘇—美關係步上正軌的方法。當然，上帝在上，祂並未拒絕給我們足夠的智慧以找出改善我們關係的方法（地球上兩大國之間關係的改善，所有國家文明之所寄），但是，我們這一方已準備好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所說的是格外尖銳而主要的，因為我們得知華盛頓方面的氣氛，這消息使我們不安，也使我們失望。（讀着他面前的文件。）這是一些上週剛自華盛頓發出的報告。其中一個報告是白宮宣佈絕不與蘇俄協議限制美國的戰略計劃，以及最可期待的一種為未來所開的會議的協議。此會議已被考慮過不是幾十年，也有許多年了。同時，與如此的討論平行的是，新型武器的發展，也包括太空系統。

「美國有些人正向我們的關係釘釘子，然後砍下釘頭，蘇聯人必須用自己的牙齒把它們拔出來。」

這並不是蘇聯通訊記者在華盛頓炒出來的新聞，這些消息是美國新聞媒介所寫的。這裏還有一些陳述，由（美國的政策事務次長，邁克）阿瑪克斯特，及（美國戰略性武器協調員，約翰）陶爾在面談時所作的。還有一些陳述，我們可辨別得出來，有些是經過設計以使結果看來更好，或經設計以隱藏這些文字後的真實意義。但他們所作聲明的真正用意，在禁止太空武器及核子試驗方面，是將盡一切以阻止任何與蘇聯達成和諧的機會。在這些由陶爾所作的宣言中，我們看出沒有任何事情將依蘇聯在日內瓦和談及軍事方面之作為而定的。美國將繼續發展反衛星系統，它將繼續發展太空武器系統。所以，你們在這裏可看到美國某些人正向我們的關係釘釘子，然後砍下釘頭，蘇聯人必須用自己的牙齒把它們拔下來。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反應這一類的事情？而我們必須獨自努力來抑止這種雙方負面關係的進行，並努力終止武器競賽及達成裁軍。我確信這是蘇聯及美國人的最佳利益。畢竟，過去會有太多的意圖欲使我們下跪，逼我們走向絕路。這一切的意圖已過去了，但將來還會有，不過它們都命定會完全失敗的。我們從未指控美國是「邪惡帝國」的開端。我們瞭解美國、美國人，以及他們正扮演和即將在這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當然贊成展開蘇—美關係的新局面。但讓我再重覆一次，一個新局面出現時，會有一個比現在更惡劣的局面，目標則將更難達成（如果真有可能達成的話）。然後，必會有一種現在無法想像出來的情況發生。因此我們要求美國與我們，基於平等安全的原則達成和議，俾能達成第一個及永遠的在此三因素上的和諧，那就是消滅最危險的

攻擊武器、中程武器，及太空武器發展。

問：您剛剛說到華盛頓「有些人」對你來說，似乎試圖腐蝕美—蘇關係，但雷根總統却在很多機會中說到對蘇聯並無敵意，他並未尋求單方的利益或超越蘇俄的尋求。你對總統的這些保證看法如何？你接受嗎？更廣泛的說，你目前為止對雷根總統的印象如何？

答：讓我至少說，我們的意念當然是由某些總統的宣言所含的一些正面的因素而來的。我們注意到，你們有些在一九八三及一九八四年所作的陳述——我想起一次該是在聯合國所作的——所以我們適當地反應了這些正面因素，當我們看到它們的時候。其中有一項陳述是戰爭不被允許的，核子戰爭是戰不勝的，當然，我們皆注意到這些陳述了。然後，我們也注意到他所說的，美國並不尋求超越蘇俄的優先權。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因素，我們相信我們也可以在其他方面發現正面的因素。它們當然給與我們機會以對我們的關係投以負責的一瞥，尤其是對將來的，而且可以發現一些可以克服目前蘇、美惡劣關係的方法。

那就是我們同意行將舉行的高峯會議的真正原因。我們如此做，乃因為我們感到我們可以試圖在中途和解以達成許多工作。再一次地，那就是為什麼我對一些目前關係到高峯會議的一些陳述反應如此尖銳的原因。所以，我們認為有些人想製造出一種情況以說服美國政府和人民大眾，如（共產黨員）瑪莉·馬克吉歐瑞所說的，即使此高峯會所即將出現的是一種芭蕾舞團式的交換

協議，但即使如此，人們也會感到歡欣喜悅。

我們在這方面對高峯會議的意念是很嚴肅的。我們正做一切非常認真的準備以迎接即將來臨的會議，我們也準備提出一些非常認真的建議，無論雷根的某些顧問官員、右翼或左翼——如果沒錯的話，他應該沒有任何左翼的顧問——不管他的顧問將告訴他什麼。如果，我們不相信對於增進雙方關係的可能性，我們絕不會同意舉行日內瓦高峯會議，這是我們考慮的態度。

關於我對雷根總統的印象，我從未有過機會和他見面或談話，所以我很難告訴你，我對他的個人印象，但當然政治的印象，我倒是可以談談。我認為他是美國的總統，一位由美國人民選出來出任最高地位的人，因此，我們對雷根總統的態度關係到我們對美國人們的尊敬。我們因此準備和他交易，並以對他有利的敬意來對待他。

問：你說你希望在三個範疇達成和解，包括太空武器。但從很多自蘇聯得來的註釋是，似乎並沒有達成太空武器和議的空間，因為你唯一要求的是停止它們，停止所有研究，甚至是最狹義的學院意識。

答：如果沒有對太空軍事化的禁止，如果太空的武器競賽不被阻止，那麼沒有一件工作可以成功。這是我們堅守的態度，乃基於我們的評估，此評估我們視為極負責任的，這個評估不僅考慮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考慮了美國的利益。我們準備談判，但並不是關係太空武器或關於

特殊型式的太空武器之發展，我們準備要談判的是避免太空武器競賽。

在日內瓦時，蘇聯建議禁止發展包括研究、試驗及展開太空的攻擊武器。因此，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所建議的應包含禁止所有新型武器的誕生。

我們認為研究是發展太空武器的整個計劃的一部份。因此，當我們看到成千億的美元投資於此類研究的時候，我們很清楚，此研究之設計，以及隱藏於其後的政治因素，和對外太空的追尋。

現在，到了研究，及禁止研究的問題上，但我們腦中所想的，並不是基礎科學的研究。有關太空的研究正在進行，而且將繼續進行。我們所指的是設計的階段，當某些命令被下達的時候，契約被簽定，這就成了這些系統的特殊因素了。當他們開始建立模型或試驗樣品的時候，到他們舉行實地試驗的時候，那就真成了某些東西了——當它通過了設計階段的時候——那就是它被證實的時候，所以我們相信過程是可證的。所以，如果金錢的籌募為的是這樣的研究，那麼此研究必須被達於模型的極點，這些模型是系統的因素，它們可經由國家技術的證明而得到證明。那時將會需要許多地區的試驗。畢竟，如果我們現在就能從我們人造的地球衛星上讀到地球上的機車數目，當然，我們就會承認它們的程度及階段。因此，坦白地說，證明是適當的。

但重要的是，如果一切太空武器的工作皆到此為止，那麼不會再有人有興趣繼續設計及發展下一步，因為沒有人會想要募集任何金錢以繼續那樣的目的，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金錢是不會被使

用在那上面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成千上百億的錢已用於研究，那麼便沒有人會想停止下來，因為所有的錢都已用來投資於戰略性防禦計劃的發展了。因此，如果一旦太空武器開展來，一旦它們上了太空，那麼就沒有人可控制它了。因此我說我們要達成不可預測的局面關係。當然，你們必須牢記，另一邊從未想過停止下來，這是你們或許早已非常確定的。

「我們不斷聽到同一的答覆：『不、不、不，這是宣傳、宣傳、宣傳。』當然最負責任的人……不會將自己的行為引導到這上面來。」

當他們討論戰略性防禦計劃在此階段的純粹研究性質時，他們隱藏了一些今日正在進行的整個太空武器系統的發展過程。事實上，美國正在計劃試驗第二代的反衛星系統，它正向最嚴重的後果挑戰，我們當然要反擊。此試驗，事實上是第二代A S A T系統的試驗，這表示太空基礎的A B M試驗的元素之一。

這是我們對美國建議加入暫緩核子爆炸的負面反應的背景。但美國不想加入暫緩，卻只為一個簡單的理由：美國需要核子試驗以提供太空雷射的核子元素，它必須被用來產生X光射線的雷射效果。這一切都是以太空為基礎的反彈道飛彈防禦的元素。想想，然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一切全速前進的話。我們相信，美國必須在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之前，先對於這一切做誠實的考

慮。

我猜，美國必有些人認為他們可以在蘇聯之前，為蘇聯在那些計劃方面帶來壓力。但那是一件永遠無法成功的事情：無論什麼情況，我們都將有正確的對策。但如果這一切爆發了，即代表的是所有談判失敗，而我們何時將再返到談判會議桌上，就沒有人敢說了。

所有這一切可能適合於美國的軍事—工業的結合，但我們這一方，卻絲毫不打算為美國的軍事—工業的結合做任何事情。我們堅決相信，我們的提議，為的是不僅蘇聯的最佳利益，也是為美國人民及美國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提議激怒了美國的軍事—工業結合部份。而我們注意到這些，是由美國政府的某些人的行為中觀察到的。不過，有些人的確可被稱為美國的軍事—工業結合的代表，我們無法不感覺到他們的存在。

然而，我們並未隱瞞許多建設性意見，所以我們將繼續建議美國政府改變他們現在的行徑。如果不同的提議為美國政府所接納，那將在戰略性武器、中程武器，以及在整個軍備領域裏打開許多的可能性，它將為增進兩國關係的廣大工作開拓寬闊的大路。

我最近去過聶普魯貝特洛夫斯克鎮，在街道上，一位工人問我：「現在人們所談論的都是有關雷根新建議星戰的話題，星戰？難道你不害怕美國會在和談裏對我們要詐嗎？」我說：「不，我不害怕。我們絕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也不會允許自己要詐。」

但是，如果另一方真的準備尋求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也會同樣的作好準備，但無論即將發生的是什麼，我們絕不在和解的道路上留下任何不可翻轉的石頭。我堅信我們的立場是人道的。那並非自私，因為它也符合美國的利益，正如同它符合蘇聯的利益及所有國家的利益一般。當然，美國有可以投資的地方。我們知道你們也有自己的問題；也許我們對你們不如我們對自己的問題來得熟悉，但我們確實知道你們有一些問題，不過我們知道你們的確有更好的地方可投資這些金錢的。

問：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諸如美國宣佈的A S A T試驗及偵察塵電荷，可以說對高峯會議的準備毫無幫助。這一類的事情是否將嚴重地造成傷害呢？

答：至目前為止，對於即將來臨的準備會議，讓我向你保證，我們確實很重視它。我們對於結果有極高極認真的期望，即使我們的確聽到另一方說，他們正對此會議採更適宜的看法。但它們對此會議並無太大的意義，而且我們也聽說，此會議的效果將只是一個介紹性的會議，只是為將來能有此效果的會議所作的一次介紹而已。難道旅行千里到日內瓦，只為認識，只是為看看美麗的日內瓦湖、美麗的瑞士山脈，這並不適合這樣兩個強國領袖的作為，而且那是一種奢侈。我們會盡一切力量以使得此高峯會議在增進蘇—美關係上更具建設性。

問：在一篇即將於本週末發表於「國外事務」雜誌的文章裏，前總統尼克森說，不去限制政治行爲而只是談判，對和平不會有太大的貢獻。事實上，他所指的就是高峯會議的首要事務不應是武器的控制，而是存在於美、蘇之間的潛在的閃點及壓力點。你贊成這種說法嗎？

答：對我來說，能聽到尼克森總統最近的消息真是有趣。而且，我們正努力於即將和雷根總統討論的主題。我們和國務院、白宮聯絡，此爲必行的準備，但我不想現在談這些準備工作的細節。

你們提及尼克森確實給了我一些聯想，及一些不同類的回憶。畢竟，那是一段我們關係非常困難的時期，當時，我們曾試着與尼克森總統尋求解決一些重要的爭論。我還想起更久以前的一九六一年，克魯雪夫與甘迺迪總統在維也納的會議；當時也是極困難的時期，當時有加勒比海危機；然而，在一九六三年我們看到了部份的禁止試驗條約。而即使當時也是另一次的危機時代；但雙方及其領袖皆有足夠的智慧及果決採取一些重要的決定，歷史在你想從中攝取一些教訓的時候，歷史是非常有趣的。

問：至少在世界新聞界的看法中，已開創了一種極新的蘇聯。您走出來會見許多人，與工人們處在一起，可見度極高。您是否喜愛這一類的活動？您從中得到些什麼好處？

答：哦，首先，那並不是我的個人作風，而是一起由列寧那兒學來的。它應可推溯至列寧，

他曾說過，認識生活，你必須和羣衆過同樣的生活，生活在羣衆中，自羣衆中學習，感覺他們的工作脈搏，並將他們的思想、情緒反映於你的政策中。我將此優先權歸於列寧，以證明這並不是我所捏造的。

第二，我所作的並無任何新鮮之處。我一向習於此風格，我在史達夫魯普時即如此行事。而在我被轉調來之後，任總書記之前也這樣。那是我一貫的作風，甚至有時我只是在鄉村旅行，新聞界會醒目的誇大其事。新聞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我仍然要說，的確有需要更常走出去和羣衆見面。

我們現在正處於經濟發展的新層面，量方面的新層面、新計劃、新問題。我們的確有些有待解決的嚴重問題。我們過去幾年來一直在徹底的分析我們所有發展的問題，我們覺得的確有必要熟悉工人，以爲我們的目標達成結論，並試驗那些結論及人們的反應，這樣我們就可以用這些試驗及嘗試的分析結果，在明年初舉行的黨會裏討論。我要說，這並不是是否喜愛此風格的問題。否則你根本無法工作的，因爲這是你唯一應該而且能工作的方法，它使你更想達到成果。

「當然，上帝在上，祂是不會拒絕賜與我們足够的智慧以發現如何增進……地球上兩大國間的關係，畢竟國家的文明寄於此。」

問：您已提出一些對蘇聯的社會有強烈改變的建議，而且也撤換了許多官員。有人傳說您將撤換更多，人們是否畏懼您呢？

答：（自戈巴契夫口中傳出笑聲）哦，我所作的，和我即將作的並不光是我個人的意見。那是我們領導羣一致的看法。我們相信我們做的是對的，只要這些問題需要解決，它們就必須被解決。那是我和各行各業的人們在會議中所導出的最重要結論，那些人包括：工人、工程師、科學家、學者，所有的人，我由彼處看到他們對我們所做的工作的最溫暖的支持。更甚者，我看到許多——黨內的人士以及人民——他們對我們所做的甚至還感到速度太慢。

但當我們試着要果斷的時候，我們也試着審慎判斷我們所做的。我們會繼續以對人民負責任的精神工作；但人民的確需要我們對政策堅定，並且言行合一。你知道我對公意，以及對更公開的民主和結果的意識所領導的行為控制得非常嚴格。所以，我想人們不但不畏懼我，而且還歡迎我們所提的建議。

我相信你們不會認為我將這一切看得太樂觀。這是一種非常複雜深奧的進行，而且它是關係深的再建設。它是本國的大事，它影響人民，影響人事，影響管理的方法。事實上，我撤換某些官員是件極為自然的事。因為，這件事其實在大約兩年多前就開始着手一些程序了。如果此程序停止下來，情況將會很糟。而人事差異並不存在於我們努力解決政治衝突中的問題。

我們認為蘇聯每個地方，每個人都須改變其工作方式；從我們到各地區，到集體工人皆然。

每個人都須再建設各項事務，再塑造其工作方式及思考方式。這仍需要黨內人士及整個人民的共同努力。此政策已擁有衆人支持，亦即顯示出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現在，我們該貫徹我們的計劃，及我們在此面談時所說的一切。

我想，我們事先只安排一小時的會面時間，但現在卻已是兩個小時了。如果，我們在生產計劃方面也能如此過頭地貫徹，一定很好。

我想藉着一些話來結束今天的面談，這些話對於瞭解我們今天一直所談論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記得是誰，但的確有人曾經說過，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要求各位考慮一件事情：如果我們在蘇聯訂立如此堂皇的國內政策，那麼我們在國際事務方面，我們又該如何做以貫徹我們的國內政策呢？我將這問題留待各位回答。

④ 文字言辭大戰

——美國及蘇聯如何將自己銷售給世界

在蘇聯，那裏的思想和其他一切一樣，皆受國家的控制，而文字就是宣傳。在美國，政府官員較喜愛「公共外交」式的談話，而此術語對於言論自由的意識較不具攻擊性。但無論如何形容它，兩大強權國家皆專注於一種完全的文字及形象戰爭，以贏得全球人心。

宣傳——此影響民意的資訊之方法的傳播——可以許多形式出現，從政府認可的普瑞夫達面談，到在華盛頓新聞會議中經過小心修飾訓練過的回答；由根植於國外報紙的故事，到國務院的白紙。操縱大眾意見及政策發言之間的聯線，及宣傳姿態和合法外交之間的聯線，可以說都是幻影。多數的官方宣言，無論是克里姆林宮的或是白宮的，都含有混雜的目的。

無論如何精確或明顯，宣傳的角色變得愈來愈重要。電視形象，藉由人造衛星傳送到世界每一角落，為落後的地球鄉村找到了一些真實性。而東西兩大強權也因此展開了收視率的競爭。極權主義國家，藉着對媒介的完全控制之功效，是無慈悲的宣傳生產者。民主國家則有時是易受騙的消費者。因此複雜的爭論可被扭曲，而變成危險的單純，更經由一些聰明的輿論製造者來感動

大眾，並且相信必須服從他們自己選出來的領袖，核子戰爭提高了此項利害關係。因為真正的戰爭變得異常地昂貴，而核子戰爭僅存在於想像罷了，東方及西方其實必須以文字相搏。「思想即武器。」列寧在半个多世紀以前即如此說。美國新聞（文化交流）總署（USIA）署長查理斯·I·韋克今天說：「美國過去四年來所作的唯一戰爭，便是宣傳戰。」

在十一月的高峯會議中，此戰爭將達其頂點。一位白宮最高助理說：「高峯會議的『贏』或『輸』可能皆在宣傳前線上。」美國及蘇聯的高級團體均已將日內瓦視為最上鏡頭的天使。

過去，克里姆林宮的宣傳給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甚而是蘇維埃市民的感覺是，一聽就是宣傳。蘇聯一度是笨拙而粗鄙的推銷員。當尼奇塔·克魯雪夫在一九六〇年時，想在聯合國發表意見時，他脫下鞋子不斷揮舞。密克海爾·戈巴契夫卻相反地成爲蘇聯不同風格的活動廣告。他是大眾面前的一位流暢的表演者，也是一位克里姆林宮技巧高超的發音者。

和正在位上的這位新人一樣的，蘇聯的宣傳變得愈來愈精細，愈來愈熟練。最近，有個例子是：一本五十頁的光面小冊——「星戰：幻想與危險」，上個月出現在華盛頓及歐洲首都，翻譯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及德文。西方記者現在已會受邀在存檔的記者會中提出問題。對文質彬彬的蘇聯發言人，上個月在波昂的蘇聯大使館中舉行的一次聚會中，蘇聯還提供了魚子醬麵包及精美詞藻的服務。

這位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已使美國放鬆戒備。「他們的公共語調更加世故了。」國家安全委

員會發言人愛德華·德伊瑞依恩承認，「坦白的說，它們比較適合我們。」政府官員們防禦性地視戈巴契夫向外所發送出的理性，只是一種宣傳遊戲而已。但如一位白宮最高助理承認：「戈巴契夫以勇往直前的形象來到。他看來似乎願意坦白地討論爭議。他予人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可以打交道的人。」

美國的反應正是他們自己的全球性的宣傳防禦。決定放棄對越南內省的晦暗態度，雷根政府正努力試着將美國銷售給——尤其是第三世界及不受影響的歐洲年輕的一代。

美國仍在克里姆林宮廣大的世界宣傳工作網下；CIA（美國情報局）估計蘇聯每年花三十億元以上的國際宣傳預算，約為美國的四倍。莫斯科無線電台消費掉絕大的預算，每週的廣播時間相當驚人——二千一百六十七小時，以十一種語言向一百個國家廣播。

許多蘇聯的宣傳工作披着外交的羊皮出現。「和平防禦」已是老招了。自冷戰的早期開始，蘇聯就一階段、一階段地要求西方冷凍武器，停止核子試驗，或棄絕第一攻擊。但在美國官員看來，這些競賽的時間及構想總是無法為華盛頓方面接受，因為它們將使美國處於軍事劣勢，但那卻令蘇聯覺得美國是戰爭販子。

「歐洲已經有許多武器了，尤其是西德，因此任何減少武器的方法都很好。」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的彼得·丹尼羅在波昂說。美國拒絕戈巴契夫之和平行動顯然缺乏技巧，而使得事情更僵。自由德國報的編輯說：「在公共外交的決鬥裏，帶着限武裁軍的政策，就如麵包帶有果醬一般，

戈巴契夫顯然棋高一著。」

克里姆林宮的另一項主要產品是國際宣傳的噱頭。上個月一位蘇聯官員抵達馬尼拉頒獎給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可仕，頒的是「俄羅斯五十年慶徽章」；為他的「英勇及英雄主義地對抗法西斯及軍國主義武力的行爲」。馬可仕敏銳地注意到美國國會剛剛投票通過減少對馬氏政權的軍事協助，他便立即發表一項批評美國的演講。

但類似的笨拙技巧，卻只會引起反效果。為鼓舞西德兩年前對美國歐洲飛彈政策之反對，莫斯科熱烈地歡迎哈馬特·柯爾總理的對手，社會民主黨的漢斯卓成·伏哥。但對於許多西德人來說，這顯然是蘇聯干預他們的競選。於是柯爾重返辦公室，而歐洲飛彈則繼續開展。

此挫折使蘇聯政治局尋求調適及精鍊的宣傳技巧。「他們決定取消已組織好的和平步調。」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哈佛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他們開始脫離粗糙的公共策略。」

蘇聯官員會刻意避見西方記者，但現在在許多水平上已變得較開放而易於接近。外交部發言人伏雷迪莫·洛梅科建立了規則性列入存檔之記者會，莫斯科這些會議比美國大使館不列入紀錄時期的記者會吸引了更多的記者。

傳統上，蘇聯宣言總是以歐威爾式的新聞高峯詞語。西方領袖一成不變地是「帝國主義集團」，而其追隨者則為「忠實而卑躬屈膝之人」。但現在的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卻能很順口的使用西方術語，並喜愛使用一種更鬆懈的斜靠椅背的方式。新任的外交部長艾卜林特·亞德瓦德·謝瓦

納澤，取代安德瑞·葛羅米柯（西方新聞界稱之為葛林·葛姆）職位，上月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武器控制之技術討論會中解除了美國官員的武備，他用一種少見的蘇聯幽默說：「哦，當然，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專家。」他先是報告式地提出要求，然後轉為非正式地懇求其代表團的意見。USIA的蘇聯專家葛瑞格·葛羅夫，說：「他代表了蘇聯領導階層新的一代，他們的特色是更有自信，而較少誇大。」

無論如何，克里姆林宮也注意到了，在他們新的掩飾之下，多數的蘇聯官僚依舊是教條式的膽小鬼。宣傳在蘇聯仍和以往一般顫動而妄想。雷根有時經由新聞機構之手變成和希特勒相連的人。最近在莫斯科的一面新聞牆上張貼了一張海報，美國怪物露齒而笑的形象威脅着將要從外太空落下炸彈雨。在海外，被扭曲的資訊依然是一種有利的戰術；所以克里姆林宮很少忽視任何可以製造謠言的機會。當上週大家正為遭空難的少女莎曼珊·史密絲哀傷時（這位美國女孩曾於一九八三年以和平為任務接受尤里·安德洛波夫之邀請拜訪蘇聯），蘇聯媒體竟暗示，她的空難乃是一次犯規的結果。謊言是不嫌大的：TASS（塔斯）新聞社在去年十月生動地報導，五角大廈正在對亞馬遜河下毒。蘇聯仍一貫地使用謊言來使美國的信用受挫。七月份蘇聯新聞界公開了一封給智利總統奧古斯託·皮諾契特的信，此信來自美國的陸軍將軍，係表示歡迎智利的軍隊到厄薩爾瓦多作戰。

為反擊，雷根政府將USIA的預算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五，在一九八五年到達七億九千五百

萬，並發動了一項長達六年的十三億的現代化計畫給VOA（美國之音），其四部發報機已非常老舊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即由納粹使用的。USIA的署長韋克已成了對抗蘇聯宣傳的一位個人十字軍。偶爾也有失利的時候；在一九八一年接管USIA之後不久，他製作了全世界性的電視特別報導，名為「讓波蘭成爲波蘭」，法蘭克·辛那屈輕哼「返鄉」，使用的是洋涇濱的波蘭語。此節目被譏爲荒謬；但韋克也做過成功的一擊。USIA將所有的錄音帶錄音放在一起，那是蘇聯戰鬥機一九八三年射下一架韓航〇〇七班機時的聲音（「目標被毀滅了。」），此帶在聯合國播放，具有致命的效果。

韋克聰明的運用了衛星電視。USIA的新世界網聯線，將美國官員們安排出現於晚間全球新聞中。當蘇聯離開一九八四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時，將近六千萬的非洲及歐洲觀眾在電視上看到奧林匹克的克撒·彼得·尤伯若斯及洛杉磯市長湯姆·布萊德里反駁蘇聯對不適當的安全防備和種族主義之抱怨。四月份，世界網開始播出兩個小時的晨間新聞及娛樂節目，以一種堅持己見的態度完成，此節目稱爲「今日美國」。USIA現正考慮將阿富汗的「自由鬥士」以小厘米的活動影片來說明蘇聯的野心。

韋克特別希望能打進西歐青少年的心中，他認爲他們是危險的「中立者」，一部分乃因爲他們缺乏對美國的馬歇爾計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了歐洲的計畫——的記憶。福瑞斯·韋克說：「他們和與其共同奮戰極權主義的血緣兄弟們缺乏堅固的聯繫。」

韋克的評語令人害怕的，他冒險將假設的對象VOA轉變為右翼侵略主義的代言人。USIA的顧問史坦·伯納特反對說：「我們是提倡者。我們應該為美國政策製造一種公共氣候。」韋克為此也無能為力感到抱歉：「在一個我們這般開放的社會裏，我們不能告訴新聞界掩蓋什麼。我們不能眼看着蘇聯這樣的一個對手，卻還只埋首工作，不理會它。」

美國還沒有一樣武器是蘇聯無法敵對的。但有一樣除外，那就是：它的大眾文化，莫斯科充滿了十幾年來自黑市購買的牛仔褲的青少年，全世界的電視觀眾皆沉溺於「朱門恩怨」及「朝代」影集裏。雷肯納特的多重無線電新宣傳工具，指向卡斯楚的古巴，便是一次大成功，不是因為它的反共產黨言論，而是它的熱門音樂及肥皂劇。

莫斯科電臺三萬七千五百千瓦的收音機發報器可達無數無線電臺，卻不能保證大家都收聽。例如在親蘇的北葉門，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聽眾收聽莫斯科電臺，與百分之四十七的BBC及百分之二十六的VOA的收聽率根本不能匹敵。甚且，耳聞不足為憑。蘇聯的宣傳被全世界稱為下了懷疑主義的毒，即使在蘇聯也是如此。到美國訪問的蘇聯人，有時對美國人沒有工作感到驚訝。他們曾在蘇聯報刊上，讀到太多有關美國嚴重失業問題的報導，現在他們假設——這種情況是很少的。

對於生產手段的絕對控制使得蘇聯在宣傳戰上佔了上風。克里姆林宮可以利用精密之查核工作將資訊重組、改時間、改變語氣，而美國卻相反地，經常使用不調諧的聲音，並立即大吼表示

不同意。但在爲世界輿論的鬥爭中，也就是這種交換意見的方式及不足的自由，使美國擁有更可貴的資產：信用度。

—— 撰稿：艾文·湯瑪斯

—— 報導：波昂的約翰·柯恩及華盛頓的亞歷山大·史坦利